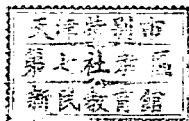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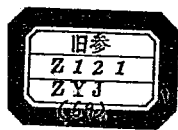


大唐西域記





大
唐
西
域
記

四部叢刊初編史部

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
傅氏雙鑑樓藏宋刊藏經本
江安

大唐西域記序

疏釋卷之五十四

竊以穹儀方載之廣，極微懷靈之異，談天無以究其極，括地詎足辨其原。是知方志所未傳，教所不暨者，豈可勝道哉！詳夫天空之為國也，其未尚矣。聖賢以之，盡發仁義於焉。成俗無事，絕於異代。塚碣於中，土山經吳之紀。王會所不書，博望黎堂徒真傳於印竹。昆明道閉，謀奔力於神池。遂使瑞表，臣呈碧玄。妙於千載，影曜日私。神光於萬里，豈於秦情。訪道摩騰，入洛經藏。石室未查，龍宮之奧。像蓋涼臺，率極覺之。美自茲厥，復時政多。虞闡整乘，極積東京。而鼎峙母后，庶嘗剪中朝。而福裂志，章派於函。雄峰建管，於闕塞四郊。因而多壘，況茲邦之絕遠哉。然而鈞奇之容，希世間。至煩存記，注罕蓋物土之宜。徒採神經，未極真如之旨。有隨一統，定務恢。德尚且賤，西海而咨。望望東雄，而扞軸揚。王門之表，信亦多人。利涉益，箱之源。蓋無足紀。曷能指雪山而長，驚望龍池而一息者哉。良由德不被物，威不及遠。我大唐之有天下也，開寰宇而劍，帝國掃埃。捨而清天，步功伴。造化明等，照臨人荷。再生骨肉，豺狼之吻。家室錫壽，暹瑰鬼域之墟。總異類於薰街，掩遐荒於輿地。究十洲而池環，海小五帝而都上。皇法

大唐西域記序

疏釋卷之五十四

師勿漸法門，悅祇園之莫履。長懷其運，仰虎野而趨心。慕靈淨境，實惟素會。浩風之西，偃厲候律之東。肆以貞觀三年，秋錫道。落寶皇靈，而抵珠俗。冒重險，其若夷。假冥助而踐畏，盜義必危。而已濟。陰寒驟，徒展轉。方達言，尋真相見。不見於空。有之，聞博者精微。聞不聞於生滅之際。靡聲疑於性海。啟妙覺於達津。於是德括衆經，無片言而不盡。傍探聖迹，無一物而不窺。周流多載，方始旋返。十九年正月，屆于長安。所獲經論六百五十七部。有詔譯焉。親踐者一百一十國。傳聞者二十八國。或事見於前典，或名始於今代。莫不餐和飲澤，頌頌而和。歸請吏，率青梯山而奉。盛歡闕庭，而相行。戴冠帶而成，舉爾其物。產風土之羞，習俗山川之異。遠則稽之於國典，近則詳之於故老。遺矣。殊方依然，在目。無勞撰錄，已詳。油素名為大唐西域記，一秩十二卷。竊推書事，記言固已攝於徽鏡。項詞小道，異有補於通闕。秘書著作佐郎，敬揚序之云爾。

一

大唐西域記序

高僧玄奘法師西遊圖公製

唐太宗皇帝御製

若夫至老流無可露遺於大千金鏡揚輝業
 風故於有教從知示說三學專稱天下之尊
 先念四乘式體域中之人是以慈日輪影慈
 化之跡更歸帝歌安胡天壽之步而極有慈
 慈道場三蓋法師諸女嬰怡悅陳久其先頌
 川人也事軒選農極等治而開深大舟前門
 基座山而盛稱三格照於祖數六角尤於漢
 紀曹委而水胡月遊道而聚德呈銀整軒強
 路風齊翼七濟之是醫為兼曾法師籍友誕
 至合和降德結派滋而鹿鹿道源流洩而靈長
 寺闕之表度新月舉聚涉之年爾董程說伯
 身成主誓拜康素九車數塔五角文碑以夫
 早悟其假風照應恩鏡具塔而延行願生流
 而采息而朱徒嘗標誠育界之微細實非片
 說實出世之津途由是輝焉老海言歸開疎
 令兄是法法師傳門之探踪奇也搜覽眾於
 身七赴驚驚於當年則野地其風歐中外差
 其聲彰彰而傳原文空通睡天倫法師狀勤
 精舍分險康兼業尤上首撰秀體林德眾中
 康勝分願室施翼手進包九都而垂聖教就
 去津俯回車而小曾自放偏遊從時表析樣
 埃功既成矣能亦平更至於泰初日月攝樣

重童子玄學法使祥神蔚於走金之聖格行
 狀聖而受理玉柄能為政存中而波后亦會
 劉粉之旨預知卦墨之數以渴凱之多胡定
 虛亦而滿途亞於板報之地先獲採履之跡
 并粉之鄉遠表活杯之與遠塗完把為之路
 曰皆聞荀氏八龍今見豫門驟驟涉相多奇
 士談我此言法師自幼遊長道才女籍石流
 先達那親交馳趣末忘本往學胡實遠有而
 北其守是非紛亂未言於此處胡德聖或經
 傳譯終歎未能登究欲宿香象之定前終觀
 宮之目以起份之德屬會昌之朝杖錫坪末
 第如遊境於是著古派而延望指慈山而繕
 遊川臣特長隆會險險隨隨隨望之非遠法
 聖之為身遊蹤之處畢究方言鶴來西願妨
 窮洋會於其詞發破黃廷延天竺定博貝景
 幸歸故且 天宗之皇帝金粉養術資住后
 身我信風微召見肯齊之上邊路通藏前恩
 貴在之間 手結銅標中使維羅倚倚善思
 乃製三義聖教序凡七百八十言今上者在
 春開教述聖記凡五百七十九言慈大跡之
 津畫粉楊之旨蓋非通數難林學先警生童
 能編降抄著以誰濟參風 拓編翻究老凡
 六百五十七部其覽遊方異俗絕眾風土
 者之宜人備之序正則所登登飲前眾者夫

藏书图记

唐初武成纪初成一十二卷编録其具經叙明
客三言不朽其在世季
大唐西域記卷第一
三藏法師 玄奘奉 奘譯
大慈持音沙門 辯珠 撰

三十四圖
何者尼圖 尼天圖
跋珠迦圖 跋珠及赤建圖
折那圖 折那及摩圖
穿通又增利墨那圖 純林建圖
拜林買圖 切那咀耶圖
屈霜及徐和圖 切那圖
指那圖 伐地圖
貨利智滿那圖 陽霜那圖
呼密圖 赤那那圖
忽密摩圖 恰及及漫圖
義和折那圖 雙沙圖
河公董圖 拘徒及日那圖
轉仙建圖 乾密及深建圖
忽德圖 轉那圖
純林陀圖 利美健圖
咀利健圖 折那圖
折那那圖 迦果坎圖

歷選聖歌選觀音鉢尼美出定之初新裝士

大唐西域記 卷一

衣之路所以司牧黎元所以噉養分野豎乎
唐尤之受天運光裕四夷廣舟之樹地高遠
流九土自茲已降空傳官帝之舟遊靈許
徒聞記言之文豈若時逢有道運屬無為者
微哉大唐御極則天秉時統紀一六合而先
宅四三皇而照臨大北濟通祥風避扇同軌
坤之覆載齊風而之既潤與夫東夷人貢西
戎即叙對雲金鏡旋龍反正國以跨越前王
臺指无代國之兵執至治神功非載記無以
贊大猷非昭宣何以光盛業去聖觀隨應至
舉其風土雖未能考方辨俗信已趨正階三
合正之時成被載深能言之類莫不稱功越
自天府暨指天竺為荒莫俗純純殊邦成求
正相俱密學教贊武功之積風取口實美文
德之盛繁為攝首詳觀載藉所未有闡拓
圖謀談無其二不可所叙何記北治今據開
凡於是載述盜則索何世界人口當於世界
三十大千國土為一佛之化攝也今一日
月照臨西天下者據三千大千世界之中
諸佛世尊皆北化現生現法尊聖學凡蘇
達摩山居言北山居曰漢年四寶合坡在
大海中據全期上日月之前迴滿路天之刑
遊舍七山海環峙環列山崗海水具八功
德心金山外乃嶺海也海中可若若大略可

三

而後興師小費券封疆大界土著建城郭特
祖曰方言位重財賄俗程仁義嫁娶無禮尊卑
無次婦言是月男往后下元則焚香設祭無
歡答而後耳則髮鬢髮者致拜官祀祭幽鬼
寺乃崇敬山則老交同風俗略舉餘皆莫
政策則隨地別叙印度風俗略舉餘皆莫
另欲地自逆者始曰阿齊尼國
阿齊尼國東西六百餘里南北四百餘里國
大邦城周六七里四面礮山通險焉守泉流
交帶引水為田工宜農委官琴香墨酒梨
奈許果菜厚和陽風俗質且文字取則印度
微有增損服飾裝飾髮無中費用金錢珠
珠小銅錢王其國人也勇而勇自稱代國
無網紀法不整肅如五十餘州得法二千餘
人習字小未技藝一切有邪短技林鐵能運
印度習字者印其文而亂之或行律儀崇
清而兩然食雜三淨滑於漸散矣從此而西
行二百餘里一小山越二大河而得平川
行七百餘里至云云云云支國云云
云云支國東而千餘里而北六百餘里國大邦
城周十七八里宜農矣有技術出薄荷石磁
多制茶各土產黃金銅鐵鉛錫銀丹和磁
俗習文字取則印度但有改變管技樂特
春均周服飾飾物新楚市備貨用金銀錢小

銅錢王屈文裡也智無家味迫於強臣其俗
生子以木神隨故其國臣也如亞百餘里而
徒五十餘人習字小未技藝一切有邪短技
律儀取則印度其習讀者即木文矣高初漸
故俗雜三海崇佛說人以功性
國東境城北元祠前有丈龍池諸龍易形交
合北馬遂王製駒龍皮龍取龍駒之十方乃
馴寫所以此國多出善馬胡語先志曰近代
有王字曰金字故教明察感龍取乘王欲殺
波鞍騎其牙因即得德以至於今城中無开
取波泥水龍變為人與狗瑞會生子貌奇毛
及奇馬如是測法人皆思控得力作威不柔
王守王乃引得突厥故此城人少長俱敬必
無熱眼城今瓦無入注新地
瓦城北四十餘里接山隔一河水有二如
亞同名照管而東而西隔佛像莊莊始越
人工僧徒清蒲陵為動馬乘船估餐塔壘中
有五石而廣二尺餘色黃白似如海蛤其
上有佛足履之迹長尺有八寸廣餘八寸矣
或有齊日照瑞光明
大城西門外路左右各有三佛像高九寸餘
尺於此像前建五年一次會處每歲狀分數
十日聞舉因借徒皆來會集上自君王下至
士庶相慶俗春奉持齋或延經法湯日志

或踏得摩僧伽藍在威佛像堂以珍寶飾之飾待嚴飾軍輿謂之行像古以千我重集會所當以月十五日晦日國王大臣俱發國事務及高僧然須宣布會場西北流河至阿耨理發伽藍寺庭宇頌敬佛像功僧僧徒高摻精勤區息並是者又信德博學高才達方後居恭美至土國王大臣士庶豪傑四事既登久而彌敬國僧先志曰昔此國王王宗敬三寶將欲益方觀禮聖迹乃分毋弟攝知留事其弟支分竊自剽劫防未蔚也對之金函持以上王王曰斯何謂也對曰迦寫之日乃可爾發印付執事隨軍奉護王之還也果有釋得者曰王命難國政亂中宮王剛寔怒欲置嚴刑第曰不敢逃責傾側金函王遂發而視之內對等也曰爾何異物欲何發則對曰王苦遊方令知留事覆有錢物則奪自則今果有故僧士惡覽王深發其情定須除出入後庭無所禁礙王弟於後行過一夫控五百千故事刑房見而憤念引劍增陳或令形勢重非宿業形以財寶積比群牛以慈善力窮形測其以形其政遂不入宮王陸而問之力儀其始末王以焉奇持也遂建伽藍式此是迹得若後業從此而行六百餘里柱小沙場至及採迦國

險疎迦國東西六百餘里而北三百餘里國大都城周五六里土宜糞厚人性風俗文字法則同是夫國語言少異如能細釋摩則的望伽藍數十所師徒十餘人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國西北行三百餘里及石磧王法山北則惡嶺北原水多泉流長山谷積宜春夏合凍時清淨尋積結冰經途險阻寒風慘烈多寒積覆履把行人由北路者不得騎衣持杖大柴則微百連把衣揭目親集風雪發塵沙而石通者與波觀以念生山行四百餘里至大清池乃然周千餘里東西長南北狹四面真山家流交映色帶牙羔味泉鹹苦洪湧滔行驚波河連龍魚難處重險峭起所以住衆行旅積以前福水旋環多是散漁捕

清池西北行五百餘里至素素水城城周六七里四面高峻危居也土宜糞香而多林樹梅欒菓序風寒人衣執務業業已而數十城城皆立長環不相累命無守役處安無甚業水攻至難霜積因比為寒利人亦謂華文字語言即隨稱良步深積木二十餘言釋而相出其流波廣祇有書記堅持其之迹相續投神黃無智嚴龍格及皮龍象風福意齊馳露頂或指守則釋錄抄錄形字傳文志

性價法風俗述此多行說詐大抵貪米父子
計利數多屬貴吏錢無差錄富巨萬致食虎
等口曰迷利者獲手矣

素景城西行四百餘里至十度十泉寺地方
二百餘里而雪山三壘平陸水土沃潤林
樹松疎翠春之月發華若轉東池千所故以
名季奕厥可汗每乘避暑中有群鹿多飾於
鏡別御於人不老驚走可汗竟實下令群鹿
載和殺害百餘無敢放比群鹿得於其奇

千泉而行百四五十里至吐還私城城周八
九里諸國高別程居也土宜葦序文同素景
而行十餘里有小孤城三百餘戶本中國人
也昔為突厥所據後連焉其同國兵保北城
於中宅居突厥去能逐同突厥言蘇儀乾預
存本國從此而南行二百餘里至白水城城

周六七里上地前產風氣前宜遊勝吐還私
而南行二百餘里至赤游城城周五六里原
隴膏沃樹林皆鬱從北而南行四五十里至
以 示建國

筑亦建國周十餘里地沃壤備稼穡草木鬱
茂草菜繁盛多膏而亦所貴也破邑百數各
別君長連上往來不相葉命雖別蓋野區分
提稱筑亦建國從此而行二百餘里至措時
國

措時國周十餘里而臨黑河東而熱而北夾
土宜葦序同筑亦建國城邑數十各別君長
既無謀主投屬突厥從此東而十餘里至

吐 詳國作得國周四十餘里山周四里工
地奇狀險峻溫氣多平果宜羊山象序風寒
人在則曾語異諸國形似龍每自數十年無
大君長濟蒙口說不相實伏依川據險立野
分都從此而行十餘里至家增利器那國

家增利器那國周十四五百里東臨黑河東
河出惡麻北原西北而流若汗澤渴河東涼
急土宜風俗同措時國自王階突厥從此
西北入水亦種乾無水草途路頗遠為境難
別望大山尋道者以知所指以記徑途行五
百餘里至蘇林建國

蘇林建國周十六七百里東而長而北狹國
大都城周二十餘里指險固多居人異方安
貨多聚此國土地沃壤稼穡得林樹林薪醫
草果滋茂多出善馬駿巧之伎特上諸國最

序和得風俗極雅凡諸國此為其中上
政敏近遠取則其王甚尊得國奉命兵馬強
亞多是諸路驛驛之人其性奇技觀元如錦
數無奇款從此東而至拜律買國
拜律買國周四百百里豫川中東西狹而北
長土宜風俗同蘇林建國從此北至知野吐

齊國唐書

劫有吐那國周十四五百里東西長南北

土宜風俗同羅林建國從此國西行三百餘

里至屈唐書者唐書林建國唐書

屈霜徐迦國周十四五百里東西長南北

土宜風俗同羅林建國從此國西二百餘里

至焉洋國唐書

焉洋國周十餘里土宜風俗同羅林建國

九國西四百餘里至捕鳴國唐書

捕鳴國周十六七百里東西長南北土宜

風俗同羅林建國從此國西四百餘里至攸

代國唐書

代比國周四百餘里土宜風俗同羅林建國

從此國西五百餘里至貨利智須伽國

貨利智須伽國周轉等河兩岸東西二三十

里南北五百餘里土宜風俗同代比國語言

方異從此國建國西行三百餘里至焉霜

焉霜國唐書

焉霜國周千四百五百里土宜風俗同羅林

建國從此國南行二百餘里入山山路崎嶇

勢甚危險陀人星又少水草東南山行三

百餘里入鐵門者在右帝山山極峻峻有

狀如加之險阻兩情不望其色如彼院設門

扉又以鐵網多有鐵懸掛戶府因其險固

遂以為名出鐵門至觀貨運國唐書

地南北十餘里東西三十餘里東北悉處西

赫波剌斯而大布山北據鐵門轉居大河中

境西流自數百年王族絕嗣皆委力執各擅

君長依川謀險分為二十七國雖盡許臣分

理後居突厥家序既流疾疫亦聚冬末春初

霜雨相繼以此境已而溫波已北其國風土

至多溫疾而皆借徒以十二月十六日入安

曆三月十五日靜安者劫乃際其多而亦是

段故隨時也其俗則志性恒性容觀節節粗

知信義不悉欺詐語言老乾指異皆國守源

二十五言轉而相在周之備物言以搜續自

左向石文記刺多逾漢家利多夜觀少底梯

貨用金銀等錢搜搜異國國轉等河北下

流至吐空國吐空國東西六百餘里南北四

百餘里國大邦城周二十餘里東西長南北

疾如藍十餘所借徒十餘人餘家均波唐書

私輸或人口五千五百餘人又佛尊像多神

異有靈聖家至赤那衍那國赤那衍那國東

西四百餘里南北五百餘里國大邦城周十

餘里如藍五約借徒數少東至忍藍摩國

忍藍摩國東西百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國大

邦城周十餘里其王復索突厥也如藍二門

滑徒百餘人東至滑徒國

據後國東西四百餘里而北百餘里國大都
破月十七里其王莫養實殿也伽藍二初
僧徒寡少而西特持習法並勒和衍耶而東
西二百餘里而北三百餘里國大都破月十
餘里伽藍三初僧徒百餘人東至獲沙國
獲沙國東西三百餘里而北五百餘里國大
都破月十六七里東至列吐葉國

列吐葉國東西十餘里而北十餘里國大都
破月二十餘里東至莫養實殿也伽藍二初
僧徒寡少而西特持習法並勒和衍耶而東
西二百餘里而北二百餘里國大都破月十
餘里伽藍三初僧徒百餘人東至獲沙國
獲沙國東西三百餘里而北五百餘里國大
都破月十六七里東至列吐葉國

轉喝國東西八百餘里而北四百餘里北極
轉喝國東西八百餘里而北四百餘里北極

王舍城也其城雖因若人甚少土地所產物
類亦多水陸諸般難以備舉伽藍百有餘所
僧徒三千餘人皆習習學小乘法教城外西
南有納特城

佛伽藍北國先王之所建之大雪山北作
諸師伽藍北伽藍美業不替其師像則皆以名
珍重宇乃飾之奇寶故諸國君長利之以故
劫此伽藍素有毗沙門天像重鑿可持莫如
守爾近交厥重護可弟子肆業護可汗爾其
那嘉率其族恭養伽藍欲圖珍寶去此不
達毛軍汗次其夜夢見毗沙門天曰汝有何
力敢壞伽藍因以長殿實散身骨可汗驚悟
便苦心痛遂吞群屬前夢吞欲脫諸象僧方
仲誠謝未及迄今已從爾沒伽藍內而佛堂
中有佛漆像量可斗餘散色琉璃金石寶光
又有佛牙其長寸餘廣八九分色黃白質光
淨又有佛指等迦香草作也是餘二尺圍可
七寸其把以雜寶飾之凡此三物每至六齊
法俗咸會陳設供養至執刀放或放光
伽藍北有塔塔高二百餘尺金剛塔空象
寶兩節中有舍利時時靈光
伽藍西南有一精舍建五已來多歷年所造
方殿漆高木顯聚散四果香殿以釋奉故諸
輩及病入涅槃示現神通象所知識乃有述

三謂家增波基址相隣數百餘丈羅證聖果
 終無神變五亦千計不辨封祀今信徒百餘
 人風夜巡探凡聖報測大城而北五十餘里
 至提得波疏北四十餘里有波利城城中各
 有一家增波高餘三丈昔者如來初發佛來
 惡善提對方諸鬼國時二長者過彼成光隨
 其行路之資遂致空世奪為凡人天之福
 最初得伽五取十善也純用注誦誦供養
 如來遂授其製瓦葺二長者齋選冬兩請禮
 敬之儀式如來以僧伽在口出方疊布下
 次下簾多雲信次信和時又獲鉢堅
 飾致如長次第為家增波二人奉命各還其
 狀與後聖旨式齋榮建斯則釋迦法中最初
 家增波也城西七十餘里有軍增波高餘二
 丈昔迦景波佛時之所建也從大城西南入
 雪山阿至蘇林陀國乾林陀國東西五六
 里南北百餘里圍大邦城周十餘里西南至
 阿定徒國故定徒國東西五百餘里南北十
 餘里圍大邦城周二十餘里多山川出善馬
 西北至吐利健也
 吐利健國東西五百餘里南北五六十里圍
 大邦城周十餘里西接波利斯國界提佛鳴
 國南行百餘里至揭羅國
 揭羅國東西五百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圍大

邦城周四百里土地純磁度車連居少奇果
 多寂泰氣序寒烈風俗剛猛伽藍十餘所僧
 徒三百餘人並高小乘教能一切有解樂入
 入大雪山山谷高深寒氣險危空相雜區
 莫舍深掩靈顯谷巖徑難涉山神鬼惡暴橫
 狄崇暴盜執行殺害為行六百餘里出規
 貨運國境至兜術那因
 兜術那國東西二千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在
 雪山中也人較山谷遙勢邑居圍大邦城據
 崖跨谷長六七里北背高巖有指麥少奇果
 宜畜牧多羊馬氣序寒烈風俗剛猛多夜
 瑞亦兵所宜走守風故貨帶之用同視貨運
 國語言少異儀貌文同淳信之心特甚降因
 上自三寶下至百神莫不稱讚為心宗發商
 俗往來者天神說教祥示榮樂福德伽藍
 數十所僧徒數千人宗事小乘能出世都王
 城東北山阿有主佛石像高百四五十尺金
 色晃耀寶飾瓔珞更有如區此國天王之所
 建也伽藍東有餘石釋迦佛主像高百餘尺
 分異別稱強合成立破東十二三里伽藍中
 有佛入涅槃石像長十餘尺其主每此說無
 遍大會上自聖子下至閻浮屠龍何復以
 身施解官餘佐施僧酬謝若此者以為消報
 民時像伽藍東南行二百餘里度大雪山東

攻餘石室而二三里大山嶺上有觀自在菩薩像有人至該觀見者菩薩從其像中出妙色身安懸行音大城東南三十餘里至菩提道場道僧伽藍傳有室塔波高百餘尺或至佛日時燭光明燄林等上石像間流出黑香油藥葉中時聞香樂之聲聞諸先志曰昔此國之臣乃選怡壤之清遠七功德成已於夜夢中有人告曰汝所建主室塔波未有舍利則且有獻上香宜從王請且入朝道僧曰不重屑味教有願矣王曰夫何所欲對曰今日有先獻者願矣是時王曰然易選怡道行主宮門觀望前至俄有一人持舍利瓶大目問曰欲何獻上曰佛舍利文臣曰吾為令守宜先白王曰選怡道王珍貴舍利送怡有恩成往如臣登空塔波至誠前成其石覆林自願安重舍利已而灰出尚物衣襟王欣逐之石已掩矣致其陳所流黑香油
 跋迦四十餘里至晉城王城多代利祠城也地大深山崖前陸因此城界無所物建
 守厥多代利祠城角三十餘里至行路程以又山崖險峻巖谷各實其峯分悉塔高數百尺與諸塔也聞都士曰人那四寶山騎勢相望使節前後聞諸士俗曰初釋那天神自遠而至致上此山山神定慈慈攝萬物天神

曰不欲相合故此傾如少主實主皆盛財寶吾今往消無也國都那四寶山每歲至我交國王大臣祀獻之時宜相屈望既阿路孫山增高純已尋即崩墜
 王城西北二百餘里至大寶山山頂有池積兩拘隨水米礪聞諸先志曰昔建跋迦國有阿羅漢常食此池龍王供養每至中食以神通力并坐極林殿座而往持者沙彌密於龍林之下摩腹而隱而阿羅漢時至便往至龍宮乃見沙彌龍王因請留食龍王以天可露飯阿羅漢以人間味而餐沙彌阿羅漢飯食已龍便為龍王說佛法摩沙彌知常為師器器有餘莊嚴其香味即起惡願恨師法龍願詣福刀於今惡現前此龍今我自為王沙彌發是願時龍王已覺頭痛莫覺深龍法神吟龍王謝谷貴射沙彌讓念未從龍龍還如臣至故食預福刀所致是夜分終為大龍王滅在當食遂求入北殺龍王后龍言有其邦屬逐其統分以信願致與暴風雨摧此樹木欲壞如臣時迎獻色迎王怪而發問其阿羅漢具以白王王乃為龍於雪山下主僧如蓋建塔塔波高百餘尺龍建窟窟遂發風雨王以弘濟為心龍未暇作暴得如蓋塔塔波六眾七成迎獻色迎王舉功不成敬壞

龍池疑其居室即與兵家至堂山下時彼龍
王深謀慮理樂作老鴉窠門叩王哀而諫曰
大王宿根善本多禮感固得為人王無忌不
服今日何故與龍交兵夫龍者畜也早下忌
龍恐有大威不可力執未實歎風臨虛履水
非人力所能制王心稍遂我王今舉國與兵
與一龍鬪勝則王無伏遠之成敗則王有非
款之耻馬王計者宜可歸兵迎藏色迎王未
之從也龍即遣法學堂省勳春風投木涉石
如雨雲霧晦冥軍馬驚駭三乃歸命三寶請
來加護曰信且多福得為人王感解強款統
總攝洲今為龍言前丘坎乃我之薄福也願
結福刀於今現前即於兩岸起大堆燒龍運
風掃毒卷雲閣王令軍家人持一石用填龍
池龍王還作鴉窠門重請王曰我是彼池龍
王懼威勢命唯王惡惡故其前過王以舍有
重蓋生室知何於我獨即惡害王若故我我
之與王俱惡惡過王可斯命之罪或懷惡避
之心索保效然善惡相矣王遂與諸將設券
契徒更有犯必不相故能曰成以惡業受身
為龍龍性極惡不能自持慎心反起害惡所
制王兮更主如臣不敢擅毀等遣一人候望
山前黑雲若起急擊捷推我聞其聲惡心皆
息其王於是更作如藍蓮家增波候望堂風

於今不他聞諸先志曰軍增波中有如來骨
肉舍利可一升餘神變之事難以詳述一時
中軍增波內忽有煙起少時間便出強焰點
人謂軍增波已從火體體佛是久火波煙消
乃見舍利如白珠瑤指環表粒宛轉而上昇
高堂衆徒而下
王戰西北大河兩岸舊王如藍內有釋迦菩
薩髻餘亂齒長餘一寸其如藍更南有一如
藍亦名舊王有如來頂骨一片而廣寸餘其
色黃白髮孔分明又有如來髮髮色青料螺
跌石紫引長尺餘各可平寸凡此三事每至
六齋王及大臣敬奉供養頂骨如藍而南有
舊王妃如藍中有金銅軍增波高百餘尺聞
諸士俗曰其軍增波中有佛舍利餘每月
十五日其夜探故園光燭壇室盤盤輝輝
其光漸燄入軍增波
攻而南有比叢深洛山山名神作象形攻
回家堅也昔如來在世象堅神奉請世尊及
十二百大阿羅漢山巔有大磐石如來印之
受神供養其後無是王即磐石上起軍增波
高百餘尺今人謂之象堅軍增波也亦云中
有如來舍利可一升餘
象堅軍增波北山巔下有一坑泉是如來受
神飯已及所履履於中救口嚼揚技因身損

大唐西域記卷第二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大唐西域記卷第二

三藏法師 玄奘奉 詔譯

大德持寺沙門 辯機 撰

三國

瞿波國 那揭曇鳥國 健馱單國

詳夫天竺之稱異議亂紛者去身毒或曰野
且今從正音宜去印度印度之人隨地稱國
殊方異俗遙舉極名語其所美謂之印度印
度者唐言月月有多名斯其一稱言諸群生
輪迴不息無明長夜莫有司最其猶白日既
隱宵燭斯燄雖有星光之照豈如朗月之明
苟盛斯致因而譬月良以其土聖賢繼統導
凡御物如月照臨由是義故謂之印度印度
種姓族類群分而寧羅門特為清貴從其雅
稱傳以成俗無去經界之別摠謂寧羅門國
焉若其封疆之域可得而言五印度之境周
九萬餘里三垂大海北背雪山北廣南狹形
如半月盡野區分七十餘國時特暑熱地多
泉隄北乃山阜陸丘陵馮瀟東則川野沃
潤瞻攬背腹南方草木叅茂西方土地磽确
斯大磽也可略言焉夫數量之稱謂諸那
者曰由延訖曰踰羅那者自古聖王
一日軍行也舊傳一踰羅那四十里矣印度國
俗乃三十里聖教所載唯十六里踰微之數分

一論縷那為八拘盧舍拘盧舍者謂大牛馮
 界所極闊拘盧舍分一拘盧舍為五百弓分
 一弓為四肘分一肘為二十四指分一指節
 為七宿客乃至風燄塵牛毛羊毛兔毫銅
 水次第七分以至細塵細塵七分為極細塵
 極細塵者不可復折指即歸空故曰極微也
 若乃陰陽曆運日月次舍稱謂雖殊時候無
 異隨其星建以標月名時極短者謂刹那也
 百二十刹那為一呬刹那六十呬刹那為一
 臘縛三十臘縛為一牟呼栗多五牟呼栗多
 為一時六時合成一日一夜三居倍日夜
 分為八時四時一月至至謂謂之曰
 分月虧至晦謂之黑分黑分或十四日十五
 日月有大小故也黑前白後合為一月六月
 合為一行日遊在內北行也日遊在外南行
 也按此二行合為一歲又分一歲以為六時
 正月十六日至三月十五日漸熱也三月十
 六日至五月十五日盛熱也五月十六日至
 七月十五日雨時也七月十六日至九月十
 五日茂時也九月十六日至十一月十五日
 漸寒也十一月十六日至正月十五日盛寒
 也如來聖教歲為三時正月十六日至五月
 十五日熱時也五月十六日至九月十五日
 雨時也九月十六日至正月十五日寒時也

或為四時春夏秋冬也春三月謂制哩邊月
 吠舍佉月遊瑟吒月當此從正月十六日至
 四月十五日夏三月謂頌沙茶月室羅伐率
 月突達羅鉢陀月當此從四月十六日至七
 月十五日秋三月謂頌俱縛庫閏月迦刺底
 迦月未伽始羅月當此從七月十六日至十
 月十五日冬三月謂報沙月曆月朔勒曼率
 月當此從十月十六日至正月十五日故印
 度僧徒依佛聖教坐兩安居或前三月或後
 三月前三月當此從五月十六日至八月十
 五日後三月當此從六月十六日至九月十
 五日前代譯經律者或云坐夏或云坐臘斯
 皆邊術殊俗不違中國正音或方言未融而
 傳譯有誤又推如來入胎初生出家成佛涅
 槃日月皆有參差語在後記
 若夫邑里閭閻方城廣峙街衢巷陌尚徑祭
 紆關關當塗旗亭夾路屠釣倡優魁膾除糞
 瘞厥宅居居之邑外行里往來鑄於路左至
 於宅居之制垣郭之作地既卑場城多疊甃
 甃諸牆壁或編竹木室宇臺觀板屋平頭墜
 以石灰覆以乾堅諸異崇構製向中夏苦茅
 苫草或乾或板壁以石灰為飾地塗牛糞為
 淨時花散布斯其異也諸僧伽藍頗極奇麗
 隅樓四起重閣三層椽椳椳奇形殿鐘戶

隋垣牆園畫象彩黎庶之居內官外佞奧室
中堂高廣有異層臺臺閣形製不拘門闕東
戶朝座東面至於坐止咸用總牀王焯大人
士庶衣右莊飾有珠矩矩無異君王朝座珍
復高廣珠璣間錯謂師子牀敷以細氈踏以
寶机凡百庶俱隨其所好刻彫異類瑩奇
珍衣裳服玩無所裁製貴鮮白輕雜彩男則
纓香路腕橫中右袒女乃襜衣下垂通肩挖
覆頂為小身餘髮垂下或有剪髮別為詭俗
首冠花髮身佩纓絡其所服者謂憐奢耶衣
及敷布等憐奢耶者野舊絲也剪厚衣麻之
類也領心縷鈔翠衣織細羊毛也揭刺繡衣
織野獸毛細縷可得細績故以見珍而充服
用其比印度風土寒烈短製襦衣頗同胡服
外道服飾紛雜異製或衣孔雀羽尾或飾弱
體纒絡或無服露形或草板掩體或披髮斷
髮或蓬頭堆髻裳衣無定亦白不恒沙門法
服唯有三衣及僧却崎尼縛止禪那三衣
裁製部執不同或緣有寬袂或葉有小大僧
却崎尼珠珠口覆左肩掩兩腋左開右
合長裁過臂腕縛些那羅那也口既無帶
襟其襟服也非衣為帶束帶以條縹則諸部
各異色乃黃赤不同利帝利摩羅門僧若居
簡潔白倫約國王大臣服玩異花璽寶冠

以為首飾環釧纒絡而作身佩其有富貴大
賈唯釧而已人多徒號少有所復餘其牙齒
或赤或黑齋其穿耳飾鼻文銀斯其先也既
其潔清自守非矯其志凡有饑食必先且洗
殘宿不香食堅不傳瓦木之器絕用必棄金
銀銅鐵等加摩塗餼食既訖臂揚投而為淨
屎漱未終無相執爾每有渡溺必事潔淨身
塗諸香所謂栴檀鬘金也君王將趨鼓奏絃
歌祭祀拜詞沐浴與此
詳其文字梵天所製原始垂用四十七言遇
物合成隨事轉用流演枝派其源處廣因地
隨人微有改變語其大較未異本源而中印
度特為詳正辭調和雅與天同音氣韻清亮
為人軌則隣境異國習誤成詞竟欲流俗莫
守律風至於記言書事各有司存史語總稱
謂尼羅菴茶精妙善惡具舉災祥備著而開
蒙誘進先述十二章七歲之後漸授五明大
論一曰聲明得詰詰字論目錄別二曰巧明
伎術機關陰陽曆數三曰方明禁咒關邪藥
石針支四謂因明考定正邪研製真偽五曰
內明究暢五乘因果妙理其要羅門學四曰
臨論臨也一曰齊謂養生緣性二曰初謂
享登折構三曰平謂禮儀占卜兵法軍陣四
曰折謂異能伎數華呪變方師必博究精微

賈窮玄與示之大義專以微言提撕善誘彫
 朽勸薄若乃識量通敏志懷遠邁則拘繫及
 關華成後已年方三十志立學成既居祿位
 先剛師德其有博古好雅肥遁居貞沉浮物
 外道遺事表窟靡不驚解開已遠居王雅尚
 莫能屈迹然而國重禮敦俗貴高明褒賈既
 隆禮命亦重故能強志為學志疲遊藝訪道
 依仁不遠千里求雄豪富志均羈旅口腹之
 資週習以濟有貴知道無和匪賸煨遊情業
 翰食靡衣既無令德又非時習恥辱俱至醜
 醉載揚如宋理教隨類得解去聖悠遠正法
 醉醜任其見解之心俱獲開知之悟部執筆
 時諱論放感異學專門殊途罔致十有八部
 各擅鋒銳大小二乘居止區別有宴默思惟
 經行住立定慧慈憐隨靜及殊隨其果居各
 制科防無三律論經紀凡是佛經講宜一部乃免
 憎知事二部加上身資具三部姜侍者扶承
 四部給淨人役使五部則行象輿六部又導
 從周衛道德既高權命亦異特非揣論考其
 優劣彰別善惡懸殊幽明其有商榷微言抑
 揚妙理雅辭麗美妙辯敏捷於是取象寶象
 導從如林至乃義門虛闕辭鋒控控理券而
 辭警義莊而言碩迷即面塗莊壁身塗塵土
 斥於曠野棄之溝壑既旌淑慝亦表賢愚人習

蔡道家勸志學出家歸俗從其所好羅答犯
 律僧中科罰則眾命何貴次又眾不與語
 重刀眾不共住不共住者斥擯不齒出一住
 處指身無所羈旅羸辛或逐口破
 若夫族姓殊者有四派一曰婆羅門淨行
 也守道居貞潔白其族二曰刹帝利王種也
 謂刹利美世君臨仁慈為志三曰吠舍謂如
 商賈也賈遠有無逐利遠近四曰戌陀羅
 謂比也農人也肆力嗜墾勤身稼穡凡茲四
 姓情瑯珠珠婚娶通親飛伏異路內外宗枝
 姻媾不雜妨人一嫁於無再離自餘雜姓是
 繁種族各隨類聚難以詳載
 君王奕世唯利帝利其歲時起異姓稱尊國
 之戰士驍雄畢選子文傳業遂窮兵衛居則
 宮盛周衛征則奮拔前鋒凡有四兵步馬車
 象象則被以堅甲牙施利距一將安乘投其
 節度兩卒左右易之駕馭重力奮以驅馬兵
 帥居乘列卒周衛扶輪執轡馭馬軍散御軍戰
 奔命步軍粗捍敢勇充選負大楯執長戟或
 持刀如前奮行陣凡諸戈器莫不鏗鏘所謂
 子盾弓矢刀劍鉞斧戈交長稍輪索之屬皆
 世習矣夫其容也性雖凶惡志甚貞貞於財
 無苟得於我有餘望懼莫運之罪輕生事之
 業詭譎不行監者易信改教尚質風俗猶和

凶悍群小時對國盜謀危君上事迹彰明則常幽囚無所刑戮在其生死不幽人偷犯偽禮義梓送忠孝則劇其義耳斷手則足或驅出國或放涼堂自餘各犯輸財贖罪理獄占辭不加刑甘隨問款對據事平科擬違所犯和過飾非欲宥情實事須審者凡有四節水火稱毒水則罪人與石盛以連羣說之深依技其真偽人沉石浮則有犯人浮石沉則無隱火乃燒鏡罪人端上復從足跡疑違家審又今舌紙虛無所損實有所傷懦弱之人不堪交埃捧米開花散之向始虛則花投實則花真稱則石平衡輕重取驗虛則人低石舉實則石重人輕毒則以一殺羊剖其右臂隨被訟人所食之分雜諸善華置割碑中實則毒發而死虛則毒歇而歸舉四倍之例防百非之路

致敬之式其儀九等一發言默問二俯首示敬三舉手高揖四合掌平拱五屈膝六長跪七手膝踞地八五輪俱屈九五體投地六長跪九等極唯一拜聽而慎德謂之蓋敬遠則稽顙拜手近則跽足序踵凡其致辭受命奉饗長跪尊賢受拜必有嚴辭或摩其頂或拊其背善言撫導以示親厚出家仙門既受敬禮唯加善願無止跪拜隨所宗事多有旋繞或

唯一周或夜三市宵心別請數刻促飲凡遭疾病絕粒七日期限之中多有痊愈必未稟差方乃領醫差之性類名種不同醫之工夜占候有異終改臨喪夜挽棺泣裂裝裝致拍額推胃服制無聞喪期無數送終殯葬其儀有三一曰火葬積薪焚燎二曰水葬沉流澤散三曰野葬棄林倒獸國王殯落先立嗣君以至喪祭以定上下生立德号死無讓器喪稱之家人其就食殯葬之後復常無諱諸有送死以為不潔成於郭外浴而後入至於年者壽者死期將至則累瓦積薪生崖恐極狀離塵俗願葬人聞輒即生死希遁出路於是親故知友奉樂饌會伎府鼓掉濟流仰河中流自爾謂得生天十有其一未盡顯見出家僧眾制無號哭父母亡長福念酬恩追遠葆終寔實算稱

政教既寬稅務亦簡戶不籍責人無徭課王田之內大分爲四一充國用祭祀菜盛二以封建輔佐宰臣三賞職敬頌學高才四樹福田給諸異道所以賦歛輕薄惟稅檢省各安世業俱何口分假種王田六稅其一商賈逐利來往貿運障路關防輕稅後過國家營建不虛勞役據其成功酬之價直鎮成征行官廬宿衛量事招募僱賃待入宰收轄巨庶官

倭佐各有分地自合封邑風壤既別地利亦
 殊花草菓木雜種異名所謂卷沒羅黑卷西
 羅界未杜迤界跋達羅界劫比他界阿未羅
 界鎮杜迤界烏登羅界茂迤界那利羅羅
 界類樣登界凡厥比類難以備載見球人世
 者略舉言焉至於柔佛律柿印度無聞梨奈
 桃李葡萄等界迤羅羅園已來佳佳園植若
 榴柑橘諸國皆樹堅田農務稼穡耕種極
 隨時各從勞逸土宜所出稻麥尤多蔬菜則
 有薑芥芥瓜蓬蔴菜等葱蒜雜少飲食亦希
 家有食者馳令出郭至於乳酪膏酥沙糖石
 蜜芥子油諸餅楚常所勝也魚羊麋鹿特屬
 看獸牛驢象馬豕犬狐狼師子猴狻凡此毛
 群倒無味收牧者歸於象所攬懸屏居郭外
 希迹人間若其酒醴之羞滋味流別葡萄酒甘
 蔗到帝利飲也趨蘇醇醪吹香等飲也沙門
 婆羅門飲葡萄酒甘蔗漿非酒醴之謂也雜姓
 早族無所流別然其實用之器功實有殊什
 物之具隨時無間雜金覆斯用而吹甌莫如
 多器坏土少用赤銅食以一器取味相調手
 指姆酌略無匕箸至於病患乃用銅匙
 若其金銀鑄石白玉火珠風土所產斷無
 積珍奇寶異類珠名出自海隅易以求貨
 然其貨用交還無金銀錢貝珠小珠印

度之境壤界界舉風壤之甚大略斯在同條
 共貫粗陳梗概異政殊俗極國而叙
 羅波國周十餘里北背雪山三番黑嶺國大
 都城周十餘里自數百年王族總嗣委備力
 穡無大君長近始附屬迤羅試國宜梗備無
 甘蔗林樹雖眾果實乃少氣序潮濕微霜多
 靈國俗建華人尚歌詠志性怯弱情懷詭詐
 更相欺誦未有推充體弱卑小動止輕躁多
 衣白氈所服鮮飾在藍才餘所借徒寡少並多
 習學大乘法教天祠數十異道甚多從此東
 南行百餘里踰大嶺濟大河至那揭程易國
 都城那揭羅易國東西六百餘里南北二百
 五六十里山周四境懸隔危險國大都城二
 十餘里無大君長主令後屬迤羅試國豐穀
 穡多花果氣序溫暑風俗淳實猛猛驍雄輕
 財好學崇敬佛法少信異道伽藍雖多僧徒
 寡少諸穿堵度瓦蕪地樓天祠五所異道百
 餘人
 城東三里外有翠堵皮高三百餘尺無受王之
 所建也編石特起刻彫奇製輝煌甚隆值熱
 登佛敷鹿皮衣布最特盛得受祀配時經劫
 壞斯述無跟或有春日天兩架花群繁心競
 式修供養其西伽藍少有僧徒次南小翠堵
 波是昔掩塵之地無甚王避大路遠僻建焉

城內有大宰塔故故茶聞諸先志曰昔有佛
齒高曠廢歷今既無齒唯餘故基其側有宰
塔彼高三十餘尺故俗相傳不知何起古從
空下峙基於此既非人工實爲靈瑞
城西南十餘里有宰塔彼是如來在日中印
度度虛遊化降迹於此國人感慕建此靈基
其東不遠有宰塔彼是釋迦菩薩昔值燃燈
佛於此買花
城西南二十餘里至小石嶺有伽藍高堂重
閣積石所成庭宇寂寥絕無僧侶中有宰塔
彼高二百餘尺無髮王之所建也 伽藍西
南深澗兩絕瀑布飛流懸崖壁立東岸石壁
有大洞亦覆波羅龍之所居也門徑狹小窟
穴冥闔崖石津滴礫徑餘流昔有佛影煥若
真容相好具足儼然如在近代已來人不徧
親縱有所見跡跡而已至誠祈請有冥感者
乃暫明視尚不能久昔如來在世之時此龍
爲牧羊之士供王乳酪進奉失宜既獲譴責
心愧悲俱以金錢買花供養受記宰塔彼願
爲惡龍破國害王即起石壁投身而死迷居
此窟爲大龍王便欲出亦此本惡願道起此
心如來已鑒察此國人爲龍所害運神通力
自中印度至龍所龍見如來毒心迷止受不
殺成願護正法因請如來常居此窟諸靈帝

子恒受我供如來吉日吾將報誠爲汝留影
遺五羅漢常受汝供正法隱沒其事無替汝
若壽心奮然當觀吾留影以慈善故善心當
止此賢劫中當來世尊亦非無留影留影係影
窟門外有二方石其一石上有如來足跡之
迹輪相微現光明時燭影居左右多諸石室
皆是如來諸靈弟子入定之趣影居西北隅有
宰塔彼是如來經行之處其側宰塔彼有如
來髮爪髻此不遠有宰塔彼是如來顯轉真
宗說慈界之處所也影窟西有大盤石如來
嘗於其上灑院袈裟文影微現
城東南三十餘里至驪驪城周四五里堅峻
峻園花林池沼光輝鑿鏡城中居人淳質正
信復有重閣畫棟丹楹第二閣中有七寶小
宰塔彼置如來頂骨骨周一尺二寸數孔分
明其色黃白盛以寶函置宰塔彼中故知善
惡相者香末和壘以印頂骨隨其福感其文
煥然又有七寶小宰塔彼以時如來鬚髻骨
狀若持華色同頂骨亦以寶函絨絨而置又
有七寶小宰塔彼貯如來眼睛睛大如李光明
清徹映映中外又以七寶函絨絨而置如來
僧伽伽袈裟如麤所作其色黃赤置寶函中
歲月既遠微有損壞如來錫杖白鐵作羅持
檀爲奇寶尚盛之近有國王聞此諸物並是

如來昔親服用特其威力迫憐而歸既至本國置所居宮中曾未浚辰求之已失爰更尋訪已還本處斯五聖迹多有靈異迦畢試王今五淨行給侍香花觀禮之徒相繼不絕諸淨行等欲從虛寂以為財用人之所重權立科條以止諠雜其大略曰諸欲見如來頂骨者稅一金錢若取印者稅五金錢自餘節級以次科條科條雖重觀禮亦衆

重閣西北有翠塔故不甚高大而多靈怪人以指觸便即搖震連基傾動鈴鐸和鳴從此東南山谷中行五百餘里至健馱邏國健馱邏國北

健馱邏國東西千餘里南北八百餘里東臨信阿國大都城号布路沙布邏周四十餘里王族絕嗣役屬迦畢試國邑里空荒居人稀少宮城一隅有千餘戶殿殿殿殿花果繁茂多甘露出石室氣序幽暑略無霜雪人性惟法好習典藝多教異道少信正法自古已來印度之境作論諸師則不那羅延天無著菩薩世親甚摩法救如意隨尊者等本生處也僧伽藍千餘所雜糅其處華嚴佛塔窣堵波頗多類祀天祠百數異道雜居王城內東北有一故基昔佛鉢之寶臺也如宋涅槃之後鈴流此國經數百年式遺供養流

轉諸國在波剌斯城外東南八九里有卑鈴羅樹高百餘丈枝葉扶疏陰影婆娑過去四佛已坐其下今猶現有四佛坐像寶劬之中九百九十六佛皆當坐高真袂臂衝雲際被釋迦如來於此樹下南面而坐告阿難曰我去世後當四百年有天命世号迦膩色迦此南不遠起窣堵波吾身所有骨肉舍利多集此中

卑鈴羅樹南有窣堵波迦膩色迦王之所建也迦膩色迦王以如來像繫之後第四百年君臨賢運統臨部洲不信罪福毀佛毘伽遊草澤遇見白兔王親奔逐至此忽忽見有牧羊小豎於林樹間作小窣堵波其高三尺王曰汝何所為牧豎對曰昔釋迦佛聖習懸記嘗有國王於此勝地建窣堵波吾身舍利多聚其內大王聖德宿植今符昔記神功勝福允屬斯辰故我今者先相譽發說此語已忽然不現王聞是說喜慶增懷自負其名大聖先記因發正信深敬佛法周小窣堵波處建石窣堵波欲以功力彌覆其上隨其數量恒出三尺若是增高踰四百尺基趾所倚周一里半層基五級高一十五尺乃得覆小窣堵波王用善慶價於其上更起二十五層金網相輪即以如來舍利一斛而置其中

式修供養慶建幾訖見小窳塔在大基東南隅下傍出其半王心不平便即擲棄遂住窳塔波第二級下石基中平現復於本處更出小窳塔故王乃退而歎曰嗟夫人事易速神功難掩靈聖所扶憤怒何及愆懼既已謝容而歸其二窳塔故今猶現在有嬰孩病欲祈康愈者塗香散花至誠歸命多蒙瘳差大窳塔波東面石陸南鑿作二窳塔波一高三尺一高五尺規模形狀如大窳塔波又作兩軀佛像一高四尺一高六尺擬菩提樹下加跌坐像日光照燭金色晃耀陰影漸移石文青紺聞諸耆舊曰數百年前石基之際有金色蟻穴者如指小者如麥同類相從齧其石壁文若彫鏤所以金沙作爲此像今猶現在大窳塔波石陸南面有畫佛像高一丈六尺自曾已上分現兩身從曾已下合爲一體聞諸先志曰初有貧士備力自濟得一金錢願造佛像至窳塔波所謂畫工曰我今欲圖如未妙相有一金錢圖工尚少信心憂負迫於貧乏時後畫工鑿其至誠無云償五許爲成功復有一人亦同前迹持一金錢求畫佛像畫工是時受二人錢求妙丹青共畫一像二人同日俱來禮敬畫工乃同指一像示彼二人而謂之曰此是彼所作之佛像也二人相

視若有所懷畫工心知其疑也謂二人曰何思慮之夕乎凡所受物毫釐不虧斯言不謬俾必神變言聲未靜像現靈異分身光影相照著二人悅服心信歡喜大窳塔波西南百餘步有白石佛像高一丈八尺此面而立多有靈相數故光明時有人見像出夜行旋繞大窳塔波近有群賊欲入行盜像遂出迎賊賊驚遁像歸不處佳立如故群盜因此改過自新遊行邑里具告遠近大窳塔波左右小窳塔波魚鱗百數佛像莊嚴務窮工思殊香異昔時有聞聽靈仙聖賢或見旋繞此窳塔波者如來懸記七燒七立佛法方蓋先賢記曰成壞已三初至此國遭火災當見骨構尚未成功大窳塔波西有故伽藍迦薩色迦王之所建也重閣累樹層臺洞戶旌召高僧式昭景福然雖地毀尚曰奇工僧徒減少並學小乘自建伽藍異人間出諸作論師及譯聖書情風尚扇至德無派第三重閣有波梨佛塔音尊者又曰傾頌尚立旌表初尊者之爲梵志師也年垂八十捨家跡衣城中少年便謂之曰愚夫朽老一何淺智夫出家者有二業焉一則習定二乃誦經而今衰耄無所進取嗟嗟清流徒知飽食時騰尊者聞諸譏議因謝時人而自誓曰

我若不通三藏理不辭三界欲得六神通具
八解脫終不以貼而至於帝自介之後唯日
不足廻行宴坐在立思惟盡別研習理教花
乃靜慮凝神綿歷三歲學通三藏斷三界欲
得三明智時人敬仰因号勝尊者焉

鷗尊者室東有故房世親菩薩於此製何毗
達磨俱舍論人而敬之封以記焉

世親室南五十餘步第二重閣木葺易利也
加封論師於此製毗婆沙論論師以佛涅槃

之後一千年中利見也少好學有才辯聲聞
遐被法俗歸心時室邈代遊底國吐訶羅摩

阿迭多王時威風遠洽使巨諸印度日以
五億金錢周給貧羸孤獨主歲巨保國用乏

匱也乃諷諫曰大王歲被殊俗譯及且龜清
增五億金錢以賑四方匱乏府庫既空更稅

有土重歛不已然骨骸擄則君上有周給之
恩臣下被不恭之責王曰聚有餘給不足非

苟為身傍廉國用迷如五億息請貧乏其後
既遊逐豕失蹤有尋知迹者償一億金錢如

意論師使人判疑輒賜一億金錢其國史
臣依印書記王和見高心常快悅欲罪辱如

意論師乃招禁異學德業高深者百人而下
今日欲收視聽遊諸五境異道紛雜歸心靡
措今考優劣草精進來泊乎集論重下今日

外道論師並英俊也少門法衆宜善宗異勝
則崇敬佛法有則誅戮僧徒於是如意語諸
外道九十九人已退飛矣下席一人視之贊

曰也因而劇談論及大煙王與外道咸諳言
日如意論師辨義有失夫先煙而後及夫此

事理之常也如意雖欲彈難無難鑿者必見
衆屏齟齬其言乃書試管門人母親曰當授之

衆無競大義群迷之中無辯正論言卑而死
居未久超日王失國與王齊遣表式英賢母

親菩薩欲雪前恥未白王曰大王以聖德君
臨萬舍議主命先師如意學窮玄奧前王宿

憾衆挫高名我承遺請欲復先慈其王知如
意哲人也美世親雅操焉乃召諸外道與如

意論者世親重述先言外道謙屈而退
迦麻色迦王伽藍東北行五十餘里陵大河

至布色羯邏伐底城周十四五里居人殷盛
閭閻稠連城西門外有一天祠天像威靈實

異相壘城東有塚塔道無曼王之所建也即
過去四佛說法之起先古聖賢自中印度降神

導師斯地寔多即依靈室四羅時其地有
此論師於此製泉事分阿毗達磨論城於四
五里有故伽藍庭宇荒涼僧徒寡少欲背遵
習小乘法教即遷居但邇多道廣其地也
論師此製雜阿毗達磨論位直倒有塚塔破

高數百尺無受王之所建也彫木文石頗異人工是釋迦佛昔爲國王修菩薩行從衆生欲惠施不倦投身若遺於此國土千生爲王即斯勝地千生捨眼捨眼東不遠有二石宰塔波各高百餘尺右則梵王所立左乃天帝所建以妙珠寶而裝飾之如來寂滅寶變爲石基雖傾陷尚曰崇高梵釋宰塔波西北行五十餘里有宰塔波是釋迦如來於此化鬼子母令不害人故此國俗祭以求嗣化鬼子母北行五十餘里有宰塔波是前莫迦菩薩請曰_{釋迦}恭行鞠養侍育父母於此採果遇王_王改遊獵善天帳中至誠感靈天帝傳華德勳明靈尊即復降

商莫迦菩薩被害東南行二百餘里至跋崩沙城城北有宰塔波是蘇達摩太子_{釋迦}以父王大象施婆羅門家被損願謝國人既出郭門於此告別其側伽藍五十餘僧並小乘學也昔伊憐伐邏_{釋迦}論師於此製阿毘達磨明證論

跋崩沙城東門外有一伽藍僧徒五十餘人並大乘學也有宰塔波無受之所建立也昔蘇達摩太子_{釋迦}在彈多落迦山_{釋迦}中_{釋迦}對娑羅門乞其男女於此密寶跋崩沙城東北二十餘里至禪多落迦山嶺上有宰塔波無受

王所建蘇達摩太子於此樓閣其側不遠有宰塔波太子於此以男女施婆羅門婆羅門種其男女流血塗地令諸草木猶帶綠色巖間石室太子及妃看定之處谷中林樹垂條若惟並是太子昔所遊止其側不遠有一石廬即古仙人之所居也仙廬西北行百餘里越一小山至大山山南有伽藍僧徒數少並學大乘其側宰塔波無受王之所建也昔獨角仙人所居之處仙人爲遊女誘亂退失神通遊女乃駕其肩而還城邑

跋崩沙城東北五十餘里至崇山山有青石大自在天_{釋迦}像毗摩天女也聞諸士俗曰此天像者自笑有也靈異既多祈禱亦衆即度諸國求福請願資賤卑草遠近咸會其有願見天神形者至誠無貳絕食七日或有得見求願多遂山下有大自在天祠塗灰外道式修祠祀毗摩羅天祠東南行百五十里至烏鐸迦婆本城周二十餘里南瞻信度阿答人富樂寶貨_{釋迦}積諸方珍異多集於此

烏鐸迦婆本城西北行二十餘里至婆羅親邇邑是製聲明論波你尼仙本生處也遂古之初文字繁廣時經劫壞世界空虛長壽諸天降靈運俗由是之故文籍生焉自時厥後其源_{釋迦}能梵王天帝作則臨時異道諸仙各

大唐西域記卷第三

三藏法師 玄奘奉 詔譯
大揚持寺沙門 辯城 撰

八國

烏仗那國 鉢露羅國

呾叉始羅國 僧訶耨羅國

烏剌尸國 地濕弥羅國

非笮_此毘_此毘_此 毘_此毘_此 毘_此毘_此

烏仗那國周五千餘里山谷相屬川澤連原

殺稼雖地地利不滋多蒲萄少甘蔗土產金

鐵宜鬱金香林樹箭藥花果茂盛寒暑和暢

風雨順序人性恬懦俗情驕詭好學而不功

業呪為藝業多衣白氎少有餘服語言雖異

大同印度文字禮儀頗相參預崇重佛法敬

信大乘矣蘇婆伐等堵河舊有一千四百伽藍

多已荒蕪昔僧徒一萬八千今漸減少並學

大乘教定為帶善誦其文未究深義戒行清

潔持闍禁呪律儀傳訓有五部廣一法宿部

二化地部三飲光部四說一切有部五大泉

部天祠十有餘所異道雜居堅城四五其五

多治皆揭釐城周十六七里居人殷盛

番揭釐城東四五里大宰皆故極多寶瑞是

佛在昔作忍辱仙於此為獨利王_此王_此

剎割教肢體

蕃揭釐城東北行二百五十里入大山至

阿波邊羅龍泉即蘇婆伐等堵河之源也派流

西南春夏令涼昏夕飛雪霏霏五彩光流四

照此龍者迦葉波佛時生在人趣名曰號故

深聞呪術禁禦惡龍不令暴雨國人賴之以

畜餘糧居人象鹿感恩懷德家稅斗穀以贖

遺焉既積歲時或有過課稅祇令怒願為幸

龍暴行風雨狼傷苗稼命終之後為此池龍

泉流白水捐傷地利釋迦如來大悲御世愍

此國人獨遭斯難降神至此欲化暴龍執金

剛神杵擊山崖龍王震懼乃出歸依聞佛說

法心淨信悟如來迷制勿損農稼龍曰凡有

所食賴收人田今委聖教恐難濟給願十二

歲一收糧儲如來令覆慈而許焉故今十二

年一遭白水之災

阿波邊羅龍泉西南三十餘里水北岸大磐

石上有如來足所履迹隨人福力置有短長

是如來伙此龍已留迹而去後人於上積石

為室避迹相趨花香供養順流而下三十餘

里至如來濕衣石架象之文攝焉如鉢

昔揭釐城南四百餘里至羅羅山谷水西派

逆流東上雜花果散凋綠崖峯巖危險路

谷盤紆或聞誦經之聲或聞音樂之響方石

如精究若工成連延相屬捺布崖谷是如來

有阿摩盧樹低低伐取葉葉像如上文分文取者阿摩盧樹多作阿摩盧樹自
 誦咒語口自念咒語乃念咒語如上文分文取者阿摩盧樹多作阿摩盧樹相
 供養無替

山自在菩薩像西北百五十里至藍勃盧
 山山積有龍池周三十餘里厥波浩汗清疏
 皎鏡昔毗盧釋迦王前伐諸釋四人拒軍者
 宗親擯逐各事分飛其一釋種既出國都跋
 涉疲弊中路而止時有一鴈飛趣其前既以
 馴仰因即乘焉其鴈飛翔下止他側釋種並
 遊連迥異因迷不知路假寐樹陰他龍少童
 遊覽水濱忽見釋種恐不得當也變為人形
 即而摩拊釋種驚寤因即謝曰竊旅旅人何
 見親附迷狀殷勤陸遠野合女曰父母有詔
 祐奉無違雖蒙惠顧未承高命釋種曰山谷
 杳冥介家安在曰我此池之龍女也敬聞聖
 珠旛離逃難幸因遊覽敢慰勞勞命有燕私
 未聞采官預子積禍受此龍身人畜殊途非
 所聞也釋種曰一言見允宿心斯畢龍女曰
 敬聞命矣唯所去就釋種乃誓心曰凡我所
 有福德之力今此龍女畢體成人極力所感
 龍迷改形既得人身深自慶悅乃謝釋種曰
 我積殃運既轉惡趣幸蒙垂顧攝力所加曠
 劫弊身一旦改變欲報此德糜軀未謝心願

陪遊事拘物識願白父母請備禮龍女還
 池白父母曰今者遊覽忽逢釋種福力所感
 變我為人情存好合敬陳事實龍王心歡人
 慈情並聖族遂從女請乃出池而謝釋種曰
 不違非顛降尊就卑願臨我室敢供灑掃釋
 種受龍王之請遂即其居於長龍宮之中親
 迎備禮樂介樂會肆極歡娛釋種親龍之形
 心常畏惡乃欲辭出龍王止曰幸無違舍隣
 比宅居當今據據土稱大冢現有目無非延
 長世釋種謝曰此言非真龍王以寶劍置藍
 中妙好白龍而覆其上謂釋種曰幸持此獻
 以獻國王王必親愛遠人之貢可於此時寄
 其王也因據其國不亦善乎釋種受龍指麟
 便往行獻鳥父那王躬舉其龍釋種執其狀
 而刺之待目衛兵亂亂陸陸釋種處劍告曰
 我所仗劍神龍見投以誅後伏以斬不目威
 懼神武推算大位於是公聲立政表實恤患
 已而勸大眾備法駕即龍宮而報命迎龍女
 以還都龍女宿華未盡餘報倫在每至燕私
 首出九龍之頭釋種長惡莫知當計伺其寐
 也利刃斷之龍女驚曰斯非後嗣之利非
 徒我命有少損傷而汝子孫當苦頭痛故此
 國族常有斯患雖不違鋒時一發動釋種既
 沒其子嗣位是為盟咀羅那王上焉

上軍王兩位之後其母喪明如來依何故避
 羅龍還也從空下其官中上軍王適從遊像
 明如來問曰汝子我之族也今何所在母曰
 且出改遊今將返駕如來與諸大衆尋欲發
 引王母曰穢雜漏洩速育聖族如來悲愍又
 親降臨我子方蓮願少留待世尊曰斯人者
 我之族也可聞教而信悟非親誨以發心我
 其行矣選語之曰如來從此往拘尸城娑羅
 樹間當入涅槃宜取舍利自爲供養如來與
 諸大衆陵虛而去上軍王方遊徼遠見官中
 光明赫奕發有火災罷稅而返乃見其母復
 明慶而問曰我去幾何有斯祥成能令慈母
 復明如昔母曰汝出之後如來至此聞佛說
 法速得復明如來從此至拘尸城娑羅樹間
 當入涅槃召汝速來分取舍利時王聞已悲
 號頓踣久而醒悟命駕馳赴至雙樹間佛已
 涅槃時諸國王輒其遺鄢寶重舍利不欲分
 與是時天人大衆重宣佛意諸王聞已速先
 途捨耆揭登城東北踰山越谷進上信度河
 道虛臨飛祭危樞椽枝躡險行千餘里至達
 羅羅川即烏仗那國耆都也多出黃金及鬱
 金香遠麗羅川中大伽藍側有剎木慈心香

薩保金邑北極密巖潛通高百餘尺末曰底
 地也如阿羅漢之所造也羅漢以神通
 力持引匠人升規步多天竺有羅漢以親
 觀妙相三返之後功乃畢焉自有此像法說
 東派從此東行踰嶺越谷進上信度河飛梁
 提道履危涉險經五百餘里至鉢露羅國此
 地鉢露羅國周四千餘里在大雪山間東西
 長南北狹多委巨出金銀寶金之利國用富
 饒時唯寒烈人性曠暴薄於仁義無聞禮節
 形猶鷹隼衣服毛褐文字大同印度言語異
 於諸國伽藍數百所僧徒數千人學無專習
 戒行多違從此復運馬錫地農茶城南度信
 度河河廣三四里西南流澄清皎鏡汨過源
 流壽龍惡獸爲穴其中若持寶寶奇花果種
 及佛舍利渡者船多飄沒渡河至咀又始羅
 國此
 咀又始羅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
 里首豪力競王族絕嗣往者役屬迨畢試國
 近又附庸迦濕弥羅國地稱沃壤稼穡殷盛
 泉流多花果茂氣序和暢風俗輕勇勞殺三
 寶如藍雖多莊華已甚僧徒寡少並學大乘
 大城西北七十餘里有登羅鉢四蓮羅王地
 周百餘步其水澄清綠色蓮花同榮異彩此
 龍者即昔迦華波佛時壞登羅鉢四蓮樹莖

勢也故今彼土諸雨祈晴必與沙門共至池
所禱指慈閣隨願必果

龍池東南行三十餘里入兩山間有窠堵波
無憂王之所建也高百餘尺足釋迦如來慧
記當采慈氏世尊出興之時自然有四大寶
藏即斯勝地當其所開諸先志曰或時地

震諸山皆動周歲百步無所傾搖諸有思夫
妄加發掘地為震動人皆頭化傍有伽藍地
積已甚又絕僧徒城北十二里有窠堵波

無憂王建也或至齋日時放光明神花天樂
顯有異聞諸先志曰近有婦人身嬰惡癩
竊至窠堵波青鬚襪見其庭宇有諸業城

相除覆掃塗香散花更採青蓮重布其地惡
疾除愈形貌增妍身出名香青蓮同觀斯勝
地也是如來在昔修善隨行為大國王号戰

造羅鉢利婆志求菩提斷頭惡施若此
之捨凡歷千生
拾頭窠堵波潤有僧伽藍處字菟涼僧徒咸

小昔經部初摩羅邏多論師於此製述
諸論城外東南南山之陰有窠堵波高百餘
尺是無憂王太子拘浪拏為繼母所誣拭目

之怨無憂王所建也言人祈請多有復明此
太子正后生也俄頗妬雅若木風著正后終
設鐵室橋柱級其香息私逼太子太子瀝泣

引責進身謝罪繼母見違特增忿怒惟三閉
障從容言曰夫坦又始羅國之要領非親于
弟其可寄乎今者太子仁孝著聞親賢之故

物讓斯在王意開說雅悅甚謀即命太子而
誠之曰吾承餘緒垂統繼業唯恐失墜委負
先王坦又始羅國之襟帶吾今命作鎮彼

國因事殷重人情詭譎難去此有虧基緒
凡有召命驗吾齒印即在吾口共有隊乎於
是太子銜命來尋歲月雖淹懋望弥恣詭殺

制書紫泥封記候王眼瞍痛齒為印馳使而
往勝以黃書輔臣聽謀相和願失晉太子問曰
何所悲乎曰大王有命著責太子去而兩目

遜奈山谷任其夫喪隨時生死雖有此命尚
未可依今宜重請而待待罪太子曰父而賜
死其敢辭乎齒印為封誠無誤矣命請荼羅

杖去其眼既失明乞巧自濟流離屢轉至
父都城其妻告曰此是玉城堂乎飢寒良苦
昔為王子今作乞人願得聞知重伸先責

於是歸計入王內殿於夜後分位對階風長
蕭悲吟聲復鼓和在高空聞其雅唱聲甚
恐悲惟而問曰筵篋歌聲似是吾子今以何

故而來此乎即問內殿誰為歌爾遂請言人
而求對言王見太子銜悲問曰誰密汝身違
此禍墜愛子喪明猶不覺知凡百黎元如何

曰談天平天乎何德之衰太子悲泣謝而對
曰談以不孝負責於天某年日月忽奉慈旨
無由致辭不敢逃責其王心知繼室為不軌
也無所容察便加刑辟時普提樹伽藍有基
沙塘大阿羅漢者四辨無礙三明具足王
將首于陳告其事唯願慈悲令得復明時故
羅漢受王請已即於是日宣令國人吾於後
日欲說妙理人持一器來此聽法以承位後
也於是遠近相趨士女雲集是時阿羅漢說
十二因緣凡厥聞法莫不悲哽以所持器承
其羅漢說法既已摠收眾散置之金盤而自
善曰凡吾所說諸佛至理若不真說有統
學斯則已矣如其不介願以眾俛俛徒盲眼
眼得復明視如盲發是語訖持淚洗眼眼
遂復明王乃責夜輔目詰諸僧佐或點或放
或遠或死諸豪世俗移居雲山東北沙磧之
中從此東南趨諸山谷行七百余里至僧訶
補羅國唐境

僧訶補羅國周三千五百里西臨信度何
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依山據巖堅攻險固農
務少功地利多獲氣序寒人性狂俗尚驍勇
又多譎詐國無君長至位後屬邊陲弭羅國
城南不遠有罕堵伽藍後王之所建也莊結
有虧靈異相繼傍有伽藍空無僧侶

城東南四五十里至石罕堵伽藍王造也
高二百餘尺他留十數級帶左右彫石為岸
殊異異觀激水清流仰瞻佛足龍魚水嬉窟
穴洲澗四色蓮花弥散僧留百果具禁同帝
黑色林沼支鏡可遊玩傍有伽藍久經僧侶
罕堵伽藍不遠有白衣外道不師僧所未理
初說住觀今有封記傍建天祠其徒昔行晝
夜精勤不違氣息平師所說之法多竊佛經
之義隨類設法擬則就儀大者謂婆薮小者
稱沙弥威儀律行頗同僧法唯留少致加之
露形或有所服白色為異據斯儀別稍用區
分其天師像舊類如來衣服為差相好無異
從此復還哩又始單國北界據信度何泉南
行二百餘里度大石門首摩訶薩埵王子於
此投身餉餓鳥餓結其前百四五十步有石
罕堵伽摩訶薩埵餓獸之無力也行至此
地乾竹自刺以血吸之於是乎斃乃取焉其
中地土植諸草木微帶綠色猶血澤也人履
其地若負芒刺無云疑信莫不悲愴捨身也
有石罕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愛王之所建也
彫刻奇製特燭神光小罕堵伽及諸石龕動
以百數同此空域共有衆病疫癘多愈石罕
堵波東有伽藍僧徒百餘人並學大乘教從
此東行五十餘里至孤山中有伽藍僧徒二

百餘人並學大乘法教花鬘繁茂泉池隆鏡
 傍有空堵校高二百餘尺是母來在昔於此
 化惡暴又今不食肉從此東南山行五百餘
 里至烏剌尸國此國在
 烏剌尸國周二千餘里山阜連接田疇陸狹
 國大都城周七八里無大君長殺屬迦憐狝
 羅國宜稼穡少花果氣序愷和微有霜蜜谷
 無權義人性剛猛多行詭詐不信佛法大城
 西南四五里有空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
 所建也傍有伽藍僧徒寡少並皆習學大乘
 法救從此東南登山履險度鐵橋行千餘里
 至迦憐那國此國在
 迦憐那國周七千餘里四境與山山極峭
 峻雖有門徑而復陸狹自古隣敵無能攻伐
 國大都城西臨大河南北十二三里東西四
 五里宜稼穡多花果出龍種馬及鬱金香火
 珠藥草氣序寒動多雪少風服毛褐衣白麁
 土俗輕標人性怯懦國為龍護遂雄勝境奢
 狹好美情性捷許好學多因邪正並住如並
 百餘行僧徒五千餘人有四空諸道並鳥臺
 王建七各有如舍利升鉢
 國志曰國地水龍池也昔得世尊白鳥伏耶
 爾降焉神已許蓮中曰至宜當此同上苦門
 藉曰戒淫禁之教有本四處遊行羅漢志云

此地處國安人外揚佛法為表顯法之甚牙
 五十宇阿羅子于本四處遊羅漢者持六神
 通是八胡既聞佛聲託心自慶悅使來至此
 於大山巖室坐林中現大神變龍是羅漢請
 寶所與阿羅漢曰願於池內意以容佛甚王
 於是給水奉施羅漢神通度身龍王保力給
 水池空水盡龍翻請地阿羅漢於此西北者
 窟一池用百餘里自餘投屬到居小池龍王
 曰池地地極恒安供本四處遊回我今不
 又去餘遊聖祥安受請其可傳于龍王言請
 五百羅漢受戒供乃至陸法宜之徒還
 取此國以焉居地本四處遊從其所請門
 羅漢既得具池意大神通力立五百伽藍於
 窟窟間有窟野人以克後使以供僧來本四
 窟窟入寂濟後後野野人自立君長隨境請
 回郡具野野與聖定親謂之說利多難附今
 何表水已多流區
 摩揭陀國在夏王以如來涅槃之後穿一百
 年命世君臨感被殊俗深信三寶發誓四生
 時有五百羅漢僧五百凡夫僧王所敬仰供
 養無差有凡夫僧摩訶提婆此言聞達多智
 幽求名實單惡作論理遠聖教凡有聞知群
 從異議無憂王不識凡聖因情所好黨擾所
 親召果僧徒赴說如何欲沉深流地從誅戮

時諸羅漢既通命難成運神通虛履空來
至此國山接谷隱時無妄王聞而悔懼躬來
謝過請還本國彼諸羅漢不從命無憂王
爲羅漢建五百僧伽藍搗以此國持施衆僧
使賦運國迦感色迦王以如來涅槃之後第
四百年應期撫運王風遠被殊俗內附機務
餘嚴每冒佛經日請一僧入官說法而諸異
議部執不同王用深疑無以去惑時羅漢者
曰如來去世歲月逾遠弟子部執師資異論
各據聞見共爲矛盾時王聞已甚用感傷悲
嘆良久謂尊者曰假以餘福幸遣前緒去聖
躋遠猶爲有幸敢忘庸鄙紹隆法教隨其部
執具釋三藏歸尊者曰大王宿殖善本多賢
福祐留情佛法是所願也王乃宣令遠近召
集聖哲於是四方輻蔭方里星馳英賢畢萃
寧聖咸集七日之中四雷餘卷旣欲法議恐
其誼雜王乃具懷白諸僧曰欲聖果者住具
結構者還如此尚衆又重宣令無學人住有
學者還猶復繁多又更下令具三明確六通
者住自餘各還然尚繁多又更下令其有內
解三藏外達五明者住自餘各還於是得四
百九十九人王欲於本國若其著溷又欲就
王舍城大迦華波結集石室隔尊者等議曰
不可彼多外道異論紛紜對不暇何功作

論衆會之心屬意此因此國四周山園舉又
守衛土地膏腴物產豐盛賢聖之所集住靈
仙之所遊止衆議斯在念曰舊結集三藏欲
與諸羅漢自彼而至建立伽藍結集三藏欲
作毗婆沙論是時尊者世友戶外納衣諸阿
羅漢謂世友曰結集未除諍議非認令宜遠
迹勿居此也世友曰諸賢於法無疑代佛施
化方集大義欲製正論我雖不敏担違微言
三藏玄文五明至理頗亦沉研得其趣矣諸
羅漢曰言不可以若是使宜屏居疾誣無學
已而會此時未晚也世友曰我願無學其猶
漢嗜志求佛果不趨小徑擲此縷丸未墜于
地必當證得無學聖果時諸羅漢重訶之曰
增上慢人斯之謂也無學果者諸佛所說宜
可遠證以悅衆疑於是世友即擲縷丸空中
諸天接縷丸而請曰方證佛果大補慈悲三
眾特尊四生攸賴如何於此欲證小果時諸
羅漢見是事已謝各推德請爲上座凡有疑
議咸取皮爲是五百賢聖先造十萬頌婆
第論論論論論論論論論論論論論論論
式造十萬頌毗奈耶毗奈耶論釋毗奈耶論
釋阿毗達磨藏論凡三十萬頌六百
六十萬言備釋三藏懸諸千古莫不窮其枝

華究其改深大義並明微言垂顯廣宜疏布
 後進賴焉迦摩色迦王遂以赤銅為鑄錢
 論文石函城封建寧塔收儲於其中命藥叉
 神周衛其國不令異學持此論出欲求習學
 執中受業於是功既成舉還軍本都出此國
 西門之外東西面而跪復以此國樹施僧徒
 迦摩色迦王既死之後訖利多獲復自稱王
 斥逐僧徒毀壞佛法

親貨遼國四摩咀羅王時王其先釋種也
 以如來降帝之後第六百年光有擾土剛房
 王業樹心佛地流情法海間訖利多毀滅佛
 法招集國中敢勇之士得三十人詐為商林
 多賣貨貨挾隱軍器求入此國此國之君特
 加資禮商林之中又更選募得五百人猛烈
 多謀各抽利刃俱持重寶躬費所奉持以獻
 上時雪山下王去其帽即其座訖利多王驚
 隔無措遂斬其首令群下曰我是想貨遼國
 雪山下王也怒此賤種公行虐政故於今者
 誅其有罪凡百眾庶非余之辜然共國輔宰
 臣遷於異域既平此國召集僧徒式建伽藍
 安堵如故復於此國西門之外東面而跪持
 施眾僧其訖利多種屢以僧徒覆宗滅祀世
 積其然疾惡佛法歲月既遠復自稱王故今
 此國不甚崇信外道天祠特留意焉

新城東南十餘里故城北大山陽有僧伽藍
 僧徒三百餘人其望皆彼中有佛牙長可寸
 半其色黃白或至齋日時放光明昔訖利多
 種之破佛法也僧徒解脫各團利居有一沙
 門遊諸印度親禮聖迹仰其至誠後聞本國
 平定即事歸途遇諸群象橫行草澤奔馳震
 吼沙門見已升樹以避是時群象相趨奔赴
 競吸池水浸漬樹根根共排掘樹遂墜什既
 得沙門負載而行至大林中病象悉痛而
 卧引此僧手至所苦處乃拈竹所刺也沙門
 於是拔竹傳藥製其藥裹其足別有大家持
 念誦授與藥藥既得已轉授沙門沙門開函

乃佛牙也諸象圍繞僧出衆由明日齋時各
 持異果以為中饌食已載僧去林數百里外
 方乃下之各跪拜而去沙門至國西界禮一
 駱河僻乎中流船牀履役同舟之人平相謂
 曰今此船覆橋是沙門沙門必有如來舍利
 諸龍利之船主檢驗果得佛牙時沙門奉佛
 牙僧謂龍曰吾今等汝不久來取速不燒河
 迎船而去頗河嘆曰吾無等術龍當所歡重
 往印度尋禁龍法三歲之後復還本國至河
 之濱方設壇場其龍於是捧佛牙函以授沙
 門沙門持歸於此伽藍而供養焉
 伽藍南十四里有小伽藍中有親自昔

薩立像其有斷食誓死為期願見菩薩者即從像中出妙色身

小伽藍東南三十餘里至大山有故伽藍形製宏壯甚優良其平唯一隅起小重閣僧徒三十餘人並學大乘法教昔僧伽跋陀羅論師於此製順正理論伽藍左右諸窟皆依大阿羅漢舍利並在野獸山復採花供養

殿時無替如承指命然此山中多諸靈迹或石壁撰分孝留馬迹凡厥此類其狀詭誕皆是羅漢妙跡群從遊戲手指摩畫粟馬往來遺迹若斯難以詳述

佛牙伽藍東十餘里北山崖間有小伽藍是昔索建地羅大論師於此作象事分毗達沙論小伽藍中有石窠堵高五十餘尺是阿羅漢遺身舍利也先有羅漢形量偉大凡所飲食與象同等時人謔曰徒知飽食安識是非羅漢將入寂滅也告諸人曰吾今不久當取無餘欲裁自身所證妙法眾人聞之更相譏笑咸求集會共觀得失時阿羅漢告諸人曰吾今為汝說本因緣此身之前報受象身

在東印度君王內殿是時此國有一妙阿連遊印度弄訪聖教超羣英論時王持我施與沙門載負佛經而至於此是後不久尋即命終乘其載經福力所致遂得為人復獲餘慶

早服除衣勤求出離不違寧居得六神通漸三界欲然其所食餘胃尚然每自節身三分食一雖有此說人猶未信即升虛空火三分定身出煙始而入寂滅餘骸隨下起空塔破王城西北行二百餘里至商林伽藍布利李

論師於此作得吐妙沙論

城西行百四五十里大河北接山南至大聚部伽藍僧徒百餘人昔佛地羅大論師於此作大衆部集直論從此西南踏山險行

七百餘里至半窠

半窠窠因周二千餘里山川多時曉較殺群時攝花果繁茂多甘蔗無諸毒殺殺羅果鳥

談跋羅茂連等果栽植成林其味也氣序

溫暑風俗勇烈蒙服所製多多氈布人性貧

直傳信三寶伽藍五所並多荒坳無大君長

役屬迦羅彌羅國城北伽藍少有僧徒伽藍

北有石窠堵使室多靈異從此東南行四百

餘里至易避開補羅國

易避開補羅國周四千餘里因大都城周十餘里極險固多山阜川原陸地地利不豐土宜氣序同半窠窠因風俗猛烈人性驍勇

無君長役屬迦羅彌羅國伽藍十所僧徒寡少天祠一所外道甚多自臨故國至於此上形貌差等情性癡暴語言鄙陋表程乖非

大唐西域記卷第四

三藏法師 玄奘奉 詔譯
大慈持寺沙門 辯機 撰

特

十五國

磽地國 至那僕底國

閼彌達羅國 尼竭多國

設多國盧國 波理夜咀羅國

株羌摩國 薩世羅代禮國

摩律勤那國 株底補羅國

婆羅摩補羅國 瞿毗霜那國

聖臨地羅國 毗羅剛拳國

劫比他國

磽地國周方餘里東接磽地播耆河西臨信度
河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宜稷稻多宿麥出
金銀鑄石銅鐵時候暑熱土多風颯風俗泰
息言辭鄙褻衣服鮮白所謂憐耆耶衣朝夜
衣等少信佛法多事天神伽藍十所天祠數
百此國已往多有福舍以贖貧匱或施藥或
施食口腹之資行旅無累
大城西南十四五里至耆鴉羅故城垣堵聳
六七里居人富饒即此國之故都也數百年
前有玉号摩臨通矩羅大城都治此城王諸
印度有才智性勇烈境諸國莫不臣伏機

大唐西域記 卷四

務餘聞欲習佛法今於僧中推一優德時請
僧徒莫敢應命少欲無為不求聞達博學高
明有懼威嚴是時王笑舊僧深衣已久辭論
清雅言談聰敏眾共推舉而以應命王曰我
敬佛法遠訪名僧眾推此請與我談論常謂
僧中賢明肩比以今知之夫何敬哉於是宣
今五印度國雖是佛法並皆惡滅僧徒斥逐
無復子道

摩揭陀國婆羅阿迭多王唐言崇敬佛法安
育黎元以大族王淫利虐政自守權勢不供
職貢時大族王治兵將討幻日王知其聲聞
告諸臣曰今聞寇至不忍聞其兵也幸諸僚
庶赦而不罪賜此微軀潛行草澤言畢出宮
依綠山野國中感恩慕從者數千餘人樓窺
海島大族王以兵付弟浮海往伐幻日王我
其阨險輕騎誘戰金鼓一震奇兵四起生擒
大族反接引現大族王自愧失道以衣蒙面
幻日王羅師子淋群官周衛乃命侍臣告大
族曰汝露其面吾欲有辭大族對曰臣主易
位怨敵相視既非交好何用面談再三告示
終不從命於是宣令數其罪曰三寶福田四
生依賴奇任行依傾毀騰業福不祐汝見擒
於我罪無可赦宜從刑辟時幻日王母博聞
強識善達占相聞殺大族也獲告幻日王曰

我嘗聞大族奇婆多智欲一見之幻日王命引大族至母官中幻日母曰嗚呼大族幸勿取也世間無常榮辱更更吾猶汝母汝若吾子宜去蒙永一言面對大族曰昔為敵國之君今為俘囚之虜廢敬王辜亡滅宗祀上愧先靈下虧黎庶誠取面目俯仰天地不能自喪故此蒙永王母曰與廢隨時存亡有運以心睿物則得喪俱忘以物齊心則毀譽更起宜信善報與時推移去家對語或存軀命大族謝曰苟以不才嗣膺王業刑政失道因祚亡滅雖在縲紲之中尚食旦夕之命敢承大造面謝厚恩於是去蒙衣出其面王母曰子其自愛當然介壽已而告幻日王曰先典有訓有過好生今大族王積惡雖久餘福未盡若殺此人十二年中來色相親然有中興之氣終非大國之王當據北方有小國土幻日王承慈母之命臨失國之君特以稚女許以殊禮搜其遺兵更加衛從來出海島大族王弟還國自立大族失位威震山野北投迦濕犍羅國迤濕殊羅王深加禮命賂以失國封以土邑歲月既隆率其邑人矯殺迦濕殊羅王而自尊立乘其戰勝之威西討伐暹國潛兵伏甲遂殺其王因族大臣誅滅餘賊毀塞堵波廢僧伽藍凡一千六百所兵殺之外

餘有九億人皆欲誅戮無遺唯賴時諸精佐咸進諫曰大王威攝雖嚴兵不交鋒誅其首惡黎庶何參願以微躬代所應死王曰此信佛法崇重冥福擬成佛果廣說眾生欲傷我器於未未出乎汝宜復位勿有再辭於是以上三億上族臨信度河岸殺之三億中族下以信度河流殺之三億下族分賜兵士於是持其亡國之貨換旅而歸曾未改威奪即羸羸羸落之時雲霧冥晦大地震動暴風奮發時證果人驚而嘆曰枉殺無辜壞滅佛法值無間獄流轉未已

耆鞞羅故城中有一伽藍僧徒百餘人並學小乘法世親菩薩皆於此中製勝義論其側塞堵波高二百餘尺過去四佛於此說法又有四佛經行遺迹之所

伽藍西北五六里有塞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是過去四佛說法之處

新都城東北十餘里至石塞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如來往北方行化中路上與印度記曰塞堵波中有多舍利或有齋日時放光明從此東行五百餘里至那僕底國北印

至那僕底國同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稼穡滋茂果木稀疎編戶安業國用費

賤卑序溫暑風俗性弱學結真俗信雜邪正
伽藍十所天祠八所

昔迦那巴迦王之御宇也聲振隣國威被殊
俗河西悉維長威遠實迦那巴迦王旣得賢

子實遠陞厚三日易騎四兵警衛此國則賢
子冬所居也故曰至那僕成結實子所居

因為國号此境已往治皆印度土無雜提買
子所推因謂提曰至那亦非也禁曰至那

羅間非也適王曰故此國人深敬東土更
相相告語是我先王本國人也

大城東南行五百餘里至峇林蘇伐那僧伽
藍地僧徒三百餘人學說一切有部宗儀

肅穆德行清高小乘之學特為博究賢劫千
佛皆於此地集天人眾說深妙法釋迦如來

涅槃之後第三百年中有地多行那地
論師者於此製發智論焉

闍林伽藍中有聖塔高二百餘尺無愛王
之所建也其側則有過去四佛等及經行道迹

之處小聖塔波諸大石室諸式相望不詳其
數並是劫初已來諸聖人於此寂滅老難

備奉齒骨猶在繞山伽藍西二十里佛舍利
室塔波數百千所連隔振影從此東北行百

四五十里至闍網達羅國
闍網達羅國東西千餘里南北八百餘里圍

大都城周十二里五穀稼多櫻稻林樹扶
疎花果茂盛氣序溫暑風俗剛烈容貌鄙陋
家室富饒伽藍五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大
小二乘專門習學天祠三所外道五百餘人
並塗灰之侶也此國先王崇敬外道其後選
顯漢聞法信悟故中印度王體其淨信五印
度國三寶之華一以提監混彼此忘安惡習
察僧徒妙窮寂意故迨德著聞者竭誠敬仰
戒行虧犯者深加責罰聖迹之所並皆遊迹
或卒塔波或僧伽藍印度境內無不周備從
此東北踰峻嶺越洞谷細危途涉險路行七
百餘里至屈露多國

大唐西域記 卷四

四一

而死乘茲福力得生人中

地北不遠大林中，有過去四佛經行遺迹。其側有舍利子，沒特伽羅子等千二百五十大阿羅漢，曾定之，與並建窠塔，故以記遺迹。如來在出塵遊此國說法之所，並有樹從。此東北行五百餘里，至薩他泥濕伐羅國。中薩他泥濕伐羅國，周七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土地沃壤，稼穡滋盛，氣序溫暑，風俗淳薄，安寧富饒，競爲奢侈，深闊幻術，高向異能，多逐利，少務農，務方奇貨，多聚其國。伽藍三所，僧徒七百餘人，並皆習學小乘法，數天祠百餘所，異迹甚多。

大城四周二百里內，彼土之人，謂爲福地。聞諸先志曰：昔五印度國，二王分治，境壤相侵，干戈不息。兩王合謀，欲決兵戰，以定雌雄。以寧氓俗，黎庶膏血，從君命，王以爲衆庶者，難與慮始也。神可動物，權可立功，時有梵志，素知高才，密贊東帝，命入後庭，造作法書，蒙諸魔穴。歲月既久，樹旨合拱，王於朝坐，告諸臣曰：吾以不德，忝居大位，天帝垂照，夢賜靈書。今在崑崙山，藏於其嶺，於是下令管求，得書山林之下。群官稱慶，衆庶悅豫，宜示連近，咸使聞知。其大略曰：夫生死無涯，流轉無極，含靈淪溺，莫由自濟。我以奇謀，令離苦，今此

王城，周二百里。古先帝世，福利之地。歲月極遠，銘記埋滅，生靈不覺，遂沉苦海。溺而不救，夫何謂歟！汝諸含識，臨敵兵，得生人中，多殺無辜，受天福樂，願諸孝子，扶持親老，迴避此地。獲福無窮，功少福多，如何失利，一喪人身，三途冥漠，是故舍生，各務修業。於是人皆兵戰，視死如歸。王迷下令，招募勇烈，兩國合戰，積屍如莽，迄于今時，遺骸遍野，瞻既吉昔，人骸傳大國俗，相傳謂之福地。城西北四五里有窠塔，塔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觀皆黃赤色，其光淨中有如來舍利一升，光明時照，神迹多端。

城南行百餘里，至俱舍鉢茶，俱舍鉢茶重閣連，臺閣時，僧徒消齒，威儀，隨雅從此。東北行四百餘里，至窠祿勤那國。中地，大山間，半那河中，挽而溉，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東臨闕牟那河，其無雖甚，其址尚固。土地所產，風氣所宜，同薩他泥濕伐羅國。人性淳實，余信外道，貴學尚福，慈伽藍五所，僧徒千餘人，多學小乘。少智，餘都尚權，微言，請論玄奧，異方，俊若，尋論，皆疑天相，百所異迹，甚多。

大城東南，闕牟那河西，大伽藍，東門外有窠

堵拔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在昔曾於此處
說法度人其剛又一宰堵拔中有如來髮爪
也舍利子沒特伽羅諸阿羅漢疑爪穿堵拔
周其左右數十餘所如未寂滅之後此園為
諸外道所誑謬焉信受邪法捐棄正見今有
五伽藍者乃異國論師與諸外道及婆羅門
論議勝處因此建焉閻牟那河東行八百餘

里至殊伽河河源廣三四里東南流入海處
廣十餘里水色清涼波濤浩汗鹽性雖多不
為物害其味甘美細沙隨流欲俗書記謂之
福水罪各雖積沐浴便除輕令自沉生天受
福死而投骸不應惡趣揚波激流土塊獲滑
時執師子園提婆菩薩深達實相得諸法住

證諸愚夫來此專誘當是時也士女咸會少
長畢萃於河之濱揚波激流提婆菩薩和允
俱引倚首及激狀異衆人有外道曰吾子何
其異乎提婆菩薩曰吾父母親宗在執師子
園恐若飲鴆莫斯達濟諸外道曰吾子誤矣

曾不稱思妄行此事家園竭過山川遠曼跋
揚此水給濟彼飢其猶却行以求前及非所
聞也提婆菩薩曰幽途罪累尚案此水山川
雖阻如何不濟時諸外道知難謝屈捨罪見
受正法改過自新願奉敬辭禮河東岸至殊
底補羅園中

林底補羅園周六十餘里園大城周二十
餘里宜穀麥多花果瓊瑤和器風俗傳賢崇
尚學藝深明呪術信邪正者其後相半王戒
陀羅種也不信佛法敬事天神伽藍十餘所
僧徒八百餘人多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天
祠五十餘所異道雜居

大城南四五里至小伽藍僧徒五十餘人昔
瞿黎鉢類婆羅門論師於此作辯算等論凡
百餘部論師少而英傑長而弘敬博物強識
碩學多聞本習大乘未窮玄奧因覽毗婆沙
論退棄而學小乘作數十部論破大乘網紀
成小乘執著又製俗書數十餘部非斤先進
所作與論思佛經十數不決研精雖久疑

情未除時有提婆摩那功羅漢往來觀史
多天德光顯見慈氏決疑請益天軍以神通
力接上天官既見慈氏長揖不禮天軍謂曰
慈氏菩薩次紹佛位何乃自高敢不致敬方

欲受業如何不屈佛光對曰尊者此言誠為
拍梅然我具戒慈弱出家弟子慈氏菩薩受
天攝祭非出家之但而欲作禮恐非所宜菩
薩知其我慢心因非開法器往來三返不得
文疑更請天軍重欲觀禮天軍惡其我慢或
而不對德光既不遂心便起悲恨即連山林
修發通定我慢未除不時發果

德光伽藍北三四里有大伽藍僧徒二百餘人並學小乘法教是衆賢論師壽終之處論師迦濕彌羅國人也聰敏博達幼傳雅譽特深研究說一切有部毗婆沙論時有世親菩薩一心玄道求解言外破毗婆沙師所執作阿毘達磨俱舍論辭義善巧理致清高衆賢稱賢達有心焉於是研研鑽極十有二歲作俱舍靈論二方五千頌凡八十方言矣所謂言深致遠窮幽微告門人曰以我遠才持我正論逐斥世親挫其鋒銳無令老叟獨擅先名於是學徒四三俊秀持所作論推訪世親世親是時在毘迦國奢羯羅城遠傳唐問衆賢當至世親聞已即治行裝門人懷疑前進諫曰大師德高先哲名播當時遠近學徒莫不推謝今聞衆賢一何擅速必有所下我曹厚顏世親曰吾今遠遊非避此子願此國中無復墜達衆賢後進也罷辯若流我表老矣莫能持論欲以一言頹其異執引至中印度對諸毘查察平真偽詳乎得失尋即命信員其遠遊衆賢論師常後一日至此伽藍忽覺氣衰於是裁書謝世親曰如來寂滅弟子部執傳其宗學各擅專門黨同道殊異邪惡以寡昧根承傳習况所製阿毘達磨俱舍論破毗婆沙師大義概不盡力況究跡年作為

此論扶正宗學智小辯大死其指至善甚宜暗微言抑揚至理不廢所執得存遺文斯焉幸矣死何悔哉於是歷選門人有辭辯者而告之曰吾誠後學輕陵先達命也如何當從斯段快持是書及所製論謝彼善薩代我悔過按辭適早奄命云亡門人奉書至世親所而致辭曰我師衆賢已捨壽命還言致書責躬謝咎不墜其名非所敢望世親善覽書簡論說吟久之謂門人曰衆賢論師聰敏後進理雖不足辭乃有餘我今欲破衆賢之論若指諸掌願以垂終之記重其知難之辭苟緣大表存其宿志况乎此論發明我宗遂為改題為頌正理論門人諫曰衆賢未假大師遠速既得其論又為改題凡厥學徒何顏受愧世親善薩欲除衆疑而詭頌曰如師子王避承遠遊二力勝負智者應知衆賢死已焚屍收骨於伽藍西北二百餘步巷沒羅林中起窣堵波今猶現在

巷沒羅林側有窣堵波毗未羅塞多羅音譯論師之遺身論師迦濕彌羅國人也於說一切有部而出家高博綜經研究異論遊五印度國學三藏玄名正業成府歸本國達次衆賢論師窣堵波也指而嘆曰惟論師雅量清高抑揚大義方欲挫異部立本宗業也

如何降年不永我無垢文假承末學異時慕
義曠代懷德世親雖設宗學尚傳表意所知
當引諸論今賻部洲諸學人等雖大業釋教
世親名斯為不朽用盡苦心說是語已心發
狂亂五百重出熱血流涌知命必終裁書停
曰夫大衆敬者佛法之中究竟說也名味限
絕理致幽玄難以愚昧駭片先進業報皎然
誠身宜矣敢告學人厥鑒斯在各慎念志無
得懷疑大地為震命遂終焉當其死處地陷
為坑同偈焚屍收骸建時有羅漢見而嘆
曰惜哉苦哉今此論師任情執見毀惡大衆
墮無間獄

國西北境流伽河東岸有摩捺羅城周二十
餘里居人教盛清流交帶出鎗石木精寶器
去城不遠臨流伽河有大天祠甚多靈異其
中有地蝕石為岸引流伽水為窟五印度人
謂之流伽何門生攝滅罪之所常有造方數
百千人奉此源囉婆善諸王建立福舍備珍
善儲寶善惠施饒富周給孤獨從此北行五
百餘里至婆羅吸摩補羅國_{此印}
婆羅吸摩補羅國周四十餘里山周四境國
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居人服薩家室富饒土
地沃壤穠穠時播出鎗石水精氣序微寒風
俗剛猛少學藝多逐利人性憤烈邪正雜信

伽藍五所僧徒寡少天相十餘所異道雜居
此國境北大雪山中有蘇伐刺等巖_{此印}曰羅國
此出上黃金故以名焉東西為南北狹即
東女國也世以女為王因女為國夫亦為
王不知政事丈夫唯征伐田種而已土宜宿
麥多畜羊馬氣像寒烈人性躁暴東接土蕃
國北接于闐國西推三波訶國從末底補羅
國東南行四百餘里至瞿毗霜那國_{此印}
瞿毗霜那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
五里崇峻險固居人披藍花林池沼往往相
聞氣序土宜同末底補羅國風俗停質勤學
好福多信外道求現在崇伽藍二所僧眾百
餘人並皆習學小乘法教天祠三十餘所異
道雜居大城側故伽藍中有宰堵伽無憂王
之所建也高二百餘尺如來在昔於此一月
說諸法要傍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
處其側則有如來髮爪二宰堵改各高一丈
餘自此東南行四百餘里至聖伽擊咀邏國

_{此印}
聖伽擊咀邏國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
七八里依椽險固宜穀麥多林泉氣序和暢
風俗淳質觀道舊學多才博識伽藍十餘所
僧徒千餘人習學小乘正量部法大祠九所
異道三百餘人事自在天塗灰走侶也城外

治花宮敬事禮請三閩仙至躬迎慰曰大仙
接情物外何能釋舉仙人曰我棲於藪弥獲
歲時出空遊覽見王諸女深愛心生自遠來
請王聞其辭計無所出謂仙人曰今還所止
請俟嘉辰仙人聞命遂還林藪王乃歷問諸
女無肯應樹王懼仙威憂愁毀其功舉
陳王事陳從容問曰父王千子具足方國奉
化何故憂愁如有所懼王曰大樹仙人幸賴
求婚而依曹曼冀齊從命仙有威力能作災
祥儻不遂心必起噴怒毀國滅祀屏及先王
深惟此禍誠有所懼種女謝曰遺此深焉我
曹罪也願以微軀得延國祚王聞喜悅命駕
送歸既至仙處樹仙人曰大仙情方外之情
垂出聞之類敢奉種女以供備掃仙人見而
不悅乃謂王曰觀吾老矣配此不期王曰在
間諸女無肯從命唯此幼雅願充給使仙人
懷慈使壽兒曰九十九女一時青由形既取
弊畢世無婚王使往驗果已背盟從是之後
更名曲女城焉

之王也於是商賈會而告之人既失君國亦
荒亂時大臣莫足顧行或至陸重覆條庶曰
國之大計定於今日先王之子亡君之弟仁
慈天性孝故因心親賢允屬欲以襲位於弟
何如各言今志衆成仰德實無異謀於是輔
巨執事咸勸進曰王子垂聽先王積功累德
光有國祚嗣及王增謂桀壽者輪佐無良華
身釋手爲國大恥下巨罪也物議時論允歸
明德光臨土宇克復親鸞聖國之恥光父之
業功孰大焉幸無辭矣王子曰國嗣之重今
古爲難君人之位與立宜審我誠實德文兄
退棄推賢大位其能濟乎物議爲宜政忘虛
薄今者殘如何岸有親自在菩薩像旣多靈
鑒願往請辭即至菩薩像前齋食祈請菩薩
成其誠心現形問曰今何所來若此勸懇王
子曰我惟積禍茲父云亡重茲酷罰仁兄見
害自顧冀德國人推尊今最大位先父之業
愚昧無知敢希聖旨菩薩告曰汝於先身在
此林中爲縛若茲弱而精勤不懈示在位宜
爲此王子金耳國王旣毀佛法今紹王位宜
重興隆慈悲爲念備慈隱懷不久當王五印
虔境欲延國祚當使母氣加景福隆無強
敵勿昇師子之座勿稱大王之号於是受教
而退即號王位自稱曰王子号尸羅阿迭多

時於是命諸臣曰見辯未報隣國不實於
 無右手進食之期凡余庶僚同心戮力遂撥
 率國兵謀習戰士象軍五千馬軍二万步軍
 五万自西徂東征伐不巨象不解鞍人不釋
 甲於六年中拒五印度既齊其地更擢甲兵
 象軍六万馬軍十万垂三十年兵戈不起政
 教和平務修節檢營福樹善忘殺與食令五
 印度不得取肉若斷生命有殊無故於苑伽
 何側建立數千窠塔或各高百餘尺於五印
 度城邑膠聚遠近交街建立精虛儲飲食止
 暨華施諸器資周給不殆聖迹之所並建伽
 藍五歲一殿無違大會傾竭府庫惠施群有
 唯留兵器不充擅拾歲一集會諸國沙門於
 三十日中以四事供養莊嚴法座廣飾義遊
 今相權檢校其優劣獎陞黜陟明若
 戒行貞固道德純遠推昇師子之座王親受
 法戒轉清淨學無著古但加敬禮示有尊榮
 律儀無紀穢德已彰超出國境不願聞見隣
 國小王輔佐大臣殫福無息求善忘勞即請
 手同座謂之善友其異於此面不對離事有
 闕讓通使往復而迴方省俗不常其居隨所
 至止結屋而舍唯雨三月多雨不行每於行
 宮日修珍饈飯飲異學僧衆一千莫障門五
 百每以一日分作三時一時理務治政二時

管攝修善孜孜不倦竭日不足矣初受拘摩
 羅王請白自辱揭他國莊嚴摩羅國時戒日
 王迴方在羯末咀欲運國命拘摩羅王曰宜
 與那爛陀送客沙門遠來赴會於是遂與拘
 摩羅王在會見喜戒日王勞苦已日自何國
 來將何所欲對曰從
 大唐國來請求佛法王曰
 大唐國在何方迴途所亘去斯遠近對曰當
 此東北數万餘里印度所謂摩訶至那國是
 也王曰嘗聞摩訶至那國有
 秦王天子少而靈聖長而神武昔先代喪亂
 率土分崩兵戈競起群生荼毒而
 秦王天子早讓遠略興大悲悲極濟舍識干
 定海內風教遐被德澤遠洽殊方異域慕化
 稱臣珉庶荷其淳育感歌
 秦王破陣樂聞其雅頌于茲久矣盛德之慕
 誠有之乎
 大唐國者豈此是耶對曰然至那者前王之
 國号大唐者我
 君之國稱昔未獲位謂之
 秦王今已承統稱曰
 天子前代運終群生無主兵戈亂起殘害生
 靈秦王天縱含弘心發慈悲威風鼓舞群凶
 殲滅八方靜謐方國朝貢愛育四生敬崇三

齊澤賦破者刑罰而國用有餘珉俗無充風
猷大化華以備舉戒日王曰盛矣我依土群
生福威聖王時戒日王將還曲女城設法會
也從數十方衆在宛伽河南岸拘摩羅王從
數方之衆居北岸分河中流水陸並進二主
導引四兵嚴衛或逆舟或乘象擊鼓鳴螺拊
鼓奏管經九十日至曲女城在宛伽河西大
花林中是時諸國二十餘王先奉告命各與
其國建像停門及婆羅門群官兵士來集大
會王先於河西建大伽藍伽藍東起寶臺高
百餘尺中有金佛像臺等三身臺南起寶壇
為俗佛像之處從此東北十四五里別築行
宮是時仲春月也從初一日以珍味饗諸沙
門婆羅門至二十一日自行官易伽藍交通
為閉窮諸塗飾樂人不種雜聲迦泰王於行
宮出一金像虛中隱起高餘三尺載以大象
張以寶穗戒日王為帝釋之服執寶蓋以左
侍拘摩羅王作梵王之儀執白拂而右侍各
五百象軍被鎧周衛佛像前後各百大象樂
人以乘鼓奏音樂戒日王以其珠雜寶及金
銀諸花隨步四散供養三寶先就寶檀香水
浴俗王躬負所送上西臺以諸珠寶檢香耶
末數十百千而為供養是時唯有沙門二千餘人
預從諸國王為侍衛餘人已訖集諸異學尚

權微言抑揚至理日將曠暮還駕行宮如是
日送金像導從如初以至散日其大喜忽然
火起伽藍門樓煙燄方熾王曰盤捨國珍奉
為先王建伽藍式昭勝業實德無替有斯
災異各徵若此何用生為乃焚香禱請而自
誓曰幸以宿善玉詣印皮願我福力禳滅火
災若無所成從此喪命尋即奮身踰覆門闕
若有撲滅火盡煙消諸王親異重增板懼已
而顏色不動辭語如故問諸王曰忽此災變
甚遠成功心之所懷意將何謂諸王俯伏悲
泣對曰成功勝逆實傳來禁一旦灰燼何可
為懷況諸外道快心相賀王曰以此觀之如
來所說誠也外道異學中執常見唯我大師
無常是諦然我獲捨已周心願諸遂屬斯變
咸重知如來談諦之說斯為大善無可深悲
於是從諸王東上大密堵波登聽聽覽方下
階陛忽有異人持刃逆王王時窮迫却行進
級俯執此人以付群官是時群官惶遽不知
進救諸王咸請誅戮此人戒日王殊無忿色
止令不殺王親問曰我何負汝為此暴惡對
曰大王德澤無私中外有福榮我任愚不詳
大計受諸外道一言之惑輕為判奪首闕逆
害王曰外道何故與此惡心對曰大王集諸
國檀府庫供養沙門鑄佛像而諸外道自

遠召集不家省問心該愧恥乃令狂愚敢行
凶詐於是充開外道徒百有五百婆羅門並
諸高才應命召集諸沙門家王禮重乃射
火箭焚燒寶鬘寶鬘因救火家人潰亂臥於
時復害大王既無緣階遂雇此人趨陁行刺
是時諸王大臣請誅外道王乃罰其首惡餘
黨不罪還五百婆羅門出印度之境於是乃
還都也

城西北穿塔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在昔
於此七日說諸妙法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坐
及經行遺迹之所復有如來髮爪小窠塔破
說法窠塔波南瞻眺伽河有三伽藍同垣異
門佛像嚴麗僧徒商賈使淨人數千餘戶
精舍寶函中有佛牙長餘寸半珠光異色朝
變又改遠近相趨士庶咸集式俗瞻仰日百
千眾堅守者繁其誼雜撰立重稅宣告遠近
欲見佛牙輸大金錢然而瞻禮之徒實繁其
拒金錢之稅悅以心疑每於齋日出買高座
數百千眾燒香散花花雖盈積牙函不沒伽
藍前左右各有精舍高百餘尺石基窠室其
中佛像眾寶莊飾或鑄金銀或鍍鍍石二精
舍前各有小伽藍伽藍東南不遠有大精舍
石基窠室高二百餘尺中作如來立像高三
十餘尺鑄以鍍石飾諸妙寶精舍四周石壁

之上彫畫如來坐菩薩行所經事迹備悉鑿
石精舍南不遠有日天祠祠前不遠有大自
在天祠並坐青石俱窮彫刻規模度量同佛
精舍各有千戶充其麗掃鼓樂絃歌不捨晝
夜大城東南六七里說伽河南有窠塔破高
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在昔如來於此
六月說身無常苦空不淨其側則有過去四
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又有如來髮爪小窠塔
破人有瘡疾至誠焚燒必得瘡愈蒙其福利
大城東南行百餘里至納縛提婆羅城據說
伽河東岸周二十餘里花林清池牙相影照
納縛提婆羅城西北眺伽河東有一天祠
重閣層臺奇工異製城東五里有三伽藍同
垣異門僧徒五百餘人並學小乘說一切有
部伽藍前二百餘步有窠塔破無憂王之所
建也基碑傾偈尚高百餘尺是如來昔於此
處七日說法中有舍利時放光明其側則有
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
伽藍北三四里臨眺伽河岸有窠塔破高二
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昔如來在此七日
說法時有五百餘鬼來至佛所聞法解悟捨
鬼生天說法窠塔破側有過去四佛坐及經
行遺迹之所其側復有如來髮爪窠塔破自
此東南行六百餘里渡眺伽河向至阿踰陀

阿彌陀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穀稼豐盛花菓繁茂秩序和暢風俗善順好管福勸學藝如藍百有餘所僧徒三千餘人大乘小乘兼攻習學天祠十所異道寡少大城中有故伽藍是伐蘇時度菩薩釋尊日大羅漢釋尊等講義說法堂也

異論其個故基是世親菩薩為諸國王四方俊若沙門婆羅門等講義說法堂也

城北四百里臨流如河岸大伽藍中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如來為天人乘於此三月說諸妙法其個窣堵波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造迹之所伽藍西四五里有如來跋伽窣堵波

跋伽窣堵波比伽藍餘跡皆經部舍利遺多結論師於此製造經部毗婆沙論

城西南五六里大巷沒羅林中有故伽藍是阿僧伽明著菩薩諸益尊凡之處無著菩薩跋伽天宮於慈氏菩薩所受瑜伽師地論莊嚴大乘經論中邊分別論等蓋考大眾講宣妙理卷沒羅林西北百餘步有如來跋伽窣堵波其個故基是世親菩薩從觀史多天下見無著菩薩處無著菩薩健跋邏國人也佛去世後一千年中提婆利見承風悟道從稱

沙塞部出家修學頭之迎信大乘其弟世親菩薩於此一切有部出家受戒博聞強記造學研機無著弟子佛僧伽和者密行其彌高才有聞二三賢哲每相謂曰凡修行業願觀慈氏若先捨壽得遂宿心當相修語以解至其後師子覺先捨壽命三年不報世親菩薩亦捨壽時經六月亦無報命時諸異學咸皆譏謂以為世親菩薩及師子覺徒轉運趣遂無覺察其夜無著菩薩於夜初分方為門人教授定法燈光忽斂空中大明有一天仙乘虛下降即進階庭敬禮無著菩薩曰介來何慕今名何謂對曰從此捨壽命往親史多天慈氏內聚蓮花中生蓮花緣開慈氏讚曰善來廣慧善來廣慧旋繞繞周即求報命無著菩薩曰師子覺者今何在曰我旋繞時見師子覺在外眾中耽著欲樂無暇相顧詎能求報無著菩薩曰斯事已矣慈氏何相演說何法曰慈氏相好言莫能宣演說妙法義不異此慈菩薩妙音清暢和雅聞者志倦受者無厭

伽藍過一而會見無若弟子止戶牖外夜分之
 後隨十地經世親聞已感悟追悔甚深妙法
 昔所未聞詳錄之意彈發於舌舌為罪本今
 宜除斷即執錫刀將自斷舌乃見無著住立
 告曰夫大善教者至真之理也諸佛所讚眾
 聖彼宗吾欲海汝介今自悟悟其時矣何嘗
 如之諸佛聖教斷舌非悔昔以舌毀大乘今
 以舌讚大乘補過自新猶為善矣杜口絕言
 其利安在作是語已忽不復見世親承命遂
 不斷舌且語無著語受大乘於是研精覃思
 製大乘論凡百餘部並盛宣行從此東行三
 百餘里漢境伽河北至阿那雅住國神
 阿那雅住國周二千四百里國大都城臨
 境伽河周二十餘里其秩序土宜同阿踰陀
 國人淳俗質勤學好佛法監五所僧徒千餘
 人習學小乘正董部法天初十餘所異道雜
 居城東南不遠臨境伽河岸有窣堵波無受
 王之所建也高二百餘尺是如來昔於此處
 三月說法其側剛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道
 迹之所復有如來膝爪青石窣堵波其側伽
 藍僧徒二百餘人佛像莊飾威嚴如在臺閣
 宏麗奇製營起是昔佛能默察轉結論師於
 此製說一切有部大毗婆沙論從此東南行
 七百餘里度境伽河南闍牟那河北至路邊

那伽國度中地
 鉢遮那伽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據兩河
 交周二十餘里稼穡性盛異木扶疎亭序和
 暢風俗善順好學慕信外道伽藍而所僧徒
 寡少並皆習學小乘法教天初數百聖道是
 大城西南瞻博塗花林中有窣堵波無受王
 之所建也基雖傾陷尚百餘尺在昔如來於
 此處降伏外道其側剛有毘伽窣堵波經行
 道迹毘伽窣堵波側有故伽藍是提婆提婆
 菩薩作廣百論控小乘伏外道處初提婆菩
 薩自南印度至此伽藍城中有外道婆羅門
 高論有辯辯才無礙猶名寶寶及寶寶辭雅
 知提婆得究玄奧欲挫其鋒乃誦名問曰汝
 為何名提婆曰名天外道曰天是誰提婆曰
 我外道曰我是誰提婆曰狗外道曰狗是誰
 提婆曰汝外道曰汝是誰提婆曰天外道曰
 天是誰提婆曰我外道曰我是誰提婆曰狗
 外道曰誰是狗提婆曰汝外道曰汝是誰提
 婆曰天如是循環外道方悟自時厥後涼寂
 風歇
 城中有天祠登飾輪奐靈異多端依其典籍
 此處是眾生植福之餘地也能於此祠捐捨
 一錢功驗他所惠施千金復能輕生祠中斷
 命受天福樂悠永無窮天祠堂前有一大樹

杖華扶隸陰影蒙宿有食人鬼依而棲宅故其左右多有遺骸若人至此祠中無不輟棺身命既休邪說又為神誘自古迄今習謬無替近有婆羅門族姓子也闖遠多智明敏高才來至祠中謂衆人曰夫由俗部志難以導誘吾方同然獲術化亦既登臨俯謂友曰吾有死矣昔謂謬妄今驗真學矣天仙夜祭依空接引當從騰境捐此鄙形尋欲投身自取項絕親友諫諭其志不移遂布衣服過園樹下及其自投得全驅命久而醒曰唯見空中諸天召命斯乃邪神所引非得天樂也

大城東兩河交廣十餘里土地莠藎細沙砾浸自古至今諸王及族凡有捨施莫不至止周給不計名大施場今戒曰王者律條前條篤述專施五年積財一旦傾捨於其施場多聚珍貨初第一日置大佛像衆寶莊嚴即持上妙奇珍而以奉施次常任僧次現前衆次高才碩學博物多能次外道學徒隱淪肥遁次野寡孤獨貧窮乞人備極珍玩窮諸上饌如是節級莫不周施府庫既傾服玩都盡歸中明珠身諸樂終次第施與初無所悔既捨施已猶曰樂哉凡吾所有已入金剛堅固哉矣從此之後諸國君王各獻珍服嘗不踰旬府庫充初大施場東合流口日數百人自溺

而死彼俗以為願求生天當於此起絕粒自沉沐浴中流罪垢消滅是以異國遠方相趨奉止七日斷食欲後絕命至於山後野鹿辟遊水濱或濯流而返或絕食而死當戒日王之施也有一狢猴居河之濱獨在樹下屏迹絕食經數日後自斃而死故諸外道修苦行者於河中立高柱日將旦也便即昇之一手一足執柱端踞傍杖一手一足虛懸外伸臨空不屈延頭張目視日右轉遙乎瞻暮方乃下焉若此者其徒數十輩斯勤苦出離生死或數十年未嘗解息從此西南入大林中惡獸野象群暴行旅非多徒黨難以經涉行五百餘里至憍賞彌國此即今印度橋賞彌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土穠沃壤地利豐植粳稻多甘蔗茂氣序暑蒸風俗剛猛好學崇慕樹福善伽藍十餘所傾頓荒蕪僧徒三百餘人學小乘教天祠五十餘所外道寔多

城內故官中有大精舍高六十餘尺有剎柱佛像上懸石蓋鄢陀衍那王佛言出受者云之所作也室相間起神光時照諸國君王恃力欲舉雖多人眾莫能轉移迷圍供養俱言得真語其源述即此像也初如成正覺已上昇天官為母說法三月不還其王思慈願

園形像乃諸尊者段特伽羅子以神通力接
二人上天宮親觀妙相彫刻精禮如來自天
宮遷也刻檀之像起迎世尊世尊慰曰教化
勞耶開導未世莫此為異精舍東百餘步有
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其側不遠有
如來井及浴室并猶瓦殿室已頽毀

城內東南隅有故宅餘趾是具史羅_{摩訶}也
長者故宅也中有佛精舍及跋伽宰塔跋復
有故基如來浴室也

城東南不遠有故伽藍具史羅長者舊園也
中有窣堵波無曼王之所建立高二百餘尺
如來於此數年說法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座

及經行遺迹之所復有如來跋伽宰塔跋
伽藍東南重閣上有故窣室世親菩薩嘗住
此中作唯識論破斥小乘難諸外道

伽藍東菴段羅林中有故基是無著菩薩於
此作顯揚聖教論

城西南八九里毒龍石窟昔者如來伏此毒
龍於中留影變則傳記今無所見其側有窣
堵波無曼王之所建也高二百餘尺傍有如

來經行遺迹及跋伽宰塔跋病苦之徒求願
多食釋迦法蓋此國景後故上自君王下及
衆庶入此國境自然感傷莫不飲泣悲嘆而歸
龍窟東北大林中行七百餘里復說伽河北

至迦舍布羅城周十餘里居人富樂城傍有
故伽藍唯餘基趾是昔護法菩薩依外道處
此國先王扶於邪說欲毀佛法敬外道外
道衆中召一論師聰敏高才明達幽微者作
為邪書千頌凡三万二千言非毀佛法扶正
本宗於是召集僧衆令相權論外道有勝當

毀佛法衆僧無負斯言以謝是時僧徒懼有
退負集而讓曰慧日已沉法橋將毀王黨外
道其可敵乎爾勢者斯計將安出衆咸默然
無言談者護法菩薩年在幼稚辯慧多聞風
軌即達在大衆中揚言讚曰愚雖不敏請陳
其略誠宜以我疾應王命高論得勝斯靈祐

也做議墮真乃推齒也然則進退有歸法僧
無念念曰允諾如其善業奉應王命即昇論
席外道乃提頰細網扣擔辯義論其所執待
彼異論護法菩薩納其言而笑曰吾得勝矣

將覆逆而誦耶為亂辯而誦耶外道慙然而
謂曰子無自高也能領語盡此則為勝勝受
其文後釋其義護法乃隨其聲論述其文義
辭理不謬氣韻無差於是外道聞已欲自斷

舌護法曰斯舌非謝改軌是悔即為說法心
信意悟王捨邪道遵宗正法

護法伏外道側則有窣堵波無曼王之所建也基
碑傾陷尚高二百餘尺是如來昔於此處六

碑傾陷尚高二百餘尺是如來昔於此處六

大唐西域記卷第六

三藏法師 玄奘奉 詔譯
大慈持寺沙門 辨機 撰

四國

室羅伐志底國 劫比羅伐家地國

藍 摩 國 拘尸那城東國

室羅伐志底國周六十餘里都城荒蕪墮場無祀宮殿從基周二十餘里雖多荒圯尚有居人設採置瓦序和風俗淳實寫字好福伽藍數百比樓更多得徒摩少字正量邦天祠百所外遺甚多此則如來在世之時林道序那情多王此王即摩竭王所治國邦之故宮殿內有故基摩王殿餘聖也次更不遠有一故基上建小窠塔波音摩軍王馬如來所建大法堂也

法堂則不遠故基上有窠塔波美佛城妙殊通開林底唐言王宮王此王即尼利合得軍王之所建主法窠塔波美極遠多此王即尼利合得軍王故宅也善地長者宅則有大窠塔波美此王即尼利合得軍王窠塔利摩此王即尼利合得軍王利摩軍者室窠伏志底之山人也作苦生靈為善城而後人取指應首為覺發故苦母以先指我世尊慈恩方行舉化速見世尊焉自昔曰起今王天必與先師有教遺言在法書

佛故母當生梵天謂其母曰若今止上先當害彼大沙門者即彼能往逆世者如象於走餘行而逐山人指髮我懸不運世尊得曰何守都惡捨善本我惡深時指髮聞聲憐憫行非因即解命未入法中獲勸不急獲置漢果政府五六里有遊多林此王即尼利合得軍王獨圍居軍王大臣善地為佛定得令言焉如藍今已荒廢象門左右各度石柱高七十餘尺在柱無輪相於其地右柱封牛形於其上並無曼王之所建也窠塔波美餘故基獨一觀窠塔波獨存中有佛像昔者如象并三十三天馬等說法之後摩軍王闍出曼王到檀像佛乃逐此像善地長者仁而聖觀積而能敬能是濟倉粟其地老時天吳德乎給賦獨享願佛功德深生尊敬願建積令諸佛降臨世尊命舍利子隨指授手摩太子遊多園地矣建身約太子具以情告太子教言金造乃莫善地聞之心動如也即出黃金隨言而地有少禾滿太子時留曰佛談矣曰宜捨善積即於窠塔波建主窠世尊即之告阿羅曰因此善地乃賢林樹遊多前地二人同心式索功實自今已去應得此地為遊多園給與獨願

處奇如來之在世也。有病至奇。告獨處也。寧見而問曰。汝河前否。汝何獨居。曰。處性深。惡而耐。有病改。今學疾。無人體視。如來是時。憐而告曰。善男子。汝今肯。欲以手荷摩病否。皆欲出戶。外更易。欲轉。執馬。出。汝改。善。相。本佛。諸。益。皆。當。自。動。勵。剛。強。惡。心。徒。身。緣。恰。及。爾。國。而。北。有。小。宰。皆。汝。是。沒。特。如。羅。子。運。神。通。力。舉。合。利。子。未。等。不。勤。之。處。若。佛。在。無。熱。惱。沁。人。天。成。其。味。合。利。子。不。時。從。會。佛。命。汝。特。如。羅。往。召。來。某。沒。特。如。羅。未。命。而。往。合。利。子。方。持。讓。法。交。沒。特。如。羅。曰。世。尊。今。在。無。熱。惱。沁。分。汝。召。合。利。子。曰。且。止。須。救。補。竟。與。子。偕。行。沒。特。如。羅。曰。若。不。速。行。欲。運。神。力。舉。合。石。室。室。大。會。前。合。利。子。乃。解。衣。帶。置。地。曰。若。舉。此。等。或。身。或。動。時。沒。特。如。羅。運。大。神。通。舉。等。不。動。地。為。之。震。因。以。神。足。運。前。佛。前。見。合。利。子。已。在。會。坐。沒。特。如。羅。悅。而。告。曰。乃。今。以。知。神。通。之。力。不。知。智。慧。之。力。矣。舉。帝。宰。皆。汝。汝。不。速。有。升。如。來。在。世。汝。充。佛。用。其。例。有。宰。皆。汝。無。是。王。之。前。建。也。中。有。如。來。合。利。行。之。迹。說。法。之。處。坐。在。住。處。建。宰。皆。汝。沒。特。如。羅。皆。爾。室。皆。爾。起。或。數。天。無。或。爾。神。香。柔。福。之。祥。難。以。備。叙。如。羅。後。不。速。是。外。通。恐。忘。較。汝。告。以。諸。佛。處。

大唐西域記 卷六

如來十力。無受一切。律。智。人。天。宗。如。聖。賢。運。奉。時。踏。外。通。共。相。讓。曰。宜。行。詐。衆。中。誇。辱。乃。誇。辱。故。詐。為。惡。法。衆。所。知。已。密。而。假。理。尼。樹。州。鎮。惡。告。王。三。命。來。訪。於。遊。多。國。得。其。底。事。是。時。外。道。高。聲。鳴。言。壽。奉。摩。大。沙。門。等。礙。衆。忌。今。私。此。女。殺。而。汝。口。能。說。能。殺。何。汝。行。忌。對。天。空。中。隨。聲。唱。曰。外。道。西。人。無。此。誇。乎。如。羅。東。百。餘。步。有。大。深。坑。是。從。落。逐。多。欲。以。毒。藥。害。佛。生。身。陷。入。地。數。處。從。落。逐。多。天。法。射。殺。王。之。子。也。稱。劫。十。二。年。已。滿。持。入。屠。法。藏。後。為。利。故。衆。子。神。通。觀。近。惡。友。共。相。謀。曰。我。相。三。十。減。佛。未。幾。大。衆。圍。遠。何。異。如。來。思。惟。是。已。而。事。破。僧。合。利。子。沒。特。如。羅。子。奉。佛。拍。香。承。佛。殿。神。前。法。海。喻。僧。徒。和。合。從。逐。多。惡。心。不。捨。以。惡。毒。藥。置。指。瓦。中。欲。因。作。種。以。傷。害。佛。方。行。此。謀。自。遠。而。來。至。於。此。也。比。遂。折。季。生。臨。地。默。兵。而。獲。有。大。比。置。如。梨。亞。爾。毀。諸。如。來。生。身。陷。入。地。數。置。如。梨。臨。此。而。八。百。餘。步。有。大。深。坑。是。戰。退。邊。夏。門。女。毀。諸。如。來。生。身。陷。入。地。數。之。處。佛。為。人。天。說。諸。法。要。有。外。道。弟子。處。見。世。尊。大。衆。亦。皆。便。自。念。曰。要。於。今。日。屠。害。吞。屠。敗。其。尊。當。令。衆。師。獨。擅。勞。勞。乃。使。衆。水。至。於。坑。獨。圍。於。大。衆。

五九

師是時如來在迦多精舍聞悉齊起惡心持
風和暢吹雲山暴瀉其眼已昏德俱明而見
世尊在其前住發菩提心歡喜頂禮投狀而
去因隨報孝

大城而北六十餘里有敗殿是賢劫中人所
二萬歲時迦葉佛奉生破也殿而有軍時
波以正寤已初見父志破北有軍時波有
業波佛全身舍利至無憂王前達也佛北東
而行五百餘里至劫北窺代軍始聞也至劫
中北也

劫北窺代軍始聞四十餘里宮殿十數荒
無已甚王狀破比因覺不詳其內宮殿周十
四五里盡觀而敗基北殿因空荒久遠人皇
猶無無大君長城各立王上北良法探稱時
格象序無惡風俗和暢如舊其十有餘所
而宮殿之樹有一伽藍佛徒三十餘人習苦
小乘正堂報故天祠兩所異道雜居

宮殿內有發基帝故王正殿之上建精舍中
作王像其則不遠有故基摩訶摩那摩那夫
人發故之上建精舍中作夫人之像其則精
舍是釋迦菩薩降神母始處中作菩薩降神
之像上座部菩薩以囉哩囉哩沙衣月三十
日降降神母始處此五月十五日詣報射以
此月二十三日降降神母始處此五月八日

菩薩降神東北有軍時波所多山相太子
處摩羅誕室之日具林結法時淨飯王百詣
相師而告之曰此子生也善惡何若宜悉乃
心相言以對曰依先聖之記考吉祥之應在
家作轉輪聖王捨家者成等正覺是前所私
多仙自達而至中門時見王善處既前迎
歡請託寶座曰不意天弘今日降誕曰白衣
在天宮安居常坐忽見詣天群從高舞歡時
問言何視報之甚也曰天仙告知觀那洲中
釋提淨飯王第一夫人今生太子當降三善
提團胡一口智哉聞是語歡求釋仰所悲行
老不遭聖化

或而門有軍時波是太子與諸釋堵口擲象
之處及子投醫多能醫技術巨淨殿大王據
妻猶遲復夫取象方欲出故被逐多素異
徑力自外而入問取者曰嚴罵此象其難欲
乘白太子許還欲往奉取礙路逐多發憤引
象批其額既其應僅付悉路杜絕行途無能
轉移人家礙塞難從後至而門之曰誰死此
象曰我語逐多即與之解路太子至又門曰
誰馬不善害此象耶曰提海逐多害以杜門
難脫引之闕徑太子乃舉象高擲越度故重
其象墮北馬大深坑士俗相傳為象墮北也
其則精舍中作太子像其側又有精舍太子

紀說宮中作邪新能實并有羅拓頰係宮
側精舍作受業之像太子寺堂改基也

城東南滿有一精舍中作太子未白馬陵庶
之像其像威嚴也城四門外各有精舍中作
老滿陀人沙門之像是不子遊觀觀相增畫
深歎聖俗於此感悟令徒遊駕

城南行五十餘里至波城有軍塔波是梵劫
中人壽六萬歲時迦羅迦村默作本在波也
波而不通有軍塔波成正流已見父之處故
去而軍塔波有波如象遺身舍利前建石柱
高三十餘尺上封師子之像借記波波之事

無憂王建季迦羅迦村默佛城東光行三十
餘里至波大城中有軍塔波是寶劫中人壽
四萬歲時迦羅迦村尼佛不生破也東元不
遠有軍塔波成正流已見父之處波北有軍
塔波有波如象遺身舍利前建石柱高三十
餘尺上封師子之像借記波波之事無憂王
之所建也

故東北四十餘里有軍塔波是太子在附陰
觀耕田於此習定而得道波淨飯王見太子
坐樹陰入夜定日光迴照樹影不移心知室
聖更深珍歎

大城西北有數百千軍塔波羅健陀元處也
此道擇迦王竟尼時擇者其誤頗得九十七

百九十八人並深殺戮積了知非流此流光
天奪人心收斂惡毒

鉢鉢而南有白小軍塔波四釋提桓軍處切
摩軍王嗣位也未給釋提桓軍其非顯勢
以家人之子宜釋提桓軍王至為正后其
產子即是為毗盧擇迦王毗盧擇迦破邪軍
氏均委受業至此城而見相釋宣即中慈寫

皆釋解之遂四寫曰早於釋子教居此室此
宜皆釋述也擬佛若柔羅擇迦嗣位之後
遂復先序使與甲兵至此已而入城破人
折此部使折批拒兵寇逐殺已而入城破人
以馬柔翰王之詐亂馬法王之宗子致行石

暴安惡殺害汗辱宗門能親達波四人破逐
北迦室山一為鳥伐那國王一為梵那那國
王一為四摩咀羅國王一為南強國王其世
得業百靈不能破而三四里尼拘律樹林有

軍塔波無憂王建也解迦如象成正流已運
因見父王為龍法處涉殺王知如象降魔軍
已遊行化導情懷為仰思得禮敬乃令使請

如象曰昔則成怖害還本生願言在耳時乘
降臥使坐佛前具宣王意如象告曰却後七
日當還本生伐匠還已白王淨飯王乃告命

匠底羅持術路備種等香與路距臣四十里
外行寫奉迎是時如象與大眾俱八金剛剛

朔四天王前導帝釋與散界天侍在兜率
色界天境石路區舊借列在兵徒噴栢在東
如月改置或神如三尊先因衛七履步虛空
至玉國王與從臣禮敬已畢供兵運閣止尼
拘虛花侍如蓋其樹不遠可寧得效是如奈
於天樹下東面而坐走地母金線聚後次北
軍用波是如奈於此處八王子及五百釋提
城東門內路左有寧增波昔一切義成太子
於此曾捨收藝門外有自在天祠祠中有石
天像尼然起勢是太子在強羅中前入相也
淨敏王自羅伐尼因迎太子還也途次天祠
王曰此天祠多靈鑿鑿釋重檢米給必幼宜
竭太子至彼登歌美時備母抱而入祠其石
天像起迎太子太子已出天像復坐
城南門外路左有寧增波是太子與諸釋提
藝射敵從此東而三十餘里有小寧增波
其州有泉泉流澄鏡是太子與諸釋引強投
輕放矢能分半致遠表至此設因因滿清流
時俗相傳謂之箭米夫有疾病欲沐多登送
方之人持盥以歸隨其前而清以望靈靈神
冥爾多家症愈箭米東北行八九十里至嚴
代尼林有祥程浴池澄清飲饒難穿頭更其
北二十四五步有無憂亭樹今已枯梓亭履
鏡室之處善履以吹合任月提早八日當此

三月八日上座栢曰以吹合任月提早十
五日當此三月十五日次東寧增波無憂王
所建二龍浴太子處也善履生已不扶而行
於四方各七步而自宮曰天上天下唯我獨
尊今故而往生分已善履足前踏出火蓮平
二龍踏出往虛空中而各吐水一冷一暖以
浴太子
浴太子寧增波東有二清泉傍處二寧增波
是二龍從地踏出之處善履生已支屬宗親
莫不奔馳來水照浴夫人之將二泉涌出一
冷一暖遂以浴洗其而寧增波是天中釋林
格善履處善履初出浴也天帝釋以粉天衣
毘提善履次有回東增波是四天王抱持善
履處也善履從石而生已四天王以金色靴
及持善履置金枕上至母前曰夫人捉持粉
子疑可致慶詣天高善況世人乎
四天王持太子寧增波例不遠有大石柱上
作馬像無憂王之所建也後馬惡龍窟塞其
柱中折竹也傍有小河泉而流土俗呼曰油
河是摩耶夫人產母已天化此池光潤澄淨
欲令夫人取以沐浴除其塵令變為水其
流而感從此更行瞻野荒林中二百餘里至
藍摩國也
藍摩國也
薩摩國空瓦處久遠乃無杞城邑丘建居人

持儀政時裏面有觀軍塔高百尺昔者
如來入滅後已此國先王分得舍利特歸本
國大建密塔堂其則起神光時焉

軍塔波爾有一清池能每出遊形貌嚴石
宛然轉繞軍塔波爾行旅軍以救宜力
警密初無閉管昔無憂王之分建軍塔波
七國所建咸已闕廢至於此國少毀興工而

此池龍恐見陵奪乃變作海窻門前呼泉曰
大王情造佛法廣積福田故請軒駕降臨我
室王曰公蒙安在焉道遠乎塔波爾曰我此
必之龍王也末大王欲建塔波爾未請結王

受其請送入龍宮坐久之聞龍道曰救像惡
業受此罪身供養舍利其消罪各願王前往
觀而禮敬無憂王見已實然謂曰凡論供養

之具非人間所有也龍曰若強者願無廢毀
無憂王自度刀非其情遂不問發出沈之所
今有則此

軍塔波爾不遠有一伽藍僧衆躬履清前飲
然而以沙弥路任衣務遠方信至禮過兩陸
必留三日依養四事爾時龍先志曰若有惡等

同惡相召自迷而至禮軍塔波爾見諸群衆相
趨往來或以手受單或以鼻濕水各持異香
共為供養時衆見已悉敬感懷有一巫留使

格其成願皆供養與衆餘曰我後多福滋速

佛中歲月五流行常無紀此軍塔波爾佛舍
利聖德冥通摩末既通身此也亦可與同群
得畢餘餘故馬于交家皆之曰斯聖事也吾

等始望智不謀此因時自變無虧善業亦既
益群重仰無礙致然無局有終焉之志於是
牙牙為字引流成池波羅時時流掃掃歸轉

歷歲序心華無忘深因始王聞而雅尚覺塔
明資興建伽藍因而勸請屈知信得自介相
慶不汎元功而以沙弥德知借事涉殊如藍

東大林中行百餘里至七軍塔波爾無憂王之
所建也是太子所城至此解背衣去權給分
僕還處太子夜半所城遂回至此既允宿心

乃形言曰是夜出籠變去無雜最復釋駕之
處也於天冠中解末尼寶分雙夫曰汝請此
寶還自父王今茲遠道非勿違議欲前無帝

他時有滿願得迎日半曰如有何心宜駕
而逐太子善言慰喻感悟而還

迦駕軍塔波爾有遮那樹枝葉疎潤打枝高
在其特復有小軍塔波太子以餘寶交易鹿
皮衣處太子既斷髮易寬服去纏絡尚有天

衣曰斯服太侈如何改易時淨居天化作猴
人狀鹿皮衣指了負利太子舉其衣而謂曰
欲相賀易願見允從眾人曰善太子解其上
服從與眾人俱人已還復天身特所請衣

從處而去

太子易衣樹不遂有室殆汝無憂王之前庭

也是太子刺髮處太子從相謀取刃自削

其髮天帝釋捧上天宮以為供養時淨居天

子化作刺髮人執持鋸刀徐步而至太子謂

曰能割髮乎幸為我淨之化人定命遂為刺

髮斷髮出家時亦不定或云高麗年十九歲

曰二十九以吹谷任月後年八月斷髮出家

當此三月八日或云以吹谷任月後年十五

日當此三月十五日太子刺髮率增道東南

曠野中行百八九十里至尼拘盧陀林百草

樹波高三十餘尺牙如來寂滅舍利已分詣

邊境門無前得獲於法塵履那法塵履那

地收餘灰炭持至本園建比丘室基而舍供養

自茲已降奇迹相仍疾病之人前請多念

灰炭室相法則效如蓋中有過去四佛坐及

徑行通達之前

效如蓋左右數百家增道其一火者無憂王
前庭也亦委聖階高餘百尺自此東北大林
中折其路險峻絕危阻山牛野象辟淫穢
斷稠米行散為害不絕出此林已至拘尸那
揭羅國拘尸那
拘尸那揭羅國故都頌跋邑里爾察故城東
基月十餘里居人結縛罔悉毛蓋城內更九

隔有室增汝無憂王前庭尼拘盧陀林之故

宅也宅中有并濟管飲供方乃暨季歲月獲

洪水猶清美飲西北三三哩渡阿僧多代底

河河名無憂王前庭北古天竺有舊天竺河名曰

河西岸不遠至迦羅林其樹頗稠而皮青白

葉老無凋四圍特高如來寂滅之前也其大

軌積舍中作如來涅槃之像北首而西情有

室增汝無憂王前庭基覆頤尚高二百餘

尺有礎石柱以記如來寂滅之事蹟有文記

不書日月聞諸先記曰佛以生年八十吹谷

任月後年十五日入般涅槃當此三月十五

日也說一切有部別傳以迦利底迦月後十

八日入般涅槃當此九月八日也自佛涅槃

給那具數或云二百餘年或云三百餘

年或云千五百餘年或云已過凡百未滿千

年若合樹不遠有室增汝是如來舍舊履行

跡為辟障王救火之處乎於此地有大茂林
毛解羽被葉若火處驚風四起在始起時
有一鏡有能揚怒散覆清法處空奮濕晴天
帝釋俯而告曰汝何守愚唐帝相翻火火方
起焚燒林野豈汝能解消能撲滅汝曰說者
為汝曰故天帝釋耳據曰今天帝釋有大福
力無欲不遂故火極盛若指指掌及結無功
其容安在在大方城無得寸寸身復舍能往

越流水天香遂以鞠水沈澗其林火滅地消

左類全命故今謂之救火摩增波也

摩提火樹不達有摩增波是如來曾苦履行

時為鹿救左之處乃往古昔北有大林火災

中野飛走諸樹皆有救波之院後因猛火之

難莫不沉溺覺者奔命兵鹿樹落身壞頭流

穿及前牙自強無漸憂名徒至惡獲苦而濟

之筋力能竭深水而死時天杖機起摩增波

鹿陸滑而不達有摩增波是救波陀羅

年百二十春百多智開佛救波至雙樹間阿

阿羅曰佛亡身猶救波我使徒清願欲請開

遇正法覆開我有深疑恐無前請善賢送入

先開佛言有詣則乘自攝為師各有異法至

劫畢俗壽吞摩百四能盡知邪怖言母

志深究乃為法救善賢開已心淨信解未入

法中更其足或知來告曰法至能取味道異

字於花行者當試可於救法中淨發花行在

救靜靜結救實則可於救法中淨發花行在

人行牙即何願救善賢曰也善慈念淨無

執四救救字三業方順佛言救先已說在人

行牙於是善賢出家不受其或勤勵習身

心勇猛已而於法無疑自作淨法分未又

果踐履波諸滿已盡行已立不忍見佛入

大涅槃即於象中入大界定現神通事而先

救波是為如來最後弟子乃先渡度即善徒

度憂亮是也善賢救波則有摩增波是証金

剛辨地之處火災世尊隨機利化功已畢

入救波樂於雙樹間北首而於托金剛神密

迹力士見佛波度惡悔心言如來捨故入大

涅槃無歸依無覆護毒將深入怒火燒陰陰

全剛辨地辨地久而又起惡業德基互相

謂曰至元大海難作并據無胡美疾痛為達

短全剛辨地則有摩增波是如來救波已七

日供養之處如來之精救波也光明善惡人

天華會莫不惡取更相謂曰大覺世尊今前

救波來至福壽也聞無依如來石扇拜師子

林告諸大眾勿謂如來畢竟救波法身常住

雖諸變易當常解息早求解脫諸法留等救

救惡怖時阿泥律及陀律告諸眾

智上止勿應論天機從時末羅家供養已訖

欲舉金指指涅疊殺耶前時阿泥律陀吾言

且止諸天欲留七日供養於是天眾持妙天

等遊虛空禮聖德各滿誠心共興供養停罷

則有摩增波是摩訶摩耶夫人聖佛之處如

未救波指燈已畢時阿泥律陀上昇天宮告

摩耶夫人曰大聖法王今已救度摩耶願已

惠雙則純與誇天氣至雙樹間見佛伽風鉢
及勝教指之号飾能而復聲曰人天福盡也
聞報渡今此指物宜無有主知象聖力金指
自開試光顯合掌坐懸阿羅母遠乘下降指
行法介願勿深惡阿羅新表而結佛曰後世
隨教語何以對曰佛已涅槃慈母摩耶自天
宮降立雙樹間如象馬指不孝象生從金指
起合掌說法破光渡河三百餘步有象指渡
是如來象身之處此象黃黑土離灰皮至缺
未辨或得舍利如象寂滅入天惡感七寶馬
指千觀變身發香李建塔玉未覆之家奉與
發引前後母從北渡金河臨滿香油積多香
木觀大以東二觀不燒一控視身一最靈外
為指象生分散舍利唯有雙凡像無雜獲
身例有象指渡如象為大迦葉波現雙足起
如象金指已下香木已積火燒不燃象波驚
駭阿泥林陀言指迦葉波耳時大迦葉波與
五百弟子自出林來至指尸跋問阿羅曰世
尊之香可得見邪阿羅曰今觀觀輪空指周
指香木已積而事燒燒是時佛於指內為出
雙足指指之上見有美色問阿羅曰何以可
此曰佛和涅槃人天惠物象波進法致斯真
色迦葉波作禮建塔興讚香木自燃大火燒
盛故如象寂滅三從指出初出臂問阿羅治

路次起坐為母說法後見雙足示大迦葉波
現足例有象指渡無憂王所進也走八王分
舍利處前建石柱刻記其事佛入涅槃後涅
塵鼓耶已歸八國王箱四兵至進直往塔塚
門詳物尸力士曰天人導師此國汝故自
進來請分舍利力士曰如象降香即斷下土
波也聞則導象象生慈心如象舍利自當供
養徒致道路終無得獲時諸火王避辭以求
說不相允望指之曰禮請不從此成非直
往塔塚門揚言曰念我大慈世尊至於指香
孫亞俄劫想所具願今欲相殺此非直也今
舍利在此當均八分各借長養何至與兵指
力士依其言身時均堂欲作八分中釋謂諸
王曰天當有分勿恃刀能阿那摩吞多龍王
文開龍王醫邪林咀囉龍王讓作是龍無通
我身若以刀者象非敵象直性塔塚門曰勿
殺誰也宜共分之而作三分一歸天二龍象
三歸人間八國宜分天龍人王莫不慈感分
命結案塔波西而行二百餘里至天色聚有
婆羅門表石巨雷摩手不離香完五明象
三寶接其居則建王僧初前指資用備盡珍
飾或可象僧往來中路慈惠請留盤心供養
或止一宿乃至七日其後設賞迎王與象佛
法象僧抱好底月難沁而塔塚門每獲羅用

大唐西域記卷第七

三藏法師 玄奘奉 詔譯
大持持寺沙門 辯說 撰

五國

婆羅瓊瑠斯國

戰主國

吠舍釐劫支國

弗栗持國

尼攸摩國

婆羅瓊瑠斯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西臨波
伽何長十八九里廣五六里閭闔稱此居人
聚庶衆積巨萬室盈奇貨人性溫恭俗重
學多信外道少敬佛法氣序和藹稼穡粟木
扶疎茂草藂靡仰葢三十餘所僧徒三千餘
人並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百餘所外道方
赫人並多宗事大自在天成斷髮或堆髮露
形無服塗身以灰精勤苦行求出生死
大城中天祠二十所層畫祠宇彫石文木茂
林相蔭隨係交帶鑄石天像畫殿百尺威嚴
蕭然懍懍如在
大城東北婆羅瓊瑠河西南有眾塔位無憂王之
所建也高百餘尺前建右柱若群若鏡光潤
疑冰其中常現如來影相
婆羅瓊瑠東北行十餘里至鹿野伽藍界果
八分建短周塔層軒重閣麗窟窺規矩僧徒一
千五百人並學小乘正量部法大垣中有精

大唐西域記 卷七

舍高二百餘尺上以黃金覆起作若段羅果
石為基陸製作層龕龕中四圍飾級百數皆
有隆起黃金佛像精舍之中有鑄石佛像等
如來身作轉法輪勢
精舍西南有石窠塔位無憂王建也其難極
階尚餘百尺前建石柱高七十餘尺石合玉
潤整照映徹慈慈新影見衆像善惡之和
時有見者是如來成正覺已初轉法輪起也
其側不遠窠塔位是阿若憍陳如等見菩薩
捨苦行遠不待衛來至於此而自習定其傍
窠塔位是五百須臾同入涅槃起又三窠塔
位過去三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

三佛經行側有窠塔位是梅咀羅耶_{此言此即}
此窠塔位受成佛記起昔者如來在王舍城
鷲峯山告諸婆伽當來之世此瞻部洲土地
平正人壽八万歲有婆羅門子慈氏者身具
金色光明照朗當捨家成正覺廣為衆生三
會說法其得度者皆我遺法植福來生也其
於三寶保教一心在眾出家持戒戒皆蒙
化導標果解脫三會說法之中及我遺法之
徒然後乃化同緣善友是時慈氏普聞佛
此說從座起白佛言願我作彼慈氏世尊如
采者曰如彼所言當經此果如上所說皆我
教化之儀也

六九

蓋氏若薩受記西有窰塔彼是釋迦菩薩受
 記之起賢劫中人壽二萬歲迦葉波佛出現
 於世轉妙法輪開化含識授護明菩薩記曰
 是菩薩於當來世衆生壽命百歲之時當得
 成佛子釋迦牟尼釋迦菩薩受記南不遠有
 過去四佛經行道近長五十餘步高可七尺
 以青石積成上作如來經行之像像形像其
 威嚴肅然肉髻之上特出鬘髮相無隱神
 聖有微於其垣內重迹甚多諸精舍窰塔或
 數百餘所略舉二三難用詳述
 伽藍垣西有一清池周二百餘步如來管中
 藍浴次西大池周一百八十步如來管中
 器次北有池周二百五十步如來管中洗衣凡
 此三池並有龍止其水既深其味又甘滋淨
 故常無竭誠有人慢心溺此池者金甌羅
 獸多爲之害若深恭敬汲用無懼洗衣池側
 大方石上有如來袈裟之迹其文明敬煥如
 雕鏤諸淨信者每來供養外道凶人輕踏此
 石池中龍王便興風雨
 池側不遠有窰塔彼是如來修菩薩行時爲
 六牙象王纏人剝其牙也詐服袈裟穿狐伺
 捕象王爲敬袈裟送換牙而換焉
 換牙側不遠有窰塔彼是如來修菩薩行時
 懸世無權示爲鳥身與彼雜糞白象於此相

聞諱先見是且拘律樹各言事迹述編長幼
 北漸遠近人知上下
 導俗歸彼其間不遠大林中
 與提婆達多相爲鹿王斷帝之起昔於此鹿大
 林之中有兩群鹿各五百餘蹄此國王改選
 原澤菩薩鹿王前請王曰大王殺穢中原樂
 燦飛矢凡我徒屬命蓋甚畏不日膏臯無所
 充膳願欲次晝日輪一鹿王有割鮮之膳我
 延旦夕之命王善其言起駕而返兩群之鹿
 更次輪命提婆達多有懷孕鹿次當就死白
 其主曰身雖屬死子未次也鹿王怒曰誰不
 賢命雌鹿嘆曰吾王不仁死無日矣乃皆息
 菩薩鹿王鹿王曰悲哉慈母之心思及未形
 吾今代汝迷至王門道路之人傳聲唱曰彼
 大鹿王今來入邑都人士庶莫不馳觀王之
 聞也以為不誠閉者白至王乃信然曰鹿王
 何速來耶鹿曰有雌鹿當死胎子未產心不
 能忍教以身代王聞歎曰我人身鹿也介瀧
 身人也於是悉放諸鹿不復輪命即以其林
 爲諸鹿藪因而謂之鹿鹿林焉鹿野之号自
 此而興伽藍西南二里有窰塔彼高三百
 餘尺基趾廣峙瑩綺奇玩既無骨輪便置覆
 鉢維建表柱而無輪鐸其側有小窰塔彼是
 阿若橋陳如等五人業制迦佛處也初護婆

易刺他悉能隨結一劫賊情太子論哉之
後樓山隱谷忘身和法淨飯三乃命家族三
人勇氏二人曰我子一切義成捨家修學孤
避山隱獨起林藪故命余曹隨知所止內則
叔父伯勇外則既君且臣夙勤靜宜知謹
止五人銜命相望營衛因即勸求欲期出離
每相謂曰夫修道者苦證耶佛證耶二人曰
安樂爲道三人曰勤苦爲道二三交爭未有
以明於是太子思惟至理爲伏苦行外道節
麻米以支身彼二人者見而言曰太子所行
非真實法夫道也者樂以證之今乃勤苦非
吾徒也捨而遠遁思惟果證太子六年苦行
未證菩提欲發苦行非其父乳糜而證果斯
三人者聞而歎曰功垂成矣今其退矣六年
苦行一旦捐功於是相從求訪二人既相見
已匿坐高論更相諷曰昔見太子一切義成
出王宮就荒谷去珠服披鹿皮精勵志貞
節苦心求深妙法期無上果今乃受牧犬乳
糜敗道虧志吾知之矣無能爲也彼二人曰
君何見之說歎此猶蹶人耳夫處乎深宮安
乎尊勝不能靜志遠迹山林棄繯輪三位爲
鄙賤人行何可念哉言增初祖耳菩薩俗尼
遠向坐菩提樹成等正覺兮天人睡寂然宴
照惟察慮度曰彼徒頭顱子者證非想定堪

大唐西域記 卷七

受母法空中請天身聲報曰誓願童子今終
已來經今七日如來歎惜斯何不過垂開妙
法速從變化重更觀察營求世界有阿藍地
藍得無所有處定可接至理諸天又曰應於
五日如來再歎其善祐又更諦觀諸天已
歎唯鹿林中有一人者可先誘導如來今
時起菩提樹趣鹿野園威儀寂靜神光晃曜
毫含玉彩身真金色安詳前造導以彼人斯
五人遙見如來手相謂曰一切教成後來者
是歲月速淹重累不證心期已退故尋吾徒
宜各點然勿起迎禮如來漸近感神動物五
人忘制拜迎問訊侍從如儀如來漸誘示之
妙理兩安居異方獲果證
鹿林東行二三里至翠塔波傍有園池周
八十餘步一名救命又謂烈士聞諸先志曰
數百年前有一隱士於此池側結廬屏迹博
習伎術究極神理能使瓦礫爲寶人畜易解
但未能取風雲陪仙駕開闢考古更求仙術
其方曰夫神仙者長生之術也將欲求學先
定其志築建壇場周一丈餘令一烈士信勇
昭著執長刀立壇隅身絕語言自昏達旦求
仙者中壇而坐手按長刀口誦神呪收視反
聽遠明登仙所執益刀變爲寶劍陵虛窟空
王諸仙侶執劍指處所欲皆從無喪無老不

七一

病不死是人既得仙方行訪烈士營求曠底
未踏心願後於嶽中遇見一人悲號逐路隨
士觀其相心甚度挽印而慰問何至悲傷曰
我以貧寒備力自濟其主見知特謀信用期
滿五庫當酬重賞於其忍勤苦志數辛五年
將周一旦遺失既焚官辱又無所得以此為

心悲悼誰恤隱士命與同遊來至草廬以拊
力故化具有舞已而今入池浴服以新衣又
以五百金錢遺之曰盡當求求幸無外也自
時厥後較加重賂潛行陰德成款其心烈士
屢求効命以報知己隱士曰我求烈士殊歷
歲時幸而會遇奇願應圖非有他故願一夕

不聲耳烈士曰死尚不辭豈徒屏息於是設
壇場受仙法依方行齋坐持日醮醮恭之後
各司其務隱士誦神呪烈士按劍刀將將曉
矣忽發聲叫是時空中火下煙焰雲蒸隱士
疾引此入入池避難已而問曰試于無賢何

異更起見昔弟主朋來就謝感荷厚恩忍不
報語彼人震怒遂見殺害受中陰身賴屍狀
措猶猶願歷世不言以報厚德遂見託生南印
度大婆羅門家乃至受胎出胎備經苦厄荷
恩荷德皆不出降酒子受業冠婚長親生子
每念前恩忍而不語宗親戚屬咸見怪異年

過六十有五我妻謂曰汝可言矣若不語者
當殺汝子我時惟念已隔生世自願求老準
此雅子因止其妻今無殺害遂發此聲耳隱
士曰我之過也此魔變耳烈士感恩悲慕不
成積志而死冤火災難故曰汝命感恩而死
又謂烈士池

烈士池西有三獸窟堵波是如來修善護行
時繞身之衣劫初時於此林野有狐兔猴異
類相悅時天帝釋欲驗修善隨行者降靈應
化為一老夫謂三獸曰二子善安隱乎無
驚懼耶曰依尊草遊茂林異類同歡既安且
樂老夫曰聞二子情厚意密忘其老學故

此速尋今正飢乏何以饋食曰幸少留此我
躬馳防於是同心虛已分路營求狐飲水漬
啣一餅鯉殺於林樹採異草蕪快茶至止同
進老夫唯兔空還避彈左右老夫謂曰以吾
觀之今曹未和便孤同志各能安心唯兔空

還獨無相饋以此言之試可知也免聞讒議
謂狐後曰多聚醜蘇方有所作狐後親視街
草窠水既已滋榮猛焰將燒此其一變辭畢入
早少所求難遂取以微躬充此一變辭畢入
火尋即致死是時老夫復帶身除煙收骸
需數良久謂狐後曰一何至此吾感其心不
低其逆寄之月輪傳乎後世故汝成言月中

之免自斯而有後人於此建窠塔彼從此願
敬佑何旋東行三百餘里至戰王國對面
戰王國周二千餘里都城臨眺知何周十餘
里居人崇崇邑里相隣土地膏腴稼穡時穡
氣序和暢風俗淳質人性犷烈邪正無信伽
藍十餘所僧徒數千人並皆遊習小乘教法
天祠二十異道雜居矣大城西共伽藍中亭
塔彼無憂王之所建也印度記曰此中有如
來舍利一外昔者世尊嘗於此處七日之中
爲天人衆顯說妙法其困則有過去三佛坐
及經行遺迹之處降此復有慈氏菩薩像形
量雖小威神嚴靈聖蹟通奇迹開起
大城東行二百餘里至河避陀灣刺擊僧伽
藍難陀不周垣不廣扉飾其工花池交影蓋
閣連梵僧徒商種架俟序開諸先志曰昔
大雪山北窠貨遜國有餘學沙門二三同志
禮額餘閑每相謂曰妙理幽玄非官族所究
聖迹昭著可足趾所希宜詢莫逆親觀聖迹
於是二三交友杖錫同遊既至印度寓諸伽
藍輕其邊鄙莫之見舍外追風露內界口旌
顏色標悍形容枯槁時此國王出遊近郊見
諸客僧怪而問曰何方乞士何所因來耳旣
不穿衣又垢弊沙門對曰我親貨遜國人也
恭承道教高蹈俗塵率其同好親禮聖迹慨

以薄福衆所同奉印度沙門英弱羸瘠欲還
本土迴禮未周雖迫勒苦心迷後已至聞其
說用增悲戚即斯勝地建立伽藍白藍題書
爲之制曰我惟尊居世上貴極人中斯皆三
寶之靈祐也旣爲人王受佛付囑凡厥餘衣
吾當意濟建此伽藍式招轉枝自今已來諸
穿耳僧我此伽藍不得止舍因其事迹故以
名焉阿避陀刺擊伽藍東南行百餘里南
陵院伽何至摩訶聲羅邑並婆羅門種不遵
佛法然見沙門先訪尊衆知其強識方深禮
敬院伽何共有那邏延天祠重閣層臺與其
麗飾諸天之像栴石而成二極人謀靈應難
究那邏延天祠東行三十餘里有窠塔彼無
憂王之所建也太半階地前建石柱尚餘二
丈上作師子之像刻記伏鬼之申昔於此處
有曠野鬼恃大威力噉人血肉作害生靈肆
極敬崇如來賤諸衆生不得其死以神通力
誘化諸鬼專以歸依之敬稱以不殺之戒諸
鬼承教奉以周旋於是舉石請佛安坐願聞
正法充念護持自茲厥後無信之徒競共推
覆鬼置石座動以方數尺之能轉茂林階地
周基左右人至其側無不心懼
伏鬼倒不遠有數伽藍雖多傾毀尚有僧徒
並皆遊習大衆教法從此東南行百餘里至

一發塔故塞已種階除高教大昔若如來殺

滅之後八國天主分舍利色摩舍利婆羅門

等處我內分後諸王而發羅門持統以轉既

得所點舍利並建塔塔波新置內因以名

至後無王開取舍利瓶改建大塔塔波或

至春日時燭光明從此東北渡宛如河行百

四五十里至吹舍釐國即吐中今地

吹舍釐國周五千餘里土地沃壤花果茂盛

茶沒羅果皮造果既多且貴氣和暢風俗淳

質好福重學邪正雜信伽藍數百多已把據

存者三五僧徒稀少天祠數十異道雜居露

形之徒寔繁其當吹舍釐城已甚傾頹其故

基趾周六七十里宮城周四五里少有居人

宮城西北五六里至一伽藍僧徒寡少留學

小乘正量部法師有窣堵波是昔如來說說

摩羅詰經是者子實稱等歡寶蓋促其東有

一窣堵波諸佛持如來鉢上樹取靈之靈池

南不遠有窣堵波是諸佛聚奉佛靈池西

北隅猶有窣堵波像伽藍東北三四里有窣

堵波是吐摩羅結縛羅羅羅羅羅羅羅羅

不遠有一神舍其狀靈輒傳云積石即無塔

積長者現狀說法之處去此不遠有窣堵波

長者子實稱故宅也去此不遠有窣堵波是

卷沒羅女故宅佛娘母等諸苾芻尼於此證

入涅槃

伽藍北三四里有窣堵波是如來將往拘尸

那國入般涅槃人與非人隨從世尊至此停

立次西北不遠有窣堵波是佛於此最後觀

吹舍釐城其南不遠有精舍前建窣堵波是

卷沒羅女圍持以施佛卷沒羅圍側有窣堵

波是如來告涅槃處佛昔在此告阿難曰其

得四神足者能往壽一劫如來今者當壽幾

當退紮廣聞歡喜而退阿難林中忽感異裝
來白佛言我在林間覓見大樹枝葉茂盛陰
影蒙密時風忽起摧散無餘將非世尊欲入
家滅我心懷懼故來請問佛告阿難吾先告
汝汝為魔蔽不曉請留魔王勸我早入涅槃
已許之期斯是也

告涅槃期不遠有卒塔故千子見父母既
也昔有仙人隱居巖谷仲春之月鼓羅清涼
應慶隨飲感生女子姿艷過人唯脚似鹿仙
人見已收而恭焉其後命令求火至餘仙虛
足所履地迹皆有蓮花符仙見色深以奇之今
其緣慶方乃得火慶女俟命得火而還時燒
豫王改遊見花尋迹以求悅其奇怪同載而
返相師占言當生千子餘慶聞之莫不圖計
日月既滿生一蓮花花有千葉葉坐一子餘
婦誣罔咸稱不祥投就如何隨波泛陸烏者
延王下流遊觀見黃雲蓋乘波而來取以開
視乃有千子乳養成立有大力焉持有千子
拓境四方兵威乘勝特次此圖時梵釋王聞
之甚懼震懼兵力不敢計無所出矣是時鹿
女心知其子乃謂王曰今寇戎臨境上下罹
心賊妻恩能敢強敵王未之信也憂懼良
深鹿女乃昇城樓以待寇至于子將兵圍城
已而鹿女告曰莫為逆事我是故母故是我

千子謂曰何言之謬鹿女手按兩乳泣注
千岐天性所感咸入其口於是解甲歸宗釋
兵返葦兩國交歡百姓安樂于子歸宗倒不
遠有卒塔故是如來經行舊迹指告衆曰昔
吾於此歸宗見親欲知千子即塔故中千佛
是也述本生東有故基上建卒塔故此光明時
燭祈請或遂是如來說普門陀羅尼等經重
閣講堂餘址也

講堂倒不遠有卒塔故中有阿難半身舍利
去此不遠有數百卒塔故欲定其數未有定
知是千獨覺入寂滅起吹食葦城內外周履
聖迹繁多難以具舉亦勝故披魚鱗間時處
月驟改炎涼亞稔林既摧殘池亦枯涸朽林
餘迹其詳驗焉

大城西北行五六十里至大窰塔破粟姑蘇
塔于口也別如來處如來自吹食葦城
趣拘尸那國苗粟咕婆子聞佛將入寂滅相
從號悲世尊慨現褒義非言可喻即以神力
化作大何崖岸深絕峻嶺迅急諸粟咕婆悲
瀾以止如來留鉢為作遺念
吹食葦城西北城二百里有故城荒蕪久
居人曠少中有窰塔故是佛在昔為諸菩薩
人天大眾引說本生燈菩薩行首於此城為
轉輪王号曰摩訶提婆有七寶應王四

天下觀衰變之相體無常之理真機高蹈忘情大位捨國出家密未偕享

城東南行十四五里至大眾塔故是七百賢聖重結集起佛涅槃後百一十年吹舍窟城

有諸婆羅達離佛法謬行戒律時長老那舍陀住憐舊羅國長老三善伽住秣菟羅國長老聲故多在韓若國長老沙羅住吹舍窟國

長老富聞蘇弥羅住安羅梨弗國諸大羅漢心得自在持三藏得三明有大名稱眾所知

識皆足尊者阿難弟子時那舍陀遣使告諸賢聖皆可集吹舍窟城猶少一人未滿七百

是時富聞蘇弥羅以天眼見諸大賢聖集議法事運神足至法會時三善伽於大眾中右

祖長跪揚言曰眾無憐欬哉念昔大聖法王善撰寂滅歲月雖遙言教尚在吠舍釐城

卿忘茲羽譯於戒律有十事出違十力教今諸賢者深明持犯俱承大德阿難指海念報

佛恩重宜聖旨時諸大眾莫不悲感即召集諸婆多依毗奈耶制制止削除謬法宣明聖教

七百賢聖結集南行八九十里至憐吠多補羅僧伽藍層巖巖突重閣聲震僧眾清肅並

學大眾其傍則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處其側翠塔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在

昔南趨摩揭陀國北顧吹舍窟城中途止息遺迹之處

憐吠多補羅伽藍東南行三十餘里統伽河南北岸各有一窠塔故是尊者阿難陀分身

與二國處阿難陀者如來之從弟也及聞樹持持物德識備去世後繼大迦葉任持正

法導進學人在摩揭陀國於林中經行見一沙弥誦佛經章句錯謬文字紛亂阿難聞

已感慕增懷徐詣其所提攜指授沙弥笑曰大德老矣所言謬矣我師高明春秋鼎盛親

承示誨誠無所誤阿難默然退而嘆曰我年雖遠為諸眾生發久住世任持正法發眾生

垢重難以誨語久留無利可速歸度於是去摩揭陀國趣吹舍窟城曉曉伽陀尼舟中流

時摩揭陀王聞阿難去情深繼德即嚴戎駕疾馳追請數百千象營軍兩岸吹舍窟王聞

阿難來悲喜益心亦治軍奔馳迎候數百千象充集北岸兩軍相對旌旂警日阿難恐

關其兵更相殺害從舟中起上昇虛空示現神變即入寂滅化火焚餘燼又中折一蘆兩

岸一墮北岸於是二王各得一分子象軍競備俱環本國起窠塔波而修供養從此東北行

五百餘里至弗栗特國此國在東

弗栗特國周四千餘里東西長南北狹土地

青鹿花果靈氣序微素人性騁慕多欲外
遺少信佛徒僅藍十餘所僧徒幾千人大小
二乘兼功通學天祠數十外道寔眾國大都
城号占之學多已頽毀故宮城中尚有三千
餘家若村若邑也大河東北有伽藍僧徒或
少學甚清尚從此西行依河之濱有寧塔或
高餘三丈南帶長流大悲世尊度人觀也
起在佛世五百德人結儕附實地捕水族於
此河流得一魚有十八頭頭各兩眼諸漁
人方欲嘗之如來在吹舍靈國天眼見與悲
心乘其時而化導因其機而啓悟告諸大衆
弗樂特國有大魚我欲導之以悟諸漁人亦
宜知時於是大衆圍繞神足履虛至於河濱
如常敷座遂告諸漁人介勿報魚以神通力
開方便門廣救大魚今知宿命能作人語真
解人情介時如來知而故開放在前身曾作
何罪派轉惡趣受此弊身魚曰昔承福慶生
自妻族大慈聖門劫比他者我身是也持其
袿袿陵幾人倫持其博物都騰經法以輕慢
心毀謗諸佛以醜惡語言辱衆僧引類形比
謂若耽墮象馬諸醜形對此惡業受此弊
身尚資宿善生遭佛世目親機攝化如應開
導意既開法於是命終承茲攝力上生天宮

於是自觀其身何母生此既知宿命報佛
恩與諸天衆肩隨及止前禮既畢右繞進立
以天寶香花指供來世尊指告德人爲說世
法於即成管輪諸禮機裂網焚舟歸真受法
既服法衣又聞至教旨出塵垢俱證聖果度
漁人東北行百餘里故城西有寧塔波無憂
王所建高百餘尺是解在昔於此六月說陰
度諸天人此北百四五十步有小寧塔波如
來昔於此處爲諸空勞制戒次西不遠有如
來摩伽寧塔波如來昔於此處近遠邑人相
趨輻湊焚香散花燈炬不絕從此西北千四
五百里路山入谷至尼波羅國
尼波羅國周四千餘里在雪山中國大都城
周二十餘里山川連屬宜銀露多花果出赤
銅葦牛命鳥爲寶用赤銅錢氣序寒列風俗
險峻人性剛犷信義輕薄無學藝有工巧形
貌醜弊邪正兼信伽藍天祠接連連隔徒
二千餘人大小二乘兼攻繪習外道異學其
教不詳王刹帝利乘咕婆種也志學情高純
信佛法近代有玉号奢輸伐摩 碩學聰
敏自製聲明論重學教攝通著聞都城東
南有小水池以人火投之水即起更投餘
物亦變爲火從此復還吠舍登國南度稅伽
河至摩揭陁國

經辭為書生之心欣然自得日暮言歸憊懣而止學徒曰前官戲耳幸可同歸林中盛歡恐相飛客書生遂留往來樹側見夕之後其光燭野管絃清雅權帳陳列既見老翁策杖來趨復有一姬携引少女並賓從盈路枝履寒襟袖乃指少汝曰此君之弱室也謝歇帶德繼七日馮學後疑為歡客往而求之乃見獨坐樹陰若對上客告與同歸辭不從命後自入城拜謁親故悅其始末聞者驚駭與友諸人同往林中咸見花樹是一大空廬僕從候驅馳往來而依老翁從容接對陳饋奏樂賓主禮備諸友還城具告遠近暮歲之後生一子男謂其妻曰吾今欲歸未忍離阻適復留止棲寄側露其妻既聞具以白父翁謂書生曰人生行樂誰必故鄉今將奉室宜無異志於是役僕之徒功成不日香花薦城遷都此邑由波子故神為茲城自介之後國名改叱蒼簾子城焉

王故官比有石柱高數十尺是舞臺王作地獄處釋迦如來假祭之後第一百年有阿輪迦阿王王城王者頻毗提羅言口吐黑龍王之曾孫也自王舍城遷都於此蒼簾幕外郊周於故城年代遠遺唯餘塔基如蓋天祠及穿塔餘餘數百在者二三唯故官

地臨宛伽河小城中有子餘家初舞臺王嗣位之後舉指背暴乃立地獄作室生監周垣峻時開樓特起墓始供鑿銘鋒利刃備諸苦具擬降幽捨招募凶人立為獄主初以國中把法罪人不校輕重投入塗炭後以行經獄次擒以誅戮至者皆死遂城口為時有沙門初入法眾進里乞食遇至獄門獄吏凶人擒欲殘害沙門禮佛請得遺獄獄見一人縛草入獄斬截手足碾裂形骸俯仰之間肢體糜散沙門見已深增悲悼無常觀證無尊泉殺辛日可以死矣沙門既證聖果心克生死躍入饒湯若在清池有大蓮花而為之座獄主驚駭馳使白王王逸躬親深欲靈祐獄主曰大王當死王曰云何對曰王先垂命今監刑獄凡至獄垣皆從殺害不云王入而獨免死王曰法已一定理無再變我先垂今豈除汝身汝火墮生我之吞也即命獄卒投之洪鑊獄主既死王乃得出於是類諸煙遊廢獄寬刑

羅漢曰幸以宿福位臻人尊概茲障累不遺
 佛化今者如來遺身舍利欲重修建諸窣堵
 波羅漢曰大王以福德力役使百靈以弘誓
 心匡護三寶是所願也今其時矣因為廣說
 獻土之因如來慈記興建之功無憂王聞已
 慶悅召集鬼神而令之曰法王導利舍靈有
 慶我寶窟尊極人中如來遺身重修供養
 今介見神効力同心境極勝部戶滿拘胎以
 佛舍利起窣堵波心發於我功成於此勝福
 之利非欲獨有宜各營繕待後告命鬼神役
 官在所興功功既成已成來請命無憂王既
 開八國所建諸窣堵波分其舍利付鬼神已
 謂羅漢曰我心所欲諸國同時發下舍利心
 雖此策事未從欲羅漢曰王命神鬼至所期
 日日有陳獻其狀如手此時也宜下舍利王
 承此宜宣告鬼神速乎期日無憂王觀惟光
 景日正中瞻羅漢以神通力伸手藏日營建
 之所成皆瞻仰同於此時功績成畢
 窣堵波側不遠精舍中有大石如來所履雙
 迹猶存其長尺有八寸廣餘六寸矣兩迹俱
 有輪相十指背帶花文魚形璞起光明時照
 昔者如來將取寂滅此趣拘尸那城南顧摩
 揭屈國臨此石上告阿難曰吾今最後留此
 足迹將入寂滅願摩揭陀也百歲之後有無

憂王命世君臨建都此地匡護三寶役使百
 神及無憂王之嗣位也遷都葉邑掩國迹石
 既近宮城恒親供養諸國王競欲舉佛石
 雖不大泉莫能轉近者設寶迦王毀壞佛石
 遂即石所欲滅聖迹整已還平土彩如故於
 是損棄宛伽河流尋復本起其側窣堵波即
 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佛迹精舍側
 不遠有大石柱高三十餘尺書記殘錄其大
 略曰無憂王信根貞固三以勝部洲施佛法
 僧三以諸珍寶重自酬贖其辭云云大略斯
 在故官北有大石室外若崇山內廣數丈是
 無憂王為出家弟役使神鬼之所建也初無
 憂王有同母弟名摩羅因陀羅始生自實
 族服僧王制者位縱暴庶懷怨國轉老日
 進諫王曰驕弟作威亦以太甚夫政平則國
 怡人和則主安古之明訓由來久矣願存國
 典收付執法無憂王泣謂弟曰吾承基緒履
 衆生靈既念同胞宜忘憂弟不先匡導已陷
 形法上懼先靈下迫衆議摩羅因陀羅甚自
 謂曰不自護行取干國憲願賜吾生更寬七
 日於是置諸幽室嚴加守衛珎著上饌進奉
 無虧守者唱曰已過一日餘有六日至第六日
 已既深憂懼更勵身心便獲果證昇虛空示
 神迹尋出塵俗道標嚴各無憂王躬往謂曰

昔拘國制欲致嚴刑宜責清昇承證聖果既
無憐累可以還國弟曰昔聽受網心馳聲色
今出危域志悅山谷願棄人間長從丘壑王
曰欲靜心慮宜必幽巖吾從余志當爲巖樹
遂召命鬼神而告之曰吾於後日廣備珍羞
神受命至期畢舉衆會既已王告神曰石座
縱橫宜自積聚因功不勞發爲虛室諸神受
命不日而成無憂至期往迎請止此山廬
故宮北地嶽南有大石槽是無憂王匠役神
功作爲此器飯僧之膳以儲食也
故宮西南有小石山周殿谷間數十石室無
憂王爲近護等諸阿羅漢使使鬼神之所建
五傍有故臺餘基積石池沼漣漪瀟灑空靈
隣國遠人謂之聖水若有飲獲罪垢消滅

山西南有五翠塔塔基已陷餘趾尚高遠
而望之鬱若山阜面各數百步後人於上重
更修建小翠塔或印皮記曰昔無憂王建八
万四千翠塔既已尚餘五升舍利故別崇建
五翠塔波梨奇諸靈靈異間起以表如來五
分法身旃信之徒藉相評議云是昔者點陀
王建此五歲以餅十寶其後有五不甚降信
聞先疑議肆其貪求與動軍師躬臨發掘地
震山傾雲昏日翳翠塔既中大昏雷震士卒

僂仆菜馬鬣香自茲已降無敢觀觀或曰泉
噴雖多未爲確論猶吉所記信得其實
故城東南有屈石如叱阿陞摩踏踏僧伽
藍無憂王之所建焉無憂王初信佛法也武
道崇建僧植善種召集千僧凡置兩架四事
器具什物周給類聚已久基址尚存如藍園
有大翠塔波名阿摩落伽阿摩落伽若印度
樂界之名也無憂王遭疾跡留知命不濟欲
捨珠寶崇樹福田權目執政諒勿從欲其後
因食留阿摩落果玩之半爛播界長息問諸
臣曰贈部洲主今是何人諸目對曰唯獨大
王王曰不然我今非主唯此半果而得自在
嗟乎世間富貴危甚風燭位據區宇名高稱
謂賜終墮之見道強目天下非已半果斯在
乃命侍且而告之曰持此半果詣彼鞞園施
諸衆僧作如是說昔一贈部洲主今半阿摩
落王藉首大德僧前願受最後之施凡諸所
有皆已喪失唯斯半果得少自在哀愍貧乏
增長福種僧中上座作如是言無憂大王宿
期弘濟虛疾在躬茲自獲命積善已半果
爲施承王來命皆施衆僧即召典事妻中提
妻收其果故起翠塔波既荷厚恩遂痊願命
阿摩落伽翠塔波西北故伽藍中有翠塔波
謂建捷律聲初此城內伽藍百數僧徒前種

學業高外道學人繞臂城口其後僧徒相次俱落而諸徒莫繼前僧外道師實得詞成發於是命僑召侶千計方敷來集僧坊揚言唱曰大聖提摩相無學人群惡同止謀學相害速由王請校優劣外道諸師高才諳學僧徒雖眾辭論廣後外道曰我論勝自今已後諸僧如豎不得擊提摩以集眾也王允其請依先論制僧徒受恥忍詔而退十二年間不擊提摩時南印度那伽國割樹那菩薩_{羅刹}幼傳雅容長獲高名捨離欲受出家修學深究妙理位登初地有大弟子提婆者宿慧明敏機辯著悟曰其師曰彼吒菴城諸學人等歸屈外道不擊提摩日月曆積十二年矣敢欲摧邪見山然正法炬龍狂曰彼吒菴城外道博學公非其僑吾今行矣提婆曰欲摧僑草誦必傾山敢承指諸野諸異學大師立外道義而我隨文破析詳其優劣然後暫行龍狂乃扶立外義提婆隨破其理七日之後龍狂失宗已而嘆曰諍辭易失邪義難扶令其行矣推彼卑矣提婆善隨風擅高名故吒菴城外道聞之也即相召集馳白王曰大王昔軒聽覽劍諸沙門不擊提摩賴垂告命今諸門懷騰境異僧勿使入城恐相黨擾輕改先制王允其言被加伺催提婆既

至不得入城聞其制今便易衣服差疊眾眾單草束中裝裝疾驅負載而入既至城中棄草披衣至此伽藍欲求止息知人既寡莫有相舍遂宿提摩臺上於晨朝時便大振擊眾問伺察乃昨客遊若勇諸僧如豎傳智擊應王聞究問莫得先至此伽藍咸推提婆提婆曰夫提摩者擊以集眾有而不用慈之何為王人報曰先時僧眾論議應負制之不擊已十二年提婆曰有是乎吾於今日重嘗法鼓夜報王曰有異沙門欲宣前恥王乃召眾學人而定制曰論失本宗殺身以謝於是外道提摩被鼓誹謗異義多羅辭鋒提婆皆陸既昇論座聽其先說隨義折破曾不依原推諸異道國王大臣莫不喜悅建此伽藍以遊至德

建擊提摩擊塔波比有故甚昔鬼辯蓋羅門所居處也初此城中有婆羅門者字茂數不交此路柯鬼求相魁相依高論劇談雅辭譽應人或傲難垂惟已對善學高才無出其右士庶翕然仰之猶聖有同儕婆沙_{羅刹}菩薩者曾周万物道播三乘每謂人曰此婆羅門學不師受善無權古居居幽寂獨擅高名將非神鬼相俟欺聽所附何能若是者平夫辯實鬼投言不對人辭說一聞竟能奔述

吾今往彼觀其摹描遂取其盛而謂之曰仰
欽盛德爲日已久幸願寒雖敢伸宿志而築
羅門居然簡傲垂帷以對終不面談焉嗚心
知鬼魅情其自負辭畢而退謂諸人曰吾已
士之推彼必矣奔往白王唯願垂許與彼居
之較論劇談王聞駭曰斯何人哉若不諳三
明具六通何能與夜論乎命駕躬臨詳整辨
論是時焉鳴論三藏微言述五明大義妙辨
縱橫高論清遠而尊羅門既述辭已焉鳴重
曰失吾百矣宜重述之時婆羅門默然杜口
焉鳴叱曰何不釋難所事是時宜速投辭疾
棄其惟視占其怪婆羅門惶遽而曰止止焉
鳴退而言曰此子今晨聲聞突墜虛名非义
斯之謂也王曰非夫盛德誰整左道知人之
哲德後光前固有常典宜輝茂實
城西南隅二百餘里有伽藍餘址其傍有宰
塔放神光時燭靈瑞開發近遠衆庶莫不祈
請是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
故伽藍西南行百餘里至鞞羅釋迦伽藍
字四院觀閣三層崇臺累何重門洞啓頻毗
藍羅王未啓之所建也旌召高才廣延俊德
異域學人遠方馳芳同類相趨肩隨戾止僧
徒千數並學大乘中間當塗有三精舍上置
輪相餘輝虛懸下建管基軒檻周列戶牖棟

梁塔垣階階金銅隱起兩閣莊嚴中繪合佛
立像高三丈左右翠華像右觀自其甚隆
像凡斯三像鑄石鑄成威神尚然宜整遠矣
精舍中各有舍利一升靈光或照奇瑞間起
鞞羅釋迦伽藍西南九十餘里至大山山頂
巖巖靈仙舍臺壘暴龍窟穴其數猛獸擊
鳥棲伏其林山頂有大磐石上建窣堵波其
高十餘尺是佛入定處也昔者如來降神止
此坐斯磐石入滅蓋定時經宿焉諸天靈聖
供奉如來鼓天樂雨花如來出定諸天感
慕以寶金瓶起窣堵波去雲逾道寶璽爲石
自古迄今未有至遙望高山乃見異類長
蛇猛獸科從右旋天仙靈聖有隨讚禮
山東崗有窣堵波在昔如來佇機摩揭陀國
所履之處也山西北三十餘里山阿有伽藍
貝積崇基疏崖時閣僧徒五十餘人並習大
乘法教羅那末底伽藍若隱伏外道之奧初
此山中有外道摩查婆者相偕住之法而曾
道焉學窮內外言極空有名高前烈德重當
時君王時敬謂之國寶臣庶宗仰咸曰家師
隣國學人承風仰德倚之先進誠博達也食
邑二城理居封建時南印度德善菩薩幼而
敏達早擅清微學通三教理窮四諦聞摩音
婆論極幽微有懷控銳命一門人裁書讀曰

敬問摩查婆婆安學也宜忘勞解精習舊學
 三年之後擢決嘉好如是第二第三年中每
 發使報及將發進童載書曰年期已極學業
 何如吾今至矣汝宜知之摩查婆婆其懷德惟
 諒諸門人及以已自今之後不得居止沙
 門異道種種相宜勿有化遲時德甚善陸杖
 錫而來至摩查婆婆已人守約莫有相舍諸
 婆羅門更嘗之曰斷毀殊服何異人乎宜時
 速去勿此止也德甚善陸杖推異道棄宿其
 邑因以慈心早辭謝曰今曹世論之淨行我
 又勝表論之淨行淨行既同何為見拒婆羅
 門因不與言但事驅逐出邑外入大林中林
 中猛獸群行為暴有淨信者恐為獸害乃求
 遠持杖謂善陸曰南印度有德甚善陸者遠
 傳聲聞欲來論議故此邑主懼陸甚歛重垂
 嚴制勿止沙門恐為物害故求相授行矣自
 安勿有他慮德甚曰良善淨信德甚者我其
 也淨信聞已更深奉敬額德甚曰誠如所言
 宜可速行即出深林止息空淨淨信縱火持
 弓周旋左右夜分已盡謂德甚曰可以行矣
 恐人知聞來相高善德甚謝曰不敢忘德於
 是遂行至王宮謂門者曰今有沙門自遠而
 至願王垂許與摩查婆婆論王聞驚曰此去人
 耳即令使目往摩查婆婆所宜王曰有異步

門來求談論今已登離論場宜告遂近行望
 來俄願垂降趾摩查婆婆問王使曰豈非南印
 度德甚論師乎曰然摩查婆婆聞心甚不怙事
 難許免遂至論場國王大臣士庶夾陳咸皆
 集會欲聽高談德甚先在宗義泊乎是落聲
 查婆婆以年衰智昏徒對講靜思方酬來
 難每事言歸及且具座竟無異論至第六日
 歐血而死其將終也願命妻曰今有高才無
 忘所承摩查婆婆死而不發喪更服鮮綺未至
 論會衆咸譏謂更相謂曰摩查婆婆自負才高
 恥對德甚故遣婦來優劣明矣德甚善陸謂
 其妻曰能制汝者我已制之摩查婆婆妻知難
 而退王曰何言之密彼便默然德甚曰惜哉
 摩查婆婆死矣其妻欲求與我論耳王曰何以
 知之願垂指告德甚曰其妻之來也面有死
 喪之色言含哀怨之聲以故知之摩查婆婆死
 矣能制汝者謂其夫也王命使往觀果如所
 議王乃謝曰佛法玄妙英賢繼軌無為守道
 合識密化依先國與德德有常德甚曰苟以
 愚昧離道居員存足論齊物將如汲引先
 權微慢方便攝化今其時矣唯願大王以摩
 查婆婆尸子孫千代常充僧伽監人則垂誠
 求華流美無窮唯彼淨信見匡護者福延于
 世食用同僧以勸僑信以敦厚德於是建此

伽藍式旌勝述初摩答婆論敗之後十數淨
行進難降國告諸外道取唐之事相其甚優
來奪前取王既珍救德慧躬往請曰今諸外
道不自量力結黨逼群敢發論故唯願大師
推諸異道德慈曰宜集論者於是外道學人
欣然相慰我曹今日勝其必矣時諸外道聞
揚義理德慈答曰今諸外道進難遠遊如
王先制皆是賤人我今如何與彼對論德慈
曰有負座堅索聞餘論頗微百侍立於側
聽諸高談德慈拊其座而言曰沐浴可論泉
泉涌清辯響應三復之後外道失宗重挫其
銳奪折其翻自伏論已來為伽藍已戶德慈
伽藍西南二十餘里至孤山有伽藍尸羅跋
陀羅論師論義得勝捨邑建焉疎一危
舉如穿塔彼置佛舍利論師三摩咀吒因之
王族婆羅門之種也少好學有風操遊諸印
度詢求明哲至此國那爛陀僧伽藍遺法
甚虛聞法信悟請服除衣詣以究竟之致問
以解脫之路既窮至理亦究微言名擅當時
聲高異域南印度有外道探蹟索隱窮幽洞
微論護法高名起我慢深疑不阻山川壅蔽
求論曰我南印度之人也承王國內有大論
師我雖不敏願與詳議王曰有之誠如議也

乃命使臣請護法曰南印度有外道不遠千
里來求較論唯願降跡赴某論場護法聞已
攝衣前往門人戒賢者後進之粗楚也前進
請曰何遠行乎護法曰自慧日增輝傳燈寂
照外道壞聚異學蜂飛故我今者特推較論
戒賢曰恭聞辭論敢推異道護法知其後也
因而允焉是時戒賢年前三十眾輕其少恐
難獨任護法知衆心之不平乃解之曰有貴
高明無云齒巖以今觀之破彼必矣遠乎集
論之日遠近相趨少長咸萃外道取闢大駭
盡其幽致戒賢循理責實深極幽玄外道辭
窮家恥而退王用剛德封此邑城論師辯曰
涂衣之士事資知足清淨自守何以邑爲王
曰法王晦迹智舟論滑不有差別無勵後學
為弘正法願垂哀納論師辭不獲已受此邑
焉便建伽藍窮諸規矩捨其邑尸式修供養
戒賢伽藍西南行四五十里跋尼連禪河至
伽耶城城其險固少居人唯婆羅門有千餘
家太仙人之祚胤也王所不臣衆咸宗敬城
比三十餘里有清泉印度相傳謂之聖水凡
有飲灌罪垢消除
城西南五六里至伽耶山巖谷奇異峯巖危
險印度國俗稱曰靈山自昔君王寂宇承統
化洽遠人德隆前代莫不登封而告成功山

千方衆不召而集香水香乳以澆以洗於是
奏音樂列香花燭炬燼日就修供養如來寂
滅之後無憂王之初嗣位也信受邪道毀佛
道迹興發其徒躬臨剪伐根莖枝葉分寸斬
截次西數十步而積聚焉今事火婆羅門燒
以朝天煙焰未靜慈生兩樹猛火之中茂葉
合翠因而謂之反菩提樹無憂王親異悔過
以香乳澆餘根泊乎將旦樹生如本玉見藍
柱重深欣慶朝儀供養崇以志歸王妃幸信
外道密遣使人夜分之後重伐其樹無憂王
旦將被殺唯見蘇林深增毒慨至誠祈請香
乳澆灌不日還生王深敬異疊石圍垣其高
十餘尺今猶見在近設賞進王者信受外道
毀壞佛法壞僧伽藍伐菩提樹掘至泉水不
盡根柢乃縱火焚燒以甘蔗汁沃之欲其焦
爛絕滅道頭數月後摩揭陀國捕刺擊伐摩
王王無憂王之末孫也聞而嘆曰慧日已
隱唯餘佛樹今復摧殘生靈何親奉身投地
哀感動物以數千牛糞乳而醃經夜樹生其
高丈餘恐後剪伐周峙石垣高二丈四尺故
今菩提樹隱於石壁上出二丈餘
菩提樹東有精舍高百六七十尺下基面廣
二十餘步壘以青乾塗以石灰層層皆有金
像四壁鑲作奇製或蓮珠形或天仙像上置

金銅阿摩落迦果又東面接為重閣
簷宇特起三層椽柱棟梁戶扉窗櫺金銀彫
鏤以飾之珠玉扇窗以瑛室邃宇洞戶
三重外門左右各有竈宜左則觀自在菩薩
像右則慈氏菩薩像白銀鑄成高十餘尺精
舍故地無憂王先建小精舍後有婆羅門更
廣建焉初有婆羅門不信佛法事大自在天
傳聞天神在壘山中遂與其弟往求願焉天
曰凡諸願求有福方果非彼所祈非我能遂
婆羅門曰啓何福可以遂心天曰欲植菩提
求勝福田菩提樹者證佛果處也宜時速返
往菩提樹建大精舍穿大水池興諸供養所
願當遂婆羅門受天命發大信心相率而返
兄建精舍弟鑿水池於是廣修供養勤水心
願復皆果遂為王大巨凡得糧管管入檀捨
精舍既成招募工人欲圖始來初成佛像曠
以歲月無人應召久之有婆羅門來告衆曰
我善圖寫如來妙相衆曰今將造像夫何所
須曰香泥耳宜置精舍之中并一燈照我入
已堅閉其戶六月後乃可開門時諸僧衆皆
如其命尚餘四月未滿六月衆咸駭異聞以
觀之見精舍內佛像儼欲結伽趺坐右足居
上左手銀右手垂水面而坐鬚然如在座高
四尺二寸廣丈二尺五寸像高丈一尺五寸

兩摩相去八尺八寸兩有六尺二寸相好其足甚顯若其唯右乳上塗香末周既不見人方驗神聖家咸嘆嘆殷勤請知有一沙門宿心淳實乃感夢見往娑羅門而告曰我是慈悲菩薩恐工人之思不剛聖容故我躬來圍寫佛像垂右手者昔如來之將證佛果天魔束縛地神告至其一先出助佛降魔始末告曰汝勿憂怖吾以忍力降彼必矣魔王曰誰為明證始末乃垂手指地言此有證是時第二地神踊出作證故今像手放昔下垂眾知靈鑿莫不悲感於是乳上未周填廟眾寶珠璽寶冠奇珍文飾設寶迦王伐者提樹已欲取此像既觀慈顏心不安忍迴駕將返命宰臣曰五除此像像置大自在天形宰臣受旨懼而歎曰毀佛像則廢劫招殃違王命乃殺身滅族速退若此何所宜行乃召信心以為假使迷於像前積壘觀壁心懸冥闇又置明燈觀壁之前盡自在天功成報命王聞心懼舉身生怖夙肩擗髮居未久之便喪復矣宰臣馳返毀除壁時多日燈猶不滅像今尚在神功不虧既處臭煙炬相繼欲觀慈顏莫由審察必於辰朔持大明鏡引光內照乃親觀相夫有見者自損悲感如來以印度吠舍佉月後半八日成等正覺當此三月八日

也上座部則吠舍佉月後半十五日成等正覺當此三月十五日也是時始來年三十矣或曰年三十五矣
 菩提樹北有佛經行之處如來成正覺已不起于座七日寂定其起也至菩提樹北七日經行東西往來行十餘步異花隨迹十有八文後人於此量數為基高餘三尺聞諸先志曰此聖迹基表人命之脩短也先發誠願後乃度量隨壽備短數有增減
 經行基北道左磐石上大精舍中有佛像半目上蓋昔者如來於此七日觀菩提樹目不暫捨焉報樹恩故此瞻望
 菩提樹西不遠大精舍中有鑰石佛像飾以青珍東面而立前有青石背文異影是昔如來初成正覺梵王起七寶室帝釋建七寶座佛於其上七日思惟放異光明照菩提樹去聖德遠寶變為石
 菩提樹南不遠有窠塔陵高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菩薩既隱尼連何將趣菩提樹竊自推念何以為虛身自發明當須降草天帝釋化其身為州草人荷而逐路菩薩謂曰所荷之草願能惠耶化人聞命恭以奉去菩薩受已執而前進受草東北不遠有窠塔陵是菩薩游證佛果青蓮祥慶呈祥之趣印度休

微斯為嘉應故僻居天隨順世間群從悉繞
效靈顯聖

菩提樹東大路左右各一窠塔故是魔王號
菩提樹也昔薩婆論佛果魔王勸受輪王案
說不行般變而返魔王之女請往誘焉菩薩
感神翼變治窠扶靈架杖相倚而退

菩提樹西北精舍中有迦葉彼佛像既稱靈
聖時燭光明聞諸先記曰若人至誠旋繞七
周在所生處得宿合者

迦葉彼佛精舍西北二窠室各有地神之像
昔者如來將成正覺一報魔至一為佛誑後
人念功園形謹德

菩提樹垣西北不遠有窠塔彼謂鑿金香高
四十餘尺漚短吒國商主之所建也昔漚短
吒國有大商主宗事天神祠求福利輒焚佛
法不信因果其後將諸商侶買運有無凡舟

南海遭風失路波濤飄險時經三歲資糧盡
渴糊口不充同舟之人朝不謀夕戮力同志
念所事天心慮已勞冥功不濟俄見大山崇

崖峻嶺兩日照輝重明照照時諸商侶更相
慰曰我曾有福過此大山宜於中止得自安
樂尚至曰非山也乃摩竭魚耳崇崖峻嶺綠

島也兩日照輝眼光也言聲未靜舟帆飄陸
於是商主告諸侶曰我聞觀自在菩薩於諸

危厄能施安樂宜各至誠稱其名字迷即同
舟歸命橋金帝山既履兩日亦復俄見沙門
威儀庠序杖錫履虛而來拯溺不踰時而至

本國矣因即信心貞固求福不回建窠塔彼
式修供養以鑿金香泥而周塗上下既登信
心率其同志躬禮聖迹觀菩提樹未暇言歸

已掩眸明商侶同遊更相謂曰山川悠闊轉
國遠遙昔所建立窠塔破者我嘗在此誰其
誑括言說旋繞至此忽見有窠塔彼驤其由

致即前瞻察乃本國所建窠塔彼也故今印
度因以鑿金為名菩提樹垣東南隅尼拘律
樹側窠塔彼傍有精舍中作佛坐像昔如來

初證佛果大梵天王於此勸請轉妙法輪
菩提樹垣內四隅皆有一大窠塔彼在昔如
來受吉祥草已起菩提樹先歷四隅大地震

動至金剛座方得安靜樹垣之內至迹鑿次
差辨過舉

菩提樹垣外西南窠塔彼萊乳糜二枚共故
宅其側窠塔彼故女於此爨爨次此窠塔彼
如來受康起也

菩提樹南門外有大池周七百餘步清灑澄
鏡龍魚踏宅差羅門兄弟承大自在天命之

所鑿也次南一池在昔如來初成正覺方欲
浣濯天帝釋為佛化成池西有大石佛泥衣

已方欲降天帝釋自大雲山持來也其側
 窣堵波如來於此納故衣次南林中窣堵波
 如來受貧老母施故衣起帝釋化池東林中
 有目支隣陀龍王池其水清異其味甘美西
 岸有小精舍中作佛像昔如來初成正覺於
 此宴坐七日入定時此龍王警衛如來即以
 其身繞佛七匝化出多頭俯垂為蓋故池東
 岸有其室焉目支隣陀龍池東林中精舍有
 佛窟度之像其側有經行之功長七十餘步
 南此各有畢鉢羅樹故今土俗謂有墨茨香
 洳塗像多象除豕是善修修昔行如來為
 灰外道又受魔請於是苦行六年日食一麻
 一麥形容毀悴骨體羸瘠經行往來攀樹後
 起處

菩薩昔行畢鉢羅樹側有窣堵波是阿若憍
 陳如等五人住處初太子之捨家也後復山
 淨棲息林泉時淨飯王乃命五人隨隨侍焉
 太子既離苦行憍陳如等亦即勸求
 憍陳如等住處東南有翠堵波昔墜入且連
 擇那河沐浴之處何側不遠菩薩於此受食
 乳糜其側窣堵波一長者獻鮑魚處佛在樹
 下結加跏坐氣樂雲器受解脫樂過七日後
 方從定起時二商主行次林外而從林神告
 商主曰釋種太子今在此中初證佛果心疑

寂定四十九日未有所食隨有奉上世獲大普
 利時二商主各持行寶鉢空奉上世尊納受
 長者獻鮑魚有窣堵波四天王奉鉢處商主
 既獻鮑魚世尊思以何器受之時四天王從
 四方各持金鉢而以奉上世尊默然而不
 納受以為出家不宜此器四天王捨金鉢奉
 銀鉢乃至頗底瑠璃為屬車菓真珠等鉢世
 尊如是皆不為受四天王各還宮奉持石鉢
 紺青珠徹重以進獻世尊斷彼此故而總受
 之次第重疊控焉一鉢故其外別有四階焉
 四天王獻鉢側不遠有窣堵波如來為母說
 法處也如來既成正覺稱天人師其母摩耶
 自天宮降於此處世尊隨指示教利喜其側
 洳池岸有窣堵波在昔如來現諸神變化有
 緣起現神變側有窣堵波如來度優婆塞螺
 迦葉放三兄弟及千門人觀如來方垂普尋
 隨應降伏時優婆塞螺迦葉彼五百門人請
 受佛教迦葉波曰吾亦與今俱返速途於是
 相從來至佛所如來告曰蘇鹿皮來捨祭火
 具時諸梵志悉承重款以其服用投足連河
 捨地迦葉波見諸梵志隨流漂比與其門人
 偕死動靜既見改轍亦隨漂承亦耶迦葉波
 與二百門人聞其兄之捨捨世也亦至佛所願
 條光行

度迦葉波兄弟西共宰塔波是如來伏迦葉
波所事大龍起如來將化其人先伏所宗乃
止梵志火龍之室表分已後龍吐煙燭佛志
入定亦起火光其室洞然猛火燄諸梵志
師恐火害佛莫不奔赴悲驚恐惜樓欄螺
迦葉波謂其徒曰以今觀之未必火也當是
沙門伏火龍耳如來乃以火龍盛置鉢中清
且持示外道門人其側宰塔波五百獨覺同
入涅槃處也
目支降陀龍池南宰塔波迦葉波救如來溺水
處也迦葉兄弟時推神道遠近仰德著虛歸
心世尊方準述徒大權攝化與布雲降注
暴雨周佛所居舍獨無水迦葉是時見此雲
雨謂門人曰沙門住處將不漂溺廷舟來救
乃見世尊履水如地納河中流水分沙現迦
葉見已心伏而進
菩提樹垣東門外二三里有首龍室此龍者
殃累宿積罪受生盲如來自前正覺山欽起
菩提樹逾空室側龍眼忽明乃見菩薩將起
佛樹謂菩薩曰仁今不久當成正覺我眼盲
冥于茲已久有佛興世我眼眼明賢劫之中
過去三佛出興世時已得親視仁今至此我
眼忽開以故知之當成佛矣
菩提樹垣東門側有宰塔波魔王怖菩薩之

起初魔王知菩提樹成正覺也誘亂不遂竟
懷無賴無諸神衆索驚魔王女振旅將精
菩薩於是風雨飄狂雷電晦冥樂火飛煙揚
沙澍石備矛楯之具殺強矢之用菩薩於是
入大慈定凡厥兵仗變爲蓮華魔軍怖駭奔
馳退散其側不遠有二宰塔波帝釋梵王之
所建也
菩提樹北門外摩訶菩提僧伽藍其先僧伽
羅國王之所建也庭宇六院觀閣三層周堵
垣牆高三四丈極工之妙窟丹青之飾至
於佛像鑄以金銀凡厥莊嚴殿以珍寶諸眾
堵波高廣妙飾中有如來舍利其骨舍利大
如手指節光潤鮮白皎徹中外其肉舍利如
大真珠色帶紅縷每歲至如來大神變月滿
之日出示衆人此即正月十五日也此時
也或放光或雨花僧徒藏千人習學大衆上
座部法律儀清肅戒行員明昔者南海僧伽
羅國其王淨信佛法發自天然有族弟出家
想佛聖迹遠遊印度爲諸伽藍成輕達都於
是返迹本國王躬送迎沙門悲哽若不能言
王曰將何所有若此殷憂沙門曰我獨恃國
成遊方問道羈旅異域載程勞身動遠疲辱
語見識銷負斯憂和誰得歡心王曰若是者
何謂也曰誠願大王福田爲意於諸印度建

大唐西域記卷第九

大慈持寺門前撰撰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跋

摩揭陀國下

菩提樹東波尼連禪那河大林中有翠堵故
 其北有洳香象侍母處也如來在昔修菩薩
 行為香象子居北山中遊此地側其母首也
 採藥採取清水恭行孝養與時推移屬有一
 人遊林迷路彷徨往來悲號慟哭象子聞而
 駭焉導之以示歸路是人既還遂白王曰我
 知香象遊舍林載此奇貨也可往捕之王納
 其言與共往捕是人前導指象示王即時兩
 臂簪落若有斬截者其王雖驚此異仍縛象
 子以歸象子既已纏繫多時而不食水草與
 廠者聞王王遂詢問之象子曰我母首冥冥
 日飢餓今見幽尼詎能甘食王慰其情志故
 遂放之其側穿堵破前建石柱是昔地華故
 佛於此宴坐其側有過去四佛理及經行遺
 迹之所四佛理東峻其河河至大林中有石
 柱是外道入定及發惡願處昔有外道賢頭
 藍子者志遠煙霞身遺草屨於此法林棲神
 匪述既具五神通得第一有定摩揭陀王特
 深宗敬每至中時請就官舍辨顯藍子凌虛
 履空往來無替摩揭陀王儀時瞻望亦既至

已持揭置座王將出遊欲委留事簡攝中官
 無堪承命有少息女淑慎今儀既親且賢無
 出其右摩揭陀王召而命曰吾方遠遊將有
 所委命宜悉心慎終其事彼賢頭藍仙宿所
 宗敬時至來飯如我所奉勸既已便即迴
 覽少女承旨謝儀如儀大仙至已捧而置座
 賢頭藍子既納女入起欲界除退失神通飯
 訖言歸不得虛遊中心愧耻詭謂女曰吾比
 昏道著入定捨神凌虛往來略無暇景國人
 願觀聞之又矣然先達垂訓利物為務宜守
 獨善志其兼濟今欲從門而出履地而往使
 夫親見之徒成蒙福利王女聞已宣告遠近
 是時人以心競競掃衢路百千萬眾竹望求
 儀賢頭藍子步自王宮至彼往林宴坐入定
 心馳外境棲林則鳥鳥鳴轉聽他乃魚鱗鱗
 聲精散心亂失神廢定乃生忿恚即發惡願
 願我當來為暴惡獸獠身鳥翼搏食生類身
 廣三千里兩翅各廣千五百里投林故諸羽
 族入腹食飲水生發願既已念心漸息勤不
 頃之復得本定不久命終生第一有天神八
 万劫如來記之天壽早已當果昔願得此樂
 身從是流轉惡道未期出離
 莫訶河東入大林野行百餘里至屈屈嚙
 捺陀山摩揭陀國亦謂蓮盛捺陀山摩揭陀國為巖嶺

檢極深堅罔無涯山麓露圓香林羅谷崗岑
 嶺嶺擊草故巖峻起三峯倚挺絕崎嶇崇天
 接形與雲同其後尊者大迦葉彼居中寂滅
 不敢指言故云昇足摩訶迦葉彼者聲聞第
 子也得六神通具八解脫如未化緣斯畢垂
 將涅槃告迦葉彼曰我於曠劫勸修苦行爲
 諸眾生求菩提法昔所願期今已果滿我今
 將欲入大涅槃以諸法處囑累於彼住持宜
 布勿有失墜姨母所獻金縷袈裟慈氏成佛
 留以傳付我遺法中諸修行者若若有違背
 尼鄢彼亦迦葉彼心即發誓曰如諸佛所
 遺法者我必護持也若先濟彼令離脫
 轉迦葉承旨任持正法給衆既已至第二
 年歲世樂常將入寂滅乃往鷄足山山陰而
 上屈盤取路至西南岡山岑險阻崖徑繁蔭
 乃以錫杖扣刺之如刺山徑既開迷路而進
 樂行曲折迴牙針迤至于山頂東北面出既
 入三峯之中排佛窠窠而立以願力故三峯
 斂覆故今此山三峯陸起當來慈氏母尊之
 興世也三會說法之後餘有無量憍慢衆生
 將登此山至迦葉所慈氏彈指山峯自開彼
 諸衆生既見迦葉更增憍慢時大迦葉投末
 致辭禮敬已畢身昇虚空示諸神變化火光
 身進入寂滅時衆瞻仰憍慢心除因而虛悟

皆證聖果故今山上建窠塔故靜夜達聖或
 見明炬及有登山遂無所覩
 鷄足山東北行百餘里至佛陁伐那山峯崖
 崇峻嶮崎崢嶸巖間石室佛舍階止傍有紫
 石帝釋梵王摩牛頭滿禮檢錫如來今其石
 上銓香郁烈五百尊摩潛置於此諸有感遇
 或得親見時作沙弥之形入里乞食或隱或
 顯靈奇之迹差難以述佛陁伐那山空谷中
 東行三十餘里至洩和悉知林林竹
 脩勁拔山嶺谷其先有窠羅門閣釋迦佛身
 長丈六常懷疑或未之信也乃以丈六竹杖
 欲置佛身恆於杖端出過丈六如是增高莫
 能窮實遠投杖而去因推報焉中有大窠塔
 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在昔於此七日爲
 諸天人現大神通說深妙法杖林中近有蘇
 波當迦闍耶摩那者西印度刹帝利種
 也志尚夷爾情悅山林遊居幻境心遊真際
 內外莫籍窠窠微辭論價高儀範閑雅
 沙門婆羅門外道異學國王大臣長者叟右
 相起通詞伏膺請益交業門人十室而六年
 漸七十純讀不倦餘疑指燈唯習佛經東勵
 身心不捨晝夜印度之法香末爲塵作小窠
 塔波高五六寸書寫經文以置其中謂之法
 舍利也數附盈積建大窠塔波波聚於內常

修供養故勝單之爲樂也。口則宜說妙法普
誦學人。手乃作窠塚。或武崇勝。無衣又經行
積福。單坐思惟。寢食不違。晝夜無怠。年百歲
矣。志業不衰。三十年間。凡作七拘。賦性法
舍利。翠塔波每滿一拘。賊建大窠。塔波而提
單中。盛修供養。請諸僧衆。法會稱慶。其時神
光燭曜。靈異昭彰。自茲厥後。時放光明。
杖林西南十餘里。大山陽有二區。泉其水甚
熱。在昔如來。化出此水。於中浴焉。今者尚存
清瀦。無鹹遠近之人。皆來就浴。沉痾宿疾。多
有除差。其傍則有窠塔。波如來。經行之處也。
杖林東南行六七里。至大山橫嶺之前。有石
窠塔。波昔如來。兩三月爲諸人天。於此說法。
時頻毗。空羣王。欲來聽法。乃疎山積石。疊階
以達。廣二十餘步。長三四里。
大山北三四里有孤山。昔廣博仙人棲隱於
此。聚窟爲室。餘址尚存。傳教門人。遠風稽首。
孤山東北四五里有小孤山。山壁石室。廣袤
可坐千餘人矣。如來在昔。於此三月說法。石
室上有大磐石。帝釋梵王。磨牛頭。狛樓塗。飾
佛身石上。餘香子令郁烈。
石室西南隅有巖。踰印度。謂之阿索。階階
啣啣。又阿頭。此宮也。往有好事者。深開
術。賴僂命。倍十有四人。約契同志。入此巖地。

行三四十里。縣大。明乃見城邑。臺觀皆是
金銀琉璃。是人至。已有諸少女。行立門。開歡
喜。迎接甚加禮遇。於是漸達。至內城。門有二
婢。使各捧金盃。盛滿花香。而來迎候。謂諸人
曰。宜就他浴。浴冠香花。已而後入。斯爲美矣。
唯彼術士。宜時速進。餘十三人。遂即沐浴。既
入。他已。祝若有志。乃坐稻田中。去此之北。平
川中。已三四十里矣。
石室側有棧道。廣十餘步。長四五里。昔頻毗
空羣王。將往佛所。乃斬石。通各踰崖。導川。或
疊石。或鑿巖。作爲階級。以至佛所。從此大山
中。東行三十餘里。至矩峩。揭羅。補羅。城。其城
上。茅宮。城摩揭陀國之正中。古先君王之所
都。多出勝上。吉祥香芽。以故。謂之上茅城也。
崇山四周。以爲外郭。西通峽。徑北。關山。門東
西。長南北。依周一百五十餘里。內城。餘址。周
三十餘里。羯尼迦樹。遍諸。餘徑。花。含。珠。觀。色。
爛黃。金。暮。春。之。月。林。皆。金。色。
宮城北門外。有窠塔。波。是提婆。達多。與末生
怨王。共爲親友。乃放護財。醉象。欲害如來。如
來指端。出五師子。醉象。於是馴伏。而前。
伏醉象。東北。有窠塔。波。是舍利子。聞阿濕婆
情。並剪。磨。說。法。證。果。之。處。初。舍利子。在家
也。高才。雅量。見重。當時。門生。學徒。傳以。愛。業。

此時將入王舍大城馬勝苾芻亦方乞食時
舍利子遙見馬勝謂門主曰彼來者甚厚序
不證聖果且斯調寂宜少行待觀其進退馬
勝苾芻已證深信心得自在容止和雅振錫
來儀舍利子曰長老善安樂耶師何人證何
法若此之狀踈呼馬勝謂曰今不知耶淨飯
王太子捨轉輪王位悲感六趣苦行六年證
三菩提具一切智是吾師也夫法者非有非
空難用詮叙唯佛與佛乃能究述宜伊愚昧
所能詳議目為煩說稱讚佛法舍利子聞已
便獲果證

舍利子證果其不遠有大塚坑傍建窣堵波
是室利翅多羅以火坑毒飯欲害佛與勝
密者崇信外道深著邪見諸梵志曰務答摩
困人尊敬遂令我徒無所恃賴汝今可請至
家飯會門穿大坑滿中縱火投以朽木覆以
燥土凡諸飯食皆華毒藥若免火坑當還毒
食勝密承命便殺季會城中之人皆知勝密
於世尊所起惡害心成當勸請願佛勿往世
尊告曰無得懷憂如來之身物莫能害於是
受請而往是復門聞火坑成他債闕證鑿通
華路優勝密見已憂懼無措謂其徒曰以術
免火尚有善食世尊飯食已訖為說妙法勝
密聞已謝答歸休

勝密火坑東北山坳之自有窣堵波是時總
迤大暨諸山於此為佛建說法堂周其墻
垣種植花果餘址築殊尚遺迹如來在世
多於中止其傍復有碑造故宅餘基舊井故
坎猶存宮城東北行十四五里至娑栗臨單
矩吒山舊曰摩竭山此山接北山之陽孤
標特起旣捷巖鳥又類高臺空翠相映淺淡
分色如來御世垂五十年多居此山廣說妙
法頻毘陵王為聞法故與發人徒自山巖
至峯岑路谷陵巖鑿石為階屢十餘步長五
云里中路有二小亭堵波一謂下乘即王至
此從行以進一謂堪凡即簡凡夫不令同往
其山頂則東西長南北狹臨崖西垂有觀精
舍高廣奇絕東闢其戶如來在昔多居說法
今作說法之像畫等如來之身
精舍東有長石如來經行所履也傍有大石
高丈四五尺周三十餘步是提婆達多追擲
擊佛處也其南崖下有窣堵波在昔如來於
此說法華經精舍南山崖側有大石室如來
在昔於此入定
佛石室西北石室前有大石阿難為鹿狝
鹿也尊者阿難於此入定魔王化作鷲鳥於
黑月夜分據其大石奮翼驚鳴以怖尊者尊
者是時鷲懼無措如來塞見中手安越通過

石壁摩阿難頂以大慈言而告之曰魔所變
化宜極怖懼阿難榮髮身心安樂石上烏迹
崖中通穴歲月雖久于今尚存精舍側有數
石室舍利子等諸大羅漢於此入定舍利子
石室前有一大井枯涸無水塚坎猶存精舍
東北石洞中有大盤石是如來唾袈裟之處
衣文明微改如彫刻其傍石上有佛脚迹輪
文雖暗規模可察北山頂有窟塔攸是如來
坐摩揭陀城於此七日說法山城北門西有
毗布羅山開之土俗曰山西兩崖陰昔有五
百溫泉今者數十而已然猶有冷有燄未盡
區也其泉源發雲山之南無熱惱他潛流至
此水甚清美味同本地流經五百技小熱地
獄火勢上炎致斯區熱泉流之口並皆彫石
或作師子白象之首或作石筒懸陳之道下
乃鑄石為地諸方異域咸來此俗俗者宿禿
多並溫泉左右諸窟塔殿及精舍基址鱗次
並是過法四拂坐及經行遺迹之所致處旣
山水相帶仁智攸居隱倫之士蓋亦多矣但
泉西有屏鈴羅石室世尊在昔恒居其中後
壁洞亦是阿耨洛官也習定茲窟多居此室
時出怪異龍蛇師子之形見之者心發狂亂
狹斯勝地靈聖所止蹟迹故風忘其災禍近
有茲窟戒行貞潔心學幽寂欲於此室匿迹

習定或有諫曰勿住彼也彼多災異錫者不
少既難取定亦恐喪身宜整前事勿貽後悔
茲窟曰不然我方便求佛果推伏天魔若此
之害夫何足言便即振錫而往室焉於是設
壇場誦經呪旬日之後穴出少女謂茲窟曰
尊者諦承永守戒為含識歸依修慧習定作生
靈善導而今居此驚懼我當來之教豈若
是耶茲窟曰我守戒成逾聖教也匿迹山谷
遠險難也忽此見識其泰安在對曰尊者誦
呪聲發火從外入燒我居室告我枝屬唯願
悲愍勿復誦呪茲窟曰誦呪護身非欲害物
住者行人居此習定期於聖罪以憐幽室觀
怪驚懼喪棄身命汝之享也其何辭乎
對曰罪障既重習慧斯淺自今已來屏居守
分亦願尊者勿誦神呪茲窟於是愍定如初
安靜無害毗布羅山上有窰塔故昔者如來
說法之處今有露形外遺多依此住修習苦
行夙夜匪懈自且至昏旋轉觀察
山城北門左南崖陰東行二三里至大石室
昔提提達多於此入定
石室東不遠盤石上有班采狀血條傍連窰
塔故是習定茲窟自害證果之處昔有茲窟
勤勵心身屏居修定歲月逾遠不證聖果退
而自各編復欺曰無學之果終不時慙有異

之身疾生何益便就此石自刺其頭是時即誑阿羅漢果上身虛空示現神變化火焚身而入寂滅美其雅操是以記功

波旬證果東石崖上有石窠塔波習定法有拔崖證果之處昔在佛世有一苾芻坐山

林修證果定精勤已久不得果證晝夜纏念無忘靜定如未知其相撥發也遂挂故而

成之自竹林圍至山崖下彈指而召佇立以待時此苾芻通觀聖眾身悉身悅投崖而下

猶其淨心敬信佛語未至于地已獲果證世尊告曰宜知是時即身虛空示現神變用彰淨信故獨封記

山城北門行一里餘至迦蘭陀竹園今有精舍石基輒室東開其戶如來在世多居此中

說法開化導凡俗俗今作如來之像童華如來之身初此城中有大長者迦蘭陀時得家

貴以大竹園施諸外道及見如來閉法淨信追惜竹園居故具聚今天人師無以飾舍時

諸神鬼咸其誠心斥逐外道而告之曰長者迦蘭陀當以竹園起佛精舍供宜速去得免

危厄外道憤甚忿而去長者於此建立精舍功成事畢躬往請佛知來是時遂受其施

迦蘭陀竹園東有窠塔波阿蘭多鼓咄路王廟有塔生於口之所建也如來涅槃之後

諸王共分舍利末生惡王得以持歸武蓋崇建而修供養無憂王之發信心也聞取舍利

末生惡王窠塔波側窠塔波有尊者阿難半身舍利昔尊者將欲滅也去摩揭陀國趣味

舍釐城兩國交淨欲與兵甲尊者傷惡遂分其身厚揭隨王奉歸供養即斯勝地式修崇

建其傍則有如來細行之處次此不遠有窠塔波是舍利子及段持如羅子等安居之所

竹林園西南行五六里南山之陰大竹林中有大石室是尊者摩訶迦華波於此與九百

九十九大阿羅漢以如來涅槃後結集三藏前有故基末生惡王為集法藏諸大羅漢建

此堂宇初大迦葉坐山林忽燭光明又觀地發口是何祥變若此之異以天眼觀見佛

世尊於雙林間入般涅槃奉命徒曷趨初尸城路達梵志手執天花迦華問曰汝從何來

知我大師今在何處梵志對曰我適從彼初尸城來見大師已入涅槃天人大眾咸與

供養我所持花自彼得也迦華聞已讚其後日慈日輪照世界暗冥普道迦華眾生願墜

懈慮慈苾芻更相賀曰如來滅誠我曹安樂若有所犯誰能割制迦華聞已深更感傷思集法藏緣教治犯迷至雙樹觀佛禮敬而法

王去世人天無導詣大羅漢亦取威度時大
迦葉作是思惟承願佛教宜集法藏於是登
巖遙望山擊大捷槌唱如是言今王會城前
有法事諸證果人宜時速集捷槌聲中傳此
禁教適至三千大千世界得神通者聞皆集
會是時迦葉告諸眾曰如來寂滅世界空虛
當集法藏用報佛恩今將集法務從簡靜宜
持群居不成勝業其有具三明得六神通聞
持不認辨才無礙如斯上人可應結集自餘
果學各歸其居於是得九百九十九人除阿
難在學地大迦葉召而謂曰汝未盡備宜出
眾眾曰隨侍如來多歷年所每有法議曾未
棄道今將結集而見擯斥法王寂滅失所律
怙迦葉告曰勿懷憂惱汝親侍佛歲復多聞
然受戒未盡習結未斷阿難辭屈而出至空
寂起欲取無學勤求不誑既已疲急便欲假
寐未及伏枕遂謔譚漢往結集所叩門白至
迦葉問曰欲結盡耶宜速神通非門而入何
難承命從輪隙入禪僧已畢退而復坐是時
安居初十五日也於是迦葉揚言曰念哉諸
聽阿難聞持如來稱讚集眾頌讚曰此也
歲優陀耆持律明究眾所知藏集也奈耶
也耶也我迦葉集阿難達察歲而三月
盡集三歲說以大迦葉僧中上座因而謂之

上座部焉
大迦葉說結集西北有窣堵波是阿難受僧
訶責不預結集至此宜坐修羅羅漢果證果之
後方乃預焉阿難極果西行二十餘里有窣
堵波等受王之所建也大眾都結集之處諸
學無學數百千人不預大迦葉結集之眾而
來至此更相謂曰如來在世同一師學法王
寂滅簡異我曹欲報佛恩當集法藏於是凡
聖咸會愚智昇卑復集眾證經藏訶奈耶歲
阿難遠居難集歲禁說藏別為五歲而此
結集凡聖同會因而謂之大眾部
竹林精舍北行二百餘步至迦蘭陀伽如來
在世多此說法水既清澄具八功德佛涅槃
後捨迦無餘迦蘭陀池西北行二三里有窣
堵波無受王所建也高六十餘尺傍有石柱
刻記立窣堵波事高五十餘尺上作象形
石柱東北不遠至易聽聞諸利四城頭外
郭已壞無復遺堵內城毀敗基趾猶峻周二
十餘里而有一門初領吐毘羅王都在上郭
官城也縹戶之家頻遭火害一家縱逸四隣
罹災防火不暇資產感眾聚窟墜箱不安其
居王曰我以無德下民罹患豈何福德可以獲
之群臣曰大王德化豈若政教明察今茲縹
民不謹致此火災宜制嚴科以備後犯若有

火起窮究先發罰其首惡選之寒林寒林者
 棄屍之所俗謂不祥之地人絕遊往之迹今
 選於彼阿夫棄屍既耻居常自護護王曰
 善宜遍宣告居人謂之王骨中先自失火謂請
 臣曰我其選矣乃命太子監括留事欲情因
 惡故遠居焉時吹金鼓至閉鎖毗密羅王野
 處寒林聚集我族欲襲不虞邊候以聞乃建
 城邑以王先舍於此故稱王舍城也官屬士
 庶咸從家焉或云至末生惡王乃築此城未
 生惡太子既嗣王位因遷都之建無處王選
 都彼吒蘆城以王舍城施婆羅門故今城中
 無復凡民唯婆羅門城千家耳

官城西南隅有二小伽藍諸國客僧往來此
 止是佛昔日說法之所次此西北有翠堵伽
 殊底色伽藍加彌知也長者本生故里
 城南門外道左有翠堵伽藍來於此說法及
 度摩伽羅從此北行三十餘里至那爛陀諸
 伽藍僧伽藍聞之者善曰此伽藍南巷夜羅
 林中有池其姓名那爛陀傍建伽藍因取焉
 稱從其實蹟是知來在昔修善獲行為大國
 王建都此地悲慈眾生好樂周給美其德号
 施無狀由是伽藍因以為稱其地本蓋役羅
 園五百商人以十億金錢買以施佛佛於此
 處三月說法諸商人等亦修聖果佛臨祭後

未久此國先王錫迦摩阿達多音曰教重一
 乘途帶三寶式占稱地建此伽藍初興功也
 穿傷龍身時有善占尼亂外遊見而說曰斯
 勝地也建立伽藍當必昌盛為五印度之號
 則贈千載而跡跡後進學人易以成業聖家
 歎血傷龍故也其子佛施總多王音曰繼體
 承統者遂廢棄次此之南又建伽藍阻他揭
 多穆多王如新篇前錄次此之東又建伽
 藍窣羅阿達多音曰王之嗣位也次此東此
 又建伽藍功成事畢福會稱慶輪誠幽顯延
 請凡聖其會也五印度僧方里雲集眾坐已
 定二僧後至引上第三重閣或有問曰王將
 設會先請凡聖大德何方最後而至曰我至
 那國也和上惡赤飯已方行受王遠請故來
 赴會聞者驚駭遽以白王王心知聖也躬往
 問焉迎上重閣莫知所去王更深信捨國出
 家出家既已位居僧末心常快快懷不自安
 我昔為王舍居最上今者出家早在此末壽
 往自僧自述情事於是眾僧和合今未受戒
 者以年齒為次故此伽藍獨有斯制其王之
 子復闍羅始嗣位之後信心貞圓復於此
 西建立伽藍其後中印度王於此北復建大
 伽藍於是周垣峻峙同為一門既歷代君王
 繼世興建窮諸剎廟誠壯觀也帝曰王本伽

藍者今置佛像衆中日差四十僧說此而食以報社主之恩僧徒數千並俊才高學也德重當時齊馳異域者數百餘矣戒行清白律儀停持僧有嚴制衆咸負素印度諸國皆仰則焉請益謀去獨日不足夙夜警誡少長相成其有不讓三藏幽旨者則形影自愧矣故異域學人欲聽聲問咸來華燒方依雅譽是以竊名而遊成得禮重珠方異域欲入談律門者詰難多屈而還學諳今古乃得入焉於是客遊後進詳論藝能其退飛者固十七八矣二三博物衆中次詰莫不挫其銳顯其名若其高才博物強識多能明德哲人聰理繼軌至如護法護月振芳塵於道教德慧暨慈誅雅舉於當時光文之清論滕友之高談智月則風鑿明經成寶乃至德幽遠若此上人衆所知識德隆先達學貴者竟述作論釋各十數部並盛流道見珍當世伽藍四周聖迹百數舉其二三可略言矣

伽藍西不遠有精舍在昔如來三月止此爲諸天人廣說妙法次南百餘步小宰塔底遠方空窮見佛起昔有苾芻自遠方來至此遇見如來聖衆內發敬心五體投地即被願水輪王位如來見已告諸衆曰彼苾芻者甚可愍惜攝德深遠信心堅固若求佛果不久當

證今其發願求轉輪王於當來世受此報身體投地下至金輪其中所有敬塵之數一廡是一輪王報也既就世樂聖果斯遠其南則有觀自在菩薩古像或見執香幢往佛精舍周旋右繞

觀自在菩薩像南空塔殿中有如來三月之間刺剪髮爪有聖藥病旋繞多舍其西垣外他側窄塔殿是外道執卷於此間佛死生之毒次東南垣內五十餘步有奇樹高八九尺其幹兩枝在昔如來鸞榜枝垂地因撞根在歲月障久初無增減次東火精舍高二百餘尺如來在塔於此四月說諸妙法次北百餘步精舍中有觀自在菩薩像佛僧之徒與供養者所見不同莫定其所或立閉劍或出著前兩圍法俗成來供養觀自在菩薩精舍北有大精舍高三百餘尺巖巖阿遠多王之所建也莊嚴度畫及中佛像同善提樹下大精舍其東北窄塔殿在昔如來於此七日演說妙法西北則有過去四佛坐處其南餘鉢精舍戒日王之所建立功雖未畢然其圍畫一十尺而後成之次東二百餘步垣外有銅立佛像高八十餘尺重兩六斤乃得慈嚴普滿曾王之所作也滿曾王銅佛像北二百里觀精舍中有多羅菩薩像其畫既高其畫甚

察每歲元日盛興供養降壇國王大臣家
 齊妙香花持寶蓋金石進奉雜竹相和七
 日之中建斯法會其壇南門內有大井昔傳
 在世有大商侶熱渴逼迫來至佛所世尊指
 其地以可得水商主乃以車輪築地地既為
 階水遂泉涌飲已聞能皆悟聖果如蓋西南
 行八九里至拘理迦邑中有窣堵波無憂王
 之所建也是會者設特伽羅子本生故事
 有窣堵波會者於此入無餘涅槃其中則有
 遺身舍利會者大窣羅門種與舍利子少為
 親交舍利子以才明見貴尊者以精潔延譽
 才智相比勸止必俱捨要終始契向去就相
 與狀俗共求捨家逐師禪關耶烏舍利子遇
 馬勝阿羅漢聞法悟聖運為會者意迷聞而
 悟法遂證初果與其徒二百五十人俱到佛
 所也會造具報告眾曰彼來者我弟子中特
 足第一既至佛所請入法中世尊告曰昔未
 法身修習修行得辦管際聞是語時疑疑落
 俗家變成品諸淨威儀頓經七日結滿蓋
 悉羅薩果得神通力設特伽羅子故里東行
 三四里有窣堵波頻毗安羅王迎見佛與如
 來初證佛果知摩揭陀國人心渴仰受頻毗
 安羅王請於晨朝時著衣持鉢與千苾芻左
 右圍繞皆是耆舊羅羅梵志慕法燒水前後

具從入王舍城時帝釋天王變身為摩那婆
 首冠螺鬘在手執金板右手持寶杖足踏空
 虛離地四指在大眾中前導佛時摩揭陀
 國頻毗安羅王與其國內諸窣羅門長者居
 士百千萬眾前後導從出王舍城奉迎聖眾
 頻毗安羅王迎佛東南行二十餘里至迦羅
 臂擊迦邑中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是
 會者舍利子本生故事里并今尚在傍有窣堵
 波會者於此寂滅其中則有遺身舍利會者
 大窣羅門種其父高才博識深整精微凡諸
 典籍莫不究習其妻威夢其告夫曰吾昨宵
 摩那威異人身被鎧甲手執金剛摧破諸山
 退立一山之下夫曰夢甚甚汝當生男遠學
 貴世推諱險障破其宗致唯不如一人為作
 弟子果而有娘母忽聰明高論劇謀言無屈
 隱尊者年始八歲名擅四方其性淳質其心
 慈悲打壞結縛成就智慧與設特伽羅子少
 而相交深歡慶俗未有所歸於是與設特伽
 羅子於珊闍耶外道所而修習焉乃相謂曰
 斯非究竟之理末能窮苦際也各求明導先
 嘗甘露必同其味時大阿羅漢馬勝執持應
 器入城乞食舍利子見其威儀隨而問
 曰汝師是誰曰釋種子散世出家成等正
 覺是我師也舍利子曰所說何法可得開乎

曰我初受教未遠深義舍利子曰願祝所聞
焉勝乃唯宜演說舍利聞已即證初果遂與
其徒二百五十人往詣佛所世尊遙見指告
衆曰我弟子中智慧第一至已頂禮願從佛
法世尊告曰喜來汝等聞是語時我品具足
過半月後聞佛為長爪梵志說法開論而
感悟遂證羅漢之果其後阿難承佛告寂滅
期長轉相語各懷悲感舍利子深增戀仰不
忍見佛入般涅槃遂請世尊先入寂滅世尊
告曰宜知是時告爾門人至本生里待者沙
弥適告城邑未生怨王及其國人莫不風馳
皆悉聚會舍利子廣為說法聞已而去於後
夜分正意繫心入滅盡定從定起已而寂滅焉
迦羅臂峯迤邐東南四五里有窠堵波是尊
者舍利子門人入涅槃處或曰迦羅波佛在
世時有三拘胝音拘胝大阿羅漢同於此地
無餘寂滅舍利子門人窠堵波東行三十餘
里至因陀羅勢羅婆阿山音阿山其山巖谷
杳冥花林青鬱嶺有兩峯及然特起西峯南
巖間有大石室廣而不高昔如來常於中止
時天帝釋以四十二疑事查石請問佛為瑣
釋其疑猶在今作此像擬昔聖儀入中禮敬
者莫不肅然敬懷山嶺上有過去四佛坐及
經行遺迹之所東峯上有他監聞諸土俗曰

其中僧眾或於夜分窺見而峯石室佛像前
每有燈炬常為照燭因陀羅勢羅婆阿山東
峯如藍前有窠堵波謂曰音窠堵波此
如藍習既小乘小乘漸教也故開三淨之食
而此如藍遠而不墜其後三淨求不時獲有
莎芻經行忽見群鳥飛翔戲言曰今日眾僧
中食不充厚阿藍地宜知是時言聲未絕一
厲迅飛當其僧前投身自殞甚翳見已具白
衆僧聞者悲感成相謂曰如來設法導勝隨
機我等守愚進行漸教大乘者正理也宜改
先執務從聖旨此厲無識為識明導宜捨厚
德傳記終古於是建窠堵波式昭遺烈以復
死厲瘞其下焉
因陀羅勢羅婆阿山東北行百五十里至
迦布德迦音迦布德迦如藍僧徒二百餘人學說一
切有部如藍東有窠堵波無憂王之所述也
昔佛於此為諸大眾一宿說法佛說法時有
羅者於此林中網捕羽族經日不獲遂作是
言我惟傳福極為弊事奉至
佛所揚言曰今日如來於此說法今我網
捕都無所得妻孥飢餓其計安出如來告曰
從應起火當與汝食如來是時化作大鴉投
火而死羅者持歸妻孥共食其後重往佛所
如來方便攝化羅者聞法悔過自斯捨家信

大唐西域記卷第十

疑

三藏法師玄奘奉 旨譯大慈持菩薩門經撰

十七國

伊彌鞞鉢伐多國

摩訶國

羯朱咀祇羅國

奈那伐彈那國

迦摩羅波國

三摩囉叱國

耽摩栗底國

渴羅答蘇伐剌那國

烏茶國

恭御他國

羯鼓勒伽國

憐薩羅國

茶達羅國

默那羯摩迦國

珠利耶國

達羅吐茶國

抹羅矩吒國

伊彌鞞鉢伐多國

大城國 陀陀何有伊彌鞞山合吐煙霞蔽

踰日月古今仙聖靈瑞樓神今有天祠尚遺

遠則在昔如來亦嘗居此為諸天人廣說妙

法大城南有寧堵故如來於此三月說法其

傍別有過去三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

乘教說一切有部

大城國陀陀何有伊彌鞞山合吐煙霞蔽

踰日月古今仙聖靈瑞樓神今有天祠尚遺

遠則在昔如來亦嘗居此為諸天人廣說妙

法大城南有寧堵故如來於此三月說法其

傍別有過去三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

三佛經行西不遠有寧堵故是室羅婆羅

底拘羅國即今之印度也交易生處昔此或有

長者榮貴巨富賤有繼嗣時有報者純賜金

錢二百億因名其子闌二百億值乎成立未

嘗復地故其足跡毛長尺餘光潤如軟色若

黃金珍愛此見備諸玩好自其居家以至雲

山亭傳運隔債僮交路凡須珍樂遙相告語

轉而以役曾不踰時其豪富如此世尊知其

善報將發也命改時伽羅子而往化焉既至

門下莫由自過長者家胡日天每晨朝時東

向以拜是時尊者以神通力從日輪中降立

於前長者子既日天也因旋香飯而歸其飯

香氣過王舍城時頻吐其羅王駭其異故命

使歷問乃竹林精舍役特伽羅子自長者家

持來因知長者子有此奇異乃使召焉長者

承命思何安步既舟鼓掉有風波之危乘車

取象擢羸碾之恩於是自其居家至王舍城

擊果通僧流滿芥子御舟安止長紐以引至

王舍城先禮世尊世尊告曰頻吐安羅王命

使召汝無過欲見足下毛耳王欲觀者宜結

加空持脚向王國視當實死長者子受佛壽而

往引入廷賜王欲視毛乃加味辛三善其有

禮待琛珍寶亦既得歸還至佛所如來是時

說法時音聞而感悟遂即出家於是勸助僧

習思求果然經行不捨足是誠血世尊告曰
汝善男子在家之時知鼓琴耶曰知若然者
以此爲喻結魚則琴不合續結獲則調不和
喻非急非緩其摩乃和夫修行者亦然急則
身疲心怠緩則惰舒恣逸承佛指教奉以用
終始是不久便獲果證

國西界現如河南至小孤山重巒巒巒昔佛
於此三月安居降薄句羅藥又山東南巖下
大石上有佛坐跡八寸餘長五尺二寸廣
二尺一寸其上則建窠塔坡馬次南石上則
有佛置指推迦跡佛跡也口跡深寸餘作
八出花文佛坐跡東南不遠有薄句羅藥又
脚跡長尺五六寸廣七八寸深二寸藥又
跡復有石佛坐像高六七尺次西不遠有佛
經行之處其山頂上有藥又故室又北有佛
足跡長尺有八寸廣於六寸深可半寸其跡
上有窠塔故知來昔日降伏藥又今不教人
食肉敬受佛戒後得生天此西有隘泉六
所其水極熱國南界大山林中多諸野象其
形偉大從此順流如河南岸東行三百餘里
至臨波國中

大唐西域記 卷十

陰人習小乘教天祠二十餘所具道釋居
都城量觀其高數丈基趾崇峻却敵高險在
昔劫初人物伊始野居穴處未知宮室後有
天子降迹入中遊現如何禮國自攝威靈有
孀生四子鬻分勝都洲各禮國宇建都邑邑
封壤蓋界此則一子之國都尉都洲諸城之
始也

城東百四五十里現如河南水深松嶺崖巖
崇峻上有天祠神多靈威擊崖爲窟引成威
留花林青樹巨石危峯仁智所居觀者志遠
國南境山林中野象羣獸群遊千數自此東
行四百餘里至羯朱咀祇羅國城在東
脚及羯朱咀祇羅國周二千餘里土地泉楊
稼穡豐盛氣序區風俗順教尚萬才崇貴學
藝如蓋六七十所僧徒三百餘人天祠十所異
道雜居自數百年王族總嗣復屬隣國所以
城郭丘墟多居村邑故戒日王遊京印度於
此築官理諸國務至則背茅爲宇去則縱火
焚燒國南境多野象北境去現如何不遠有
大高臺巖石而以連累基趾廣峙刻彫奇
製周其方面鑲象豐像佛及天形區別而作
自此東渡現如何行六百餘里至奔那伐碑
那國中

107

十餘里居人殷盛阡陌花林往往相間土地
卑隴稼穡結莢殷接果既多且貴其果大
如冬瓜熟則黃赤剖之中有數十小果大如
鵝卵又更破之其汁黃赤其味甘美或在樹
枝如眾果之結實或在樹根若伏苓之在土
氣厚稠暢風俗好學伽藍二十餘所僧徒三
千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緣習天祠百所異道
禪居齋形尼軋雲繁其黨

城西二十餘里有跋始尊僧伽藍名宇顯敞
臺閣崇高僧徒七百餘人並學大乘教法東
印度境殞學名僧多在於此其側不遠有窠
堵故無是王之所建也昔者如來三月在此
為諸天人說法之盛或至春日時燭光明其
側則有四佛坐及經行遺跡之所去此不遠
復有精舍中作觀自在菩薩像神聖無隱靈
座有微透近之人絕粒祈請自此東行九百
餘里度大河至迦摩羅國或曰

迦摩羅國周方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
里土地泉隴稼穡播種播棟宜果那羅雜穀
果其樹雖多務復珍貴河洑關波交帶城邑
氣序和暢風俗淳質人形早小容顏黧黑語
音少異中印度性甚犷暴未存儒學宗事天
神不信佛法故自佛興以迄于今尚未建立
伽藍招集僧侶其有淨信之徒但病念而已

天祠數百異道數方

今三本耶羅延天之祥胤安羅門之種也字
健塞馮羅伐摩或曰摩羅羅自操璽
上非華君臨遠於今三歷千世矣君上好學
衆庶從化遠方高才慕義客遊歸不碍信佛
法故高學沙門初聞有至那羅沙門在摩
揭越那國陀僧伽藍自遠方來學佛深法教
勤往復者再三未從來命時尸羅跋陀羅論
師曰欲報佛恩當和正法子其行矣勿憚遠
勞拘摩羅王世宗外道令請沙門斯等事也
因茲改轍稱利和達子昔起大心發願誓願
弘遊異域遺身求法香跡含靈直徒歸國宜
忘得喪勿拘榮辱宜揚聖教開導群迷先物
復身忘名弘法於是時不復免遠與使偕行
而會見焉拘摩羅王曰雖則不才常慕高學
聞名雅尚敢專延請曰實能智假蒙蒙臨聽
拘摩羅王曰善哉甚法好學願身若浮輪越
重險途遊異域斯則王化所由國風尚學今
印度諸國多有歌頌摩訶至那國
秦王政師摩者聞之又矣豈大德之鄉國耶
曰然此歌者美我君之德也拘摩羅王曰不
意大德是此國人常慕風化東望已久山川
道阻無由自致曰我大君聖德遠洽仁化遐
被殊俗異域拜關稱目者衆矣拘摩羅王曰

覆載若斯心算朝貢令成日王在羯朱温祇
羅國將設大施崇樹福甚五印度沙門婆羅
門有卒業者莫不召集令遠使來請願與同
行於是遂往焉此國東山阜連接無大國都
境接西南夷故其人類蠻獠矣詳聞土俗可
兩月行入蜀西南之境然山川險阻陸路氣
亦毒蛇毒草鳥害甚其國之東南野象群
故此國中象軍特盛從此南行千二三百里
至三摩哩吒國摩哩三摩哩吒國周二十餘
里嶺道大障地速早燥國大都城周二十餘
里稼穡儲植花果繁茂氣序和風俗順人性
剛烈形甲色黑好學勤勵邪正象僧伽藍三
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並皆遊習上座部學
天祠百所異道雜居露形是軌其徒特盛去
歲不遠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昔者如
來為諸天人於此七日說微妙法傍有四佛
坐及經行遺迹之所去此不遠伽藍中有青
玉佛像其高八尺相好圓備盛應時効從此
東北大海嶺山谷中有室利差咀羅國次東
南大海隅有迦摩限迦國次東有檀羅鉢底
國次東有伊實那補羅國次東有摩河曠國
國即此云林邑是也次西南有閩摩那洲界
凡此六國山川道阻不入其境然風俗攬界
聲聞可知自三摩哩吒國西行九百餘里至

大唐西域記 卷十

乾摩栗底國乾摩
乾摩栗底國周千四五百里國大都城周十
餘里嶺近海陸土地平曠稼穡時播花栗茂
盛氣序溫暑風俗驕烈人性剛勇邪正兼信
伽藍十餘所僧眾千餘人天祠五十餘所異
道雜居國濱海陸文會奇珍異寶多聚
此國故其國人大和聚官城側窠塔彼每曼
王所建也其傍則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
迹之所自此西北行七百餘里至羯羅擊蘇
伐剌那國伐剌
羯羅擊蘇伐剌那國周千四五百里國大
都城周二十餘里居人殷盛家室富饒土地
平曠稼穡時播聚花茂茂珠異數植氣序調
暢風俗淳和好尚學藝邪正兼信伽藍十餘
所僧徒二千餘人習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
五十餘所異道寔多別有三伽藍不食乳酪
遺提婆遠多遺訓也
大城側有絡多末知僧伽藍絡多末知庭宇顯敞
臺閣帶峻國中高聳連學聽敏有聞者咸兼
其中皆故相成珠磨道德初此國未信佛法
時南印度有一外道眼細銅鑄香薰明炬杖
質高步來入此城抵擊論議欲論議或者
問曰首領何異曰吾摩婆多能恐履拆裂慈
諸愚闇所以持照時經旬日人無聞者詢訪

一〇九

頭產莫有其人王曰合境之內宜無明首客
難不測為國深恥宜更營求訪諸幽隱或曰
大林中有異人其自稱曰沙門強學是務令
昇居幽玄久矣于茲非夫體法合德何能若
此者乎王聞之已躬往請焉沙門對曰我南
印度人也客遊止此學業庸淺恐點所聞敢
承來旨不復因時論議無負請建伽藍招集
僧徒光讚佛法王曰敬聞不致忘德沙門受
請往赴論場外道於是誦其宗教三方餘言
其義遠其文約包含名相翻羅視聽沙門一
聞完覽等若無以數百言辨而釋之因問
宗教外道辨窮理屈杜口不酬既折其名員
恥而退王深敬德是此伽藍自時厥後方印
法教

伽藍側不遠有室堵波無憂王所建也在昔
如來於此七日說法開導其側捨舍過去四
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有數室堵波並是如
來說經法之處無憂王之所建也從此西南
行七百餘里至烏荼國_東
烏荼國周七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
土地膏腴稻稼茂盛凡諸果實頗大諸國異
草名花難以殫述氣序溫暑風俗獷烈人貌
魁梧容色黧黑言聲風調異中印度好學不
能多信佛法伽藍百餘所僧徒方餘人並皆

習學大乘法教天祠五十所異道雜居諸室
堵波凡十餘所並是如來說法之處無憂王
之所建也

國西南境大山中有楠檀波菴僧伽藍其
石室堵波極多靈異或至齊日時燭光明故
諸淨信遠近咸會持妙花蓋幢燈供養承露
槃下覆鉢鉢上以花直奇置之便住若礎石
之吸針也此西北山伽藍中有室堵波所異
同前此二室堵波者神異所建靈奇若斯
國東南境臨大海濱有折利哩羅城_行周
二十餘里入海商人遠方旅客往來中止之
路也其城堅峻多諸奇寶城外鱗次有五伽
藍臺閣崇尚尊像工麗南去僧伽羅國二万
餘里靜夜理望見彼國佛牙室堵波上寶珠
光明離離然如明炬之懸燭也自此西南大
林中行千二百餘里至恭御臨國_東
恭御臨國周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
濱近海隅山阜嶺嶽土地豐濕稼穡時播氣
序溫暑風俗勇烈其形偉其貌黑粗有禮義
不甚欺詐至於文字同中印度語言風調頗
有異焉崇敬外道不信佛法天祠百餘所異
道方餘人國境之內數十小城橫山嶺據海
交城既堅敵兵又敢勇威雄虜境遠無強敵
國臨海濱多有奇寶蠟貝珠璣斯為貨用出

大青象翅乘致遠從此西南入大荒野深林
巨木千霄蔽日行千四百里至羯鼓功取

伽國南境即

羯鼓伽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
里穠穠時梅花果具繁林藪聯綿動數百里

出青野泉隣國所奇氣序暑熱風俗礫暴性

多稍穠志存信義言語輕捷音調實正聲音

風則頗與中印度異焉少信正法多遊外道

伽藍十餘所僧徒五百餘人習學大乘上座

部法天祠百餘所異道甚衆多是尼釁之徒也

羯鼓伽國在昔之時塚俗殷盛有學教擊象

祀成惟有五通仙樓巖養素人或凌觸退失

神通以惡咒術殺害國人少長無遺賢愚俱

喪人煙斷絕多歷年所頗漸遷居猶未充實

故今此國人戶尚少

城南不遠有塞堵波高百餘尺無臺王之所

還也傍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道迹之所國

境比衆大山嶺上有石塞堵波高百餘尺是

劫初時人壽無量歲有瑞骨於此入寂滅焉

自此西北山林中行千八百餘里至橋薩羅

國中

橋薩羅國周六千餘里山嶺周境林藪連接

國大齊城周四十餘里土壤膏腴地利滋盛

邑里相望人戶殷實其形偉其邑風俗剛

猛人性勇烈邪正兼信學藝高明王刹帝利

也崇敬佛法仁慈深遠伽藍百餘所僧徒數

萬人並習學大乘法教天祠七十餘所異

道雜居城南不遠有故伽藍傍有塞堵波無

憂王之所建也昔者如來曾於此處現大神

通權伏外道後龍僅善薩止此伽藍時此國

王号安多婆阿囉囉珠致龍狂周衛閉廣時

提婆善薩自執師子國來求論議謂門者曰

幸爲通語時門者遂爲入白龍狂雅知其名

盛滿鉢水命弟子曰汝持是水示彼提婆提

婆見水驚而投針弟子持鉢懷疑而返

龍狂曰彼何辭子對曰默無所說但投針於

水而已龍狂曰智矣哉若人也知幾其神察

微亞聖益德若此宜速命入對曰何謂也無

物請爾弥漫無間歷歷莫測滿而示之此我

學之習周也彼乃投針迷窮其極此非常人

宜速召進而龍狂風範懔然商物言談者皆

伏抑首提婆素把風微又希請益方欲受業

先購機神雅權感履昇堂碎生珠玄永日時

義清高龍狂曰後學冠世妙辯光前我惟冀

耄邁斯俊實誠乃爲親有寄得證不絕法教

弘揚伊人是賴幸能前席雅談玄奧異哉國

令心獨自負將開義府先達辯圍提振辭端

仰視寶蓋龍顏咸忘言吐口避坐引青蓮
 請受素龍猛曰復坐令將授子至其妙理法
 王誠致提舉五體投地一心歸命曰而今而
 後敢聞命矣龍猛善隨善閉藥術養顏奉生
 壽年數百志願不慕引正王既得妙藥壽亦
 數百王有稚子謂其母曰如我何時得嗣王
 位母曰以今觀之未有期也又王年壽已數
 百歲子孫老終者蓋亦多矣斯皆龍猛福力
 所加藝術所致善薩寂滅王必徂落夫龍猛
 善薩智慧弘遠慈悲深厚周給群有身命若
 遺汝宜往彼試從乞願若遂此志當果所願
 王子亦承母命來至伽藍門者驚懼故得入
 焉時龍猛善薩方讚誦經行忽見王子怵然
 謂曰今夕何夕降趾僧坊若危若懼疾驅來
 至對曰我承慈母餘論語及行捨之士以爲
 舍生寶命經語怒言未有輕捨報身施諸求
 欲我慈母曰不然十方善逝三世如來在昔
 發心逮乎證果勸求佛道修習戒忍或投身
 針獸或割肌救饑月光王施婆羅門頭髮力
 王飲鐵藥又血諸若此類尤難備舉求之先
 覺何代無人今龍猛善薩萬斯萬去我有所
 求人頭爲用招某皇歲末之有捨欲行暴劫
 殺則罪累尤多虛言無草穢後彰顯惟善薩
 修習聖道達期佛果慈富有憐惠及無邊輕

生若降賤身如朽不違本願垂允所求龍猛
 曰俞誠哉是言也我求佛聖果我學佛能捨
 是身如響是身如泡流轉四生往來六趣宿
 契如誓不違物欻然王子有一不可者其將
 若何我身既終汝父亦衰頽斯爲竟誰能濟
 之龍猛徘徊顧視求所經命以就芽業自刎
 其頭若利劍斷割身首異處王子見已驚奔
 而去門者上白具陳始末王聞哀感果亦命
 終國西南三百餘里至跋蓮末囉耆盧山
 經炭嶽特起峯巖險峻無崖谷死如金石
 引正王爲龍猛善薩鑿此山中建立伽藍去
 山十數里鑿開孔道當其山下仰鑿疏石其
 中則長隊步檐崇臺重閣間有五層層有四
 院至建精舍各鑄金像等佛身妙窟工思
 自餘莊嚴唯飾金寶從山高峯臨注發泉周
 匝重閣交帶師懸珠簾外光明燭中宇初引
 正王建此伽藍也人力疲竭府庫空虛功精
 未半心甚憂戚龍猛謂曰王何故若有憂
 負王曰報德大心敢樹勝福期之承固待至
 慈氏功績未成財用已竭每懷此恨坐而待
 旦龍猛曰勿憂崇福勝善其利不窮有與耶
 願無憂不濟今日還官當極歡舉後展出世
 巫覡山野已而至此平議管建王既受海奉
 以周旋龍猛善薩以神妙藥滿諸大火並變

爲金王遊見金心口相賀迴駕至龍猛所曰
今日改遊神尾所或山林之中時見金聚龍
猛曰非見成也至誠所成故有此金宜時取
用成爲勝業遂以營建功畢有餘於是五層
之中各鑄四大金像餘尚盈積充諸帝廟振
集千僧居之禮誦誦誦菩薩以聲述佛所宣
教法及諸菩薩所演述論鳩集部別藏在其
中故上第一層唯置佛像及諸經論下第五
層居止淨人資產什物中間三層僧徒所舍
聞諸先志曰引王營定已畢計工人所食鹽
價用九拘版_{納以}金錢其後僧徒念誦說
王平議時諸淨人更相謂曰僧徒諍起言議
相乖凶人伺隙破壞伽藍於是重朋友拒以
擄僧徒自念已來無復僧象遠矚山巖莫知
門徑時引善賢方者入中廢疾蒙面出入不
識其路從此大林中南行九百餘里至塞達
驛國_東

安達羅國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
里号統者畢土地長沃稼穡豐盛氣序溫暑
風俗極恭語言辭調異中印度至於文字軌
則大同伽藍二十餘所僧徒三千餘人天祠
三十餘所異道定多
觀者羅城側不遠有大伽藍重閣層臺聖廟
剎剎佛像聖容麗極工思伽藍前有石窠堵
波高數百尺並阿折摩_所阿摩漢之所建
也所行羅漢伽藍西南不遠有窠堵波無憂
王之所建也如來在昔於此說法現大神通
度無量眾
所行羅漢伽藍西南行二十餘里至孤山山
嶺有石窠堵波陳那_羅菩薩於此作因明
論陳那菩薩者佛去世後承風流承智願廣
大慧力深固臨世無休思和聖教以爲因明
之論言深理廣學者虛功難以成業乃匿迹
幽巖棲神寂定親述作之利害審文義之繁
約是時摩訶震響靈變樂采山神捧菩薩高
數百尺唱如是言昔佛世尊善權導物以慈
悲心說因明論結括妙理深究微言如來寂
滅大義派絕今者陳那菩薩揭智慈遠深達
聖旨因明之論重弘茲日菩薩乃放大光明
照燭幽昧時此國王深生尊敬見此光明相
疑入金剛定因請菩薩證無生果床那曰吾
入定觀察秋穰深經心期正覺非願無生果
也王曰無生之果與聖位仰斷三界欲阿三
明智斯盛事也願莊嚴之康那是時心悅王
請方欲證受無學聖果時妙吉祥菩薩知而
惜焉欲相警誡乃彈指悟之而告曰惜哉如
何捨廣大心爲狹劣志從獨善之像毒兼濟
之願欲爲善利當廣傳薩婆氏菩薩所製論

伽師地論事諸後學為利其大陳那菩薩敬
 受指授奉以周旋於是羅思況研廣因明論
 獨恐學者攬其文微辭約也乃纂其大義綜
 其微言作因明論以導後進自茲已後宣暢
 瑜伽盛業門人有知當世從此林野中兩行
 瑜伽聖聖門人有知當世從此林野中兩行
 十餘里至秋那鴉磔迦國即大連國大連
 秋那鴉磔迦國周六十餘里國大都城周四
 十餘里土地膏腴稼穡殷盛民野多邑居少
 秦序溫善人貌黑黑性猛烈好學愛加蓋轉
 次定其邑甚存者二十餘所僧徒千餘人至
 多習學大衆封法天祠百餘所異通變多
 城東據山有佛塔勢摩轉時僧伽僧伽在城西北
 山有阿戾羅勢摩轉時僧伽僧伽在城西北
 佛徒手弄川通徑既在時廟長身者覆祀嚴
 持地室神聖衛聖遊遊在自得安波于寺之
 內每歲有千凡大僧周入安居羅空居月曾
 性厚儀以神通方凌虛而去千寺之設九聖
 四居自有餘寺焉復僧侶而山神多設或作
 折張或為強托勢惡行人以故空荒閑無僧
 東城南不遠有大山巖巖吐吹似鼓解論師
 住阿耨舍修宮僧先志太子薩成傳之矣論師
 報量弘遠立德無違外示僧侶之服內弘龍
 猛之學開序持陀國珠法善陸宜持陀法字
 孫教子有懷法攝拉得而住五城叱咤城知

談法菩薩在善提樹論師乃命門人曰汝行
 詣善提樹根法善陸所加我時曰善陸宜稱
 遠救遺請速從街落空心焉日已火然以宿
 願未果遂亦札楊子提樹者誓不空見且當
 有世稱天人即獲法善陸而去後曰人世如
 幻身今云得陽月動換未遭提樹人住提後
 去不食見論師既還本土特而思曰外喜氏
 成併謀次較於親自善陸德前讀隨心陀
 羅尼此壯飲水時歷三歲竟有在善陸乃現
 妙色身預論師曰何所志乎對曰願留此身
 待見慈氏親自善陸曰人命危脆世間得
 幻宜尋務善履生親史多天持持 禮 訖
 遂得見說師曰志不可奪心不可散善陸曰
 若然者宜往秋那鴉磔迦國城南山巖巖金
 剛神所至誠誦持執金剛陀羅尼者當速此
 願論師於是往而誦焉三歲之後神乃謂曰
 伊何所願若此勤勵論師曰願留此身待見
 慈氏親自善陸指遺來請成我願者其在
 神乎神乃授秘方而謂之曰此巖石內有阿
 耨格官如法行諸石壁當開關即入中可以
 待見論師曰幽居無親詎知佛與執金剛曰
 慈氏出世我當報論師受命專精誦持復
 歷三歲初無異想况芥子以擊石巖巖擊而
 洞開是時百千方眾親觀慈運論師瞻其戶

而告衆曰吾又祈請待見慈氏聖靈誓祐大
願斯速宜可入此同見佛與聞者恠鼓真敢
獲尸謂是毒蛇之窟恐畏身命無三告海唯
有六人從入論師頗憐憐從容而入入之
既已石壁還合衆皆驚恐畏前言之過也自
此西南行千餘里至珠利耶國在唐時
珠利耶國周二千四五百里國大都城周十
餘里土野空曠數澤荒蕪屋戶貧少群盜公
行氣序溫暑風俗甚兇人性獷烈崇信外道
伽藍類塚塚有僧徒天祠數十所多露形外
道也
城東南不遠有宰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如
來在昔嘗於此處現大神通說深妙法摧伏
外道度諸天人
城西不遠有故伽藍提摩普薩與摩漢論議
之處初提摩普薩聞此伽藍有呪摩羅摩羅
阿羅漢得六神通具八解脫遠來遠尋觀其
風範既至伽藍投羅漢宿羅漢少欲知足唯
置一牀提摩既至無以為席乃張落葉指令
就坐羅漢入定夜分方由提摩於某牀疑諸
法羅漢隨聲爲釋提摩尋覺身竟覺第七轉已
壯口不剛猶運神通力往觀史多天請問慈
氏慈氏爲釋因而告曰彼提摩者曠劫修行
賢劫之中當紹佛位非今所知宜深禮敬如

師指頃還復本座乃復抄揚妙義剖折微言
提婆謂曰此慈氏菩薩聖智之擇也豈仁者
所能詳究哉羅漢曰然誠如來旨於是遮席
禮謝深加敬嘆從此南入林野中行千五六
百里至達羅吐茶國在唐時
達羅吐茶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号達志
補羅周二千餘里土地沃壤穡稻豐盛多花
果出寶物氣序溫暑風俗勇烈深篤信義高
尚博識而語言文字少異中印度伽藍百餘
所僧徒万餘人並皆達摩上座部法天祠八
十餘所多露形外道也如來在昔遊此國
說法度人故無憂王於諸聖迹皆建宰堵波
建志補羅城者即達摩波羅時善薩本生
之城善薩此國大目之長子也幼穉雅量長
而和適年方弱冠王姬下降禮遊之夕憂心
除悽對佛像前發勤祈請至誠所感神負遠
遊去此數百里至山伽藍坐佛堂中有僧開
戶見此少年疑其盜也果詰問之善薩具陳
宿告因請出家衆咸驚異遂允其志王乃宜
命推求還盜乃知善薩神負遠遊王之知也
增深敬異自捺承已爲學精勤令聞風範語
在前記
城南不遠有大伽藍國中肥軟同類草止有
宰堵波高百餘尺無憂王所建也如來在昔

孕男女形類同性種畜也男衛長大力格
猛獸年方弱冠人智漸發請其母曰我何謂
子父則野獸母乃是人既非族類如何配偶
母乃述昔事以告其子子曰人畜殊途宜速
逃遊母曰我先已逃不能自贖其子於後逃
師子父登山踰嶺察其避止可以逃避伺父
去已遂擔負母跡下越入里母曰宜各慎毋
勿說事源人或知聞輕鄙我等於是至父卒
國國非家族宗祀已滅投寄邑人人謂之曰
舍曹何國人也曰我本此國族離異域子母
相捨求歸故里人皆哀感更共資給其師子
王還無所見追戀男女情慮既發使出山谷
往來村邑咆哮震吼暴答人物殘毒生類色
人輒出迷取而殺擊鼓吹貝負持子辟從
成旅然後免營其王懼仁化之不洽也乃縱
獵者期於擒獲王弱罕四兵衆以方計掩薄
林數跡踏山谷師子震吼人畜解易既不擒
獲尋復招其有擒執師子除國患者當酬
重賞式族茂績其子聞王之令乃謂母曰飢
寒已甚宜可應募或有所得以相拯育母曰
言不可若是彼雖畜也猶謂父焉豈以難乎
而與逆言子曰人畜異類義安在既以違
阻此心何算乃袖小刀出應招某是時千衆
方騎雲屯齊合師子躍在林中人莫敢近子

即其前父逃顯伏於是乎親愛慈怒乃妻刃
於腹中尚懷慈愛猶無忿毒乃至割腹舍告
而死王曰斯何人哉若此異也誘之以福
利衆之以威禍然後且陳其始末備述情事王
曰逆哉父而尚詭非親乎畜種難顯凶情
易動除民之害其功大矣斷父之命其心逆
矣重賞以酬其功遠放以諱其迹則國豈不
虧王言不貳於是裝二大船多儲糧糗母留
在國周給賞功子女各從一舟隨波飄蕩其
男船陸海至此實僅見登珥玉便於中止其
後商人採寶復至洋中乃殺其商主留其子
女如是警息子孫衆多遠立君臣以位上下
建都華邑據有疆域以其先祖擒執師子因
舉元功而高國号其女船者從至波刺斯西
神鬼所應產育群女故今西大女國是也故
師子國人形類屏黑方頤大類情性憤烈安
忍鴆毒斯亦猛獸遺種故其人多勇徒斯一
說也

佛法所記則曰昔此寶剛大鐵城中五百羅
刹女之所居也城樓之上豎二高幢表言凶
之相有吉事吉幢動有凶事凶幢動恒伺商
人至寶洲者便變爲美女持香花奏音辨出
迎慰問誘入鐵城樂讌歡會已而置鐵牢中
斷取食之時膳部備有大商主僧伽者其子

李僧伽羅父既年老知家務與五百商人入海採寶風波飄蓬遇至寶洲時羅刹女並吉憐勳便帶香花鼓奏音崇相請迎儀誘入鐵城商主於是對羅刹女王歡娛奉會自餘商侶各相配合旃歷歲時皆生一子諸羅刹女情疏故人欲曲之鐵字更向商侶時僧伽羅女成惡夢知非吉祥禱求歸路遇至鐵字乃開悲號之聲遠昇高樹問曰誰相拘禁而此慈傷曰介不知耶城中諸女並是羅刹女誘我曹入城娛奉君既將至幽牢我曾漸充所食今已大半君等不久亦遭此禍僧伽羅曰當圖何計可免危難對曰我聞海濱有一天馬至誠祈請必相濟渡僧伽羅聞已竊告兩侶共望海濱專精求救是時天馬來告人曰介輩各執我毛鬣不迎顧者我降汝曹哉海免難至勝部洲吉達鄉國諸商人奉指告尊一無戚執其羸驢天馬乃騰驤雲路越濟海岸諸羅刹女怒覺夫逃遁相告語異其所以去各攜稚子凌虛往來知諸商人將出海濱遂相召命飛行遠訪嘗未踰時遇諸商侶悲喜俱至涕淚交流各掩泣而言曰我惟咸遇李會長入室家有慶恩愛已久而今連棄妻子孤遠悠悠此心誰其能及幸願留顧相與還城商人之心未肯迴處諸羅刹女策說無

功逃縱妖媚備行矯政前侶愛戀情難堪忍心疑去留身皆退羅刹諸女更相拜賀與彼商人攜持而去僧伽羅者習慧深固心無障礙得越大海免斯危難時羅刹女王空遠鐵城諸女謂曰汝無智略為夫所棄既蒙靈能宜勿居此時羅刹女王持所生子飛至僧伽羅前縱極惡誘誘令還僧伽羅口誦神呪手揮利劍叱而告曰汝是羅刹我乃是人入鬼界路非其匹合苦世相逼當斷脫命羅刹女知誘惑之不遂也凌虛而去至僧伽羅家謂其父僧伽曰我是某國王女僧伽羅娶我為妻生一子矣齊持寶貨來還鄉國已海遭風舟掀滯役唯我子母及僧伽羅僅而獲濟山川道阻凍餒艱辛一言於意遂見華道晉言不遜焉為羅刹婦則家聞遽止則孤遺孺旅進退無依敢陳情事僧伽曰誠如所言宜時即入室居未久僧伽羅至父謂之曰何重財貨而輕妻子僧伽羅曰此羅刹女也則以先事其白父母而親事僧伽羅成事遂時羅刹女遂以許王王欲罪僧伽羅僧伽羅曰羅刹之女傍多狡或王以為不誠也而情悅其欺美謂僧伽羅曰必棄此女今留後官僧伽羅曰恐為是禍斯既羅刹食唯血肉王不聽僧伽羅之言遂納為妻其後夜分魂逸

寶清召餘五百羅刹鬼女共至王宮以毒呪
 術殘害宮中凡諸人皆食肉飲血持其餘屍
 還歸寶窟日群巨朝集王門閉而不開候
 馳久之不聞人語於是排其戶聞其門相從
 越進送至宮庭聞其無人唯有骸骨群禽具
 佐相顧失園悲號慟哭莫測初源僧伽羅具
 告始末自庶信然禍自招矣於是國輔老臣
 群官宿將歷問明德推據崇高咸仰僧伽羅
 之福智也乃相議曰夫君人者豈苟且哉先
 者福智次德明哲非福智無以享實位非明
 哲何以理機務僧伽羅者斯其人矣慶奪禍
 機成應天馬忠以諫主智足謀身曆選在茲
 推新成跡泉庶舉推尊立之為三僧伽羅辭
 不獲允允執其中恭揖群官遂即三位於是
 從革前弊表式賢良乃下令曰吾先商伯在
 羅刹園死生莫測善惡不分今將救難宜整
 兵甲極危杜患國之福也收珍藏寶園之利
 也於是治兵浮海而往時鐵城上凶懼遂勒
 諸羅刹女親而惶怖便縱妖媚出迎諛誑王
 幸知其詐令諸兵士口誦神呪身營威武諸
 羅刹女踉蹌退敗或逃隱海島或沉溺洪流
 於是毀鐵城破鐵牢救得商人多獲珍寶招
 募黎庶遷居寶湖建都築宮遂有國焉因以
 王名而為國号僧伽羅者則釋迦如來本生

之亭也
 僧伽羅國先時唯宗淫祀佛去世後第一百
 年釋安王弟摩羅因陸羅捨難欲愛志求聖
 果得六神通具八解脫足步虛空遊此國
 如宣正法流布遺教自茲已降風俗再信佛
 藍百所僧徒二万余人遊行大乘上座部法
 佛教至後二百餘年各擅專門分成二部一
 曰摩訶訶訶羅住部序大乘習小教二曰阿
 跋耶祇羅住部學執一乘如彌三歲僧徒乃
 戒行身常定慧凝明儀範可師齊肅如也
 王宮側有佛牙精舍高數百尺壁以珠珍飾
 之奇寶精舍上連表柱置鉢摩羅羅伽大寶
 寶光跡非磁曜照曜晝夜連望燭若明星王
 以佛牙日三灌洗香水香末或濯或焚務極
 珍奇式供供養
 佛牙精舍側有小精舍亦以眾寶而為裝飾
 中有金佛像此國先王誓身而鑄肉髻則貫
 寶飾焉其後有盜伺欲竊取而重門周柵衛
 守防切盜乃鑿通孔道入精舍而穴之遂欲
 取寶像漸高遠其盜既不果求退而嘆曰如
 來在昔修菩薩行起廣大心發誓願上自
 身命下至國城悲愍四生周給一切今者如
 何道像倍寶難言於此不明昔行像乃俯首
 而投寶焉是盜得已尋持貨賣人或見者咸

謂之曰此寶乃先王金佛像頂踏寶也余從
何獲來此寶當坐擒以白王王問所從得盛
曰佛自與我非盜也王以為不誠命使覘
驗像猶俯首王親聖靈信心淳固不罪其人
重贖其實莊嚴像結重寶頂焉像因俯首以
至於今

王宮側建大廚日管方八千僧食食時既至
僧徒持鉢受飯既得食已各還其居自佛教
隨披進斯供養子孫承統繼業至今十數年
來國中政亂未有定主乃廢斯舉
國傾海隅地產珍寶王親制茶神呈奇貨都
人士子往來求採稱其福報所獲不同隨得

珠瓊賦稅有科

園東南隅有駁勒岩迹山巖谷幽峻神鬼遊
舍在昔如來於此說駁地經地經初也

園南海數千里至那羅普摩洲人岸小
長餘三尺人身鳥喙無鞍稼唯食椰子那
羅普摩洲西浮海數千里孤島東崖有石佛
像高百餘尺東面坐以月受珠為兩膝月將
迴照水即點流滂霑崖嶺既淫餘整時有南
侶遺風飄浪隨波比鹽遂至孤島海鹹不可
以飲渴之者久之是時月十五日也像頂流
水泉皆復湧以為至誠所感宜重拯之於即
留停迷經數日每月隱高巖其水不流時商

主曰未必為濟我曹而流水也嘗聞月受珠
月光照即水流注可將非佛像頂上有此寶
耶遂登崖而視之乃以月受珠為像肉腸當
見其人說其始末國西浮海數千里至大賈
洲無人居止唯神樓宅靜爽遙望光燭山川
商人住之者多矣咸無所得自遠舉賦茶園
北入林野中歷孤城過小邑凶人結黨作害
羈旅行二千餘里至悉達那補羅國舊地
悉達那補羅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
十餘里土地膏腴稼穡盛氣序阻暑俗風
驟烈形貌藍黑性情蠻暴好遊業尚儉整如
藍百餘所僧徒方餘人大小二乘衆功修習
天祠數百異道雜居

王宮城側有大伽藍僧徒三百餘人寔唯俊
彦也伽藍大精舍高百餘尺中有一切義成
太子寶冠高減二尺飾以寶珠盛以寶函每
至齋日出置高座香花供養時放光明
咸側大伽藍中有精舍高五十餘尺中有刻
檀慈氏菩薩像高十餘尺或至齋日神光照
燭是聞二百億羅漢之所造也
城北不遠有多羅樹林周三十餘里其葉長
廣其色光潤諸國音為莫不採用林中有罕
堵波是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其樹
則有聞二百億羅漢遺身舍利穿堵波也

城東不遠有穿堵波基已傾陷餘高三丈聞諸先志曰此中有如來舍利或至蘇日時燭靈光在昔如來於此說法現神通力度諸群生城西南不遠有穿堵波高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是聞二百億羅漢於此現大神通力度眾生傍有伽藍唯餘基址是彼羅漢之所建也從此西北入大林野猛獸暴害群盜凶疾行二千四五百里至摩訶剌侖國摩訶剌侖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西臨大何周三十餘里土地沃壤稼穡殷盛氣序溫暑風俗淳質其形偉大其性傲逸有恩必報有怨必復人或支辱則命以碑穿急投分志身以濟將復怨也必先告之各被堅甲然後爭鋒臨陣遂比不殺已降兵將失利無所刑罰賜之衣服威激自死國數勇士有數百人每將決戰飲酒酣醉一人推鋒方夫挫銳過人肆害國刑不加每出遊行擊鼓前導復外暴家凡數百頭將欲陣戰亦先飲酒群馳踊踐前無堅敵其王恃此人象輕度隣國王利帝利種也名稱羅羅象鼻獻即遠仁慈廣被目下事之盡其忠矣今戒日大王東征西伐遠賓近商唯此國人獨不自伏屢車五印度甲兵及募名諸國烈將躬往討伐猶未克勝其兵也如此其俗也如彼人知好學邪正兼

崇伽藍百餘所僧徒五千餘人大小二乘兼幼綜習天祠百數異道甚多
大城內外五穿堵波並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無憂王建也自餘石就諸穿堵波其數甚多難用備舉
城南不遠有故伽藍中有觀自在菩薩石像靈監潛被願求多果
國東境有大山巒嶺連綿重巒絕巘受有伽藍基于幽谷高堂邃宇疏崖枕峯重閣層臺背巖面壑阿折羅阿羅漢所建羅漢西印度人也其母說終觀生何趣見於此國受女人身羅漢遂至此將欲華化隨機攝受入里乞食至母生家女子持食來施乳便隨汁觀屬既見以為不祥羅漢就本因緣女子便證聖果羅漢成生有之恩懷菩薩之政將酬厚德建此伽藍伽藍大精舍高百餘尺中有石佛像高七十餘尺上有石蓋七重蓋懸無緞蓋間相去各三尺餘聞諸先志曰斯乃羅漢願力之所持也或曰神通之力或曰斯衍之功考厥實錄未詳其致精舍四周雕鏤石壁作如來在昔修菩薩行諸因地事證聖果之積祥入寂滅之靈應巨細無遺備盡錫錄伽藍門外南北左右各一石象聞之土俗曰此象時大聲吼地為震動昔陳那菩薩多止

此伽藍自此西行千餘里渡耐林陀河至跋
祿羯咄即莫國南地莫國南地

跋祿羯咄莫國周二千四百里國大都城
周二十餘里土地鹹白草木稀疎味食為鹽
利海為養氣序暑熱迴風颯起土俗澆薄人
性詭詐不知學藝亦正氣信伽藍十餘所僧
徒三百餘人習學大乘上座部法天祠十餘

所異道雜居從此西北行二千餘里至摩臘
摩臘即南摩臘摩臘國
摩臘國南摩臘國
摩臘國南摩臘國

摩臘國南摩臘國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
里據莫訶河東南土地膏腴稼穡殷盛草木
榮茂花果繁實特宜宿麥多食餅麩人性善
順大拉喇教言辭雅亮學藝優深五印度境

兩國重學西南摩臘莫國東北摩揭陀國貴
德尚仁明敏強學而此國也邪正雜信伽藍
數百所僧徒二方餘人習學小乘正重部法
天祠數百異道寔衆多是陰灰之侶也國志

曰六十年前王号尸羅阿迭多即機慧高機慧高
明才學賸教愛育四生教帶三寶始自誕靈
隨子俱齒黠無瞋色手不害生象馬飲水陸

而後仍恐傷水性也其仁慈如此在位五十
餘年野獸狎人舉國黎庶咸不殺害居官之
側建立精舍窮諸工巧備盡莊嚴中作七佛
世尊之像每歲恒設無遮大會招集四方僧

徒修施四事供養或以三衣道具或以士寶
珍奇亦世相承美業無替

大城西北二十餘里至婆羅門邑傍有扁坑
秋夏徑帶弥淹旬日雖納泉流而無積水其
傍又建小華堵波聞諸先志曰昔者大有婆羅
門生身陷入地獄之趣昔此邑中有婆羅

門生知博物學冠時彥內外典籍究極幽微
曆數玄文若視諸掌風範情高今問遐被王
甚珍敬國人宗重門人千數味道欽風每而
言曰吾為世出迷聖導凡先賢後哲無與我

比彼大自在天盛歎天那羅延天佛世尊者
人皆風靡祖述其道莫不圖形竟脩秘敬我
今德踰於彼名擅於時未有所異其何以顯

遂用赤旃檀刻作大自在天盛歎天那羅延
天佛世尊等像為座四足凡有所至負以自
隨其慢傲也如此時西印度有莖翳跋陀羅

香都烈少欲知足無求於物聞而歎曰惜哉
時無人矣今彼愚夫敢行凶德於是荷錫遠
遊來至此國以其宿心具白於王王見弊服

心未之敬然高其志強為之禮遂設論座告
婆羅門空羅門聞而笑曰彼何人斯敢懷此
志命其徒屬來就論場數百千眾前後侍聽
賢愛服樂故求教革而坐彼婆羅門踴所持

座非斥正法殺述邪宗每情辯若流希環
 往復空羅門久而謝屈王乃謂曰久虛虛名
 同上寂衆先典有記論負當駁欲燒鐵鐵令
 其坐上空羅門窘迫乃歸命求救賢安忍之
 乃請王曰大王仁化遠洽頌譽敷達當布慈
 育勿行殘酷起其不遠唯所去就王今棄驢
 邊告城邑空羅門取其殘辱發憤歃血苾芻
 聞已往慰之曰介學苞內外聲聞迥迥榮厚
 之事進退當明夫名者何實乎空羅門憤志
 深言茲符誘毀大衆經義先聖言譽未靜地
 便拆裂生身墜陷遙逝斯在自此西南入海
 交西北行二千四百五里至阿叱釐國阿叱釐國
 阿叱釐國周六十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
 里居人殷盛珍寶盈積稼穡備興取焉業
 土地沙鹵花果稀少出胡椒樹樹葉若黃椒
 也出薰陸香樹樹葉若棠梨也銀片熱多風
 埃人性虜傳貴財賤德文字語言俄形法則
 大同庫廩空國多不信福樂有信者宗事天
 神祠飾十餘所異道雜居從摩臘國西北
 行三百里至契吒國契吒國
 契吒國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
 人戶殷盛家室富饒無大君長役屬摩臘國
 因風土物產遂同其俗伽藍十餘所僧徒千
 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習學天祠數十外道聚

多從此北行千餘里至伐臘國伐臘國
 伐臘國周六十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
 里土地所產氣序所宜風俗人性同摩臘國
 國居人殷盛家室富饒積財百億者乃有百
 餘室矣遠方奇貨多聚其國伽藍百餘所僧
 徒六千餘人多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數百
 異道繁多如來在世屢遊此國故無夜王於
 佛所止官樹旌表建窠堵波過去三佛坐及
 經行說法之處遺迹相間今王刹帝利種也
 即昔摩臘國尸羅阿迭多王之姪今羯若
 鞠閣國尸羅阿迭多王之子胥若杜魯婆跋
 叱帝性情性躁急習謀淺近然而拜信三寶
 歲設大會七日以珠玑上味供養僧衆三衣
 醫藥之價七寶奇貴之珍既以拋施倍價酬
 贖貴德尚賢尊道重學遠方高僧特加禮敬
 去城不遠有大伽藍阿折羅阿羅漢之所建
 立德慧慧菩薩之所遊止於中制論並盛
 疏布自此西北行七百餘里至阿難陀補羅
 國阿難陀補羅國
 阿難陀補羅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
 十餘里人戶殷盛家室富饒無大君長役屬
 摩臘國土宜氣序文字法則亦同焉伽
 藍十餘所僧徒咸千人習學小乘正量部法
 天祠數十異道雜居從伐臘國西行五百

餘里至蘇刺侖國度地
蘇刺侖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

里西據莫薩河居人殷盛家產富饒役易伐
獵毗國地土鹹鹵花果稀少寒暑雖均風飄

不靜土俗流傳人性輕躁不好學藝亦正兼
信伽藍五十餘所僧徒三千餘人多習大道

上座部法天祠百餘所具道雜居國當西海
之路人皆資海之利與販為業貨運有無去

城不遠有郁都多山山頂有伽藍房宇廊廡
多踰崖巖林樹鬱茂泉流交境聖賢之所遊

止發仙之所集往從伐臘毗國北行千八百
餘里至瞿折羅國度地

瞿折羅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呼毗羅摩
羅周三十餘里土宜風俗同蘇刺侖國居人

殷盛家產富饒多事外道少信佛法伽藍一
所僧百餘人習學小乘法教說一切有部天

祠數十異道雜居王刹帝利種也年在弱冠
智勇高遠深信佛法高尚昇能從此東南行

二千八百餘里至耶闍行那國度地
耶闍行那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

餘里土宜風俗同蘇刺侖國居人殷盛家至
富饒伽藍數十所多以北境存者三五僧徒

三百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習學天祠數十異
道雜居王法羅門種也博覽經書不信正法

去城不遠有窄堵波無憂王作地獄之處從
此東北行千餘里至捺提陁國度地

捺提陁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五六
里土穡沃壤稼穡滋植宜收麥多花果氣序

調暢人性善順多信外道少教佛法伽藍數
十少有僧徒天祠十餘所外道三千餘人王婆

羅門種也篤信三寶尊重有德諸方博達之
士多集此國從此行九百餘里至摩醯濕

伐羅補羅國度地
摩醯濕伐羅補羅國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

周三十餘里土宜風俗同耶闍行那國宗敬
外道不信佛法天祠數十多是塗灰之侶王

婆羅門種也不甚敬信佛法從此還至瞿折
羅國復北行荒野險磧經千九百餘里渡信

度大河至信度國度地
信度國周七千餘里國大都城呼毗羅摩

羅周三十餘里宜穀稼豐粟麥出金銀鑄石
宜牛羊驢駝驘畜之屬驍駝羸小唯有一羣

多出赤鹽色如赤石白鹽黑鹽及白石鹽等
異域遠方以之為藥人性剛烈而質直數聞

諍多辯護學不好博深信佛法伽藍數百所
僧徒方餘人並學小乘正量部法大拓憍怠

性行弊穢其有精勤賢善之徒獨處閑寂遠
迹山林夙夜匪懈多證聖果天祠三十餘所

異道釋居王成陀羅種也性淳質敬佛法如
來在昔願遊此國故善受王於聖速與處等
增波數十所為欲德多夫阿羅漢處遊此國
演法開導所止之處皆往遊遊或建僧伽藍
或樹家塔放往往間起可略而言

信度河側千餘里波澤間有數百千戶於此
宅居其性剛烈唯殺是務牧牛自活無所係
合若男若女無貴無賤躬墾稼家業條類
芴弱而行俗事專執小見非片大業聞諸先志
曰昔此地為庶安及但事凶殘時有羅漢怒其
頑強為化依欲棄處而米現大神通示布有
事令衆信受漸導言教諸人歡悅願奉指誘
羅漢知衆心頓為授三歸見其凶暴悉斷殺
生割髮持衣奉行法教年代浸遠世易時移
守善既虧餘風不殊雖服法私會無戒善子
孫齊世習以成俗從此東行九百餘里渡信
度河東岸至茂摩三部盧國東地

茂摩三部盧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
十餘里居人般藍家室富饒役屬踰國土
曰良沃桑序調順風俗質直好學尚德多事
天神少信佛法如至十餘所多已地塚少有
僧徒守無算皆天祠八所異道雜居有日天
相莊嚴甚麗其日天像繪以黃金飾以奇寶
靈鑿幽通神功潛放共樂造奏明炬燧日香

花供養初每晨絕五印度國諸王東族莫不
於此捨施珠寶建立福舍以做食醫藥給濟
貧病諸國之人來此未願常有千數天祠四
周池沼花林甚可遊賞從此東行七百餘
里至鉢伐多國東地

鉢伐多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
里居人殷盛稅屬踰國多旱稻宜菽麥菘
序調適風俗質直人性踴躍言合鄙辭學藝
深博雅正敬信伽藍十餘所僧徒千餘人大
小二乘兼功習學四容塔波無曼王之所建
也天祠二十異道雜居城側有大伽藍僧徒
百餘人並學大乘教即是昔懷那弗咀羅譯
論師於此製瑜伽師地釋論亦是賢受
論師德光論師本出家處此大伽藍為天火
所燒摧殘荒圯從信度國西南行千五六百
里至阿點婆翅羅國東地

阿點婆翅羅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號碼
跡濕伐摩周三十餘里附在西境臨信度河
降大海濱屋宇莊嚴多有珍寶近無君長統
屬信度國地下濕土丘阜積草荒蕪曠野少
擊穀稼雜備板麥特豐亂序徵聚風馳勁烈
宜牛羊乘馳野畜之類人性暴惡不好習學
語言故異中印度其俗俸寶敬崇三寶伽藍
八十餘所僧徒五千餘人多學小乘正董部

法天祠十所多是陰灰外道之所居止域中
有大自在天祠祠宇彫飾天傳靈鑿陰灰外
道遊舍其中在昔如來顯迹比國說法度人
導尼利俗故無憂王於聖迹處建六萃塔彼
焉從此而行城二十里至狼揭羅國西地
狼揭羅國東西南北各數千里國大都城周
三十餘里弓寧克黎馮伐羅土地依烟掌鷄
儀盛儀序風俗同阿點婆翅羅國居人殷盛
多諸珠寶臨大海濱入西女國之路也無大
君長據川自立不相承命役屬彼利斯因文
字大同印度語言少異邪正兼信伽藍百餘
所僧徒六千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習學天祠
數百所陰灰外道其徒極衆城中有大自在
天祠莊嚴壯麗陰灰外道之所宗事自此西
北至彼利斯國西地非印度之國時也
彼利斯因周數方里國大都城號蘇刺薩盧
那周四十餘里川土既多氣序亦異大極溫
也引水爲田人戶富饒出金銀鑄石頗服水
精奇珠異寶工織大錦細褐氈氍之類多善
馬善馳貨用大銀錢人性躁暴俗無禮義文
字語言異於諸國無學藝多工伎凡諸造作
障境所畫婚姻雜亂死多棄屍其形偉大齊
髮露頭承皮襪服錦氈戶課賦稅人四銀錢
天祠甚多提那跋外道之徒爲所宗也伽藍

二三僧徒數百並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法
釋迦佛鉢在此王官國東境有鴉綠城內城
不廣外郭周六十餘里居人家衆產富西北
接拂憐國境壤風俗同彼利斯形類語言稍
有乖異多珠寶亦富饒也拂憐國西南海島
有西女國皆是女人略無男子多諸珠寶實
附拂憐國故拂憐王處遣丈夫配焉其俗產
男皆不舉也自阿點婆翅羅國北行七百餘
里至臂多勢羅國西地
臂多勢羅國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
餘里居人殷盛無大君長役屬信度國土地
沙鹵寒風凜勁多殺桑少花果而風俗獷暴
語異中印度不好藝學然知停信伽藍五十
餘所僧徒三千餘人並學小乘正量部法天
祠二十餘所並陰灰外道也城北十五六里
大林中有寧塔跋高數百尺無憂王所建也
中有舍利時放光明是如來昔作仙人爲國
王所舍之處此東不遠有故伽藍是昔大迦
多延那大阿羅漢之所建立其傍則有過去
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記建寧塔跋以爲莊
表從此東北行三百餘里至阿耨茶國西地
阿耨茶國周二千四百里國大都城周二
十餘里無大君長役屬信度國土宜稼穡菽
麥特豐花果少草木疎荒序風寒人性猛烈

信里生著永統祐與勝福較而好學無憂王所
建草塔殿十餘所天初數十異道韓居計支
外道其徒極盛宗事相响又那天其天神
昔自迦畢試國阿路孫山徙居此國南界極
那四羅山中作威作福為暴為惡信求者迷
願經者者招殃故遠近宗仰上下極懼隣國
異俗君巨儂庶每歲嘉辰不期而會或黃金
銀奇寶或以羊馬鬪首竟嬰負季俱申誠索
所以金銀布地羊馬鬪首無敢觀觀唯佛祀
奉宗事外道克心苦行天神授其呪術外道
通行多効治瘵疾痲瘋瘰癧從此北行五
百餘里至帶乘侍薩儻那國

弗乘侍薩儻那國東西二千餘里南北千餘
里國大磬城號護必那周二十餘里土宜風
俗同清輝吐國語言有異氣序寒動人性燥
烈王突厥種也深信三寶尚學通德從此國
東北踰山涉川起迦畢試國邊城小邑凡數
十所至大雪山登羅摩那大嶺嶺極崇峻危
陁峻傾蹊但繫迂巖岫迴壬或入深谷或上
高崖盛夏合凍墜冰而度行經三日方至嶺
上寒風凜冽積雪盈膝各行旅經涉其能行足
乘拳翱翔不能越度足趾步履發後纒飛下
望諸山若覩培塿瞻卅洲中斯嶺特高其巖
無樹唯多石峯嶺立叢倚森森若若林又三日

行方得下嶺至安坦羅城國
安坦羅城國親貨遼國故地也周三千餘里
國大都城周十四里無大君長投屬突厥
山阜連屬川田阻狹爭斥塞烈風塵律動豐
稔藉五花果人性曠暴俗無綱紀不知罪福
不尚智學唯信神祠少信佛徒伽藍三所僧
徒數十然皆連晉大衆部住有一空塔故無
憂王建也從此西北入谷踰積辰諸小城行
四百餘里至關悉多國

關悉多國親貨遼國故地也用三千餘里國
大都城周十餘里無大君長投屬突厥山多
川狹風而且寒較釋蓮花果盛人性曠暴俗
無法度伽藍三所僧徒數少從此西北踰山
越谷度諸城邑行三百餘里至活國活國親
貨遼國故地也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
十餘里無別君長投屬突厥土地平坦教稼
時播草木榮茂花果異繁氣序和暢風俗得
實人性躁烈衣服能揭多倍三寶少事諸神
伽藍十餘所僧徒數百人大小二乘兼功綜
習其王突厥也管鐵門已南諸小國遠使馬
居不常其邑從此東入蒼嶺悉嶺者據踰却
洲中南接大雪山北至鐵嶺千里西至活國
東至馬鐵國東南西北各數千里崖嶺數百
重幽谷險峻恒積冰雪寒風動烈多此菴故

謂慈備又以山崖蓋單遠以名焉東行百餘里至普健國

普健國親貨通國故地也周四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五六里土宜風俗大同侂國無大君長役屬安厥北至阿利尼國

阿利尼國親貨通國故地也希統算何兩岸周三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土宜風俗大同侂國東至易迦胡國

易迦胡國親貨通國故地也北臨縛弱河周二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土宜風俗大同侂國從普健國東踰峻嶺越河各歷數川城行三百餘里至訛栗瑟摩國

訛栗瑟摩國親貨通國故地也東西十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五六里土宜風俗大同普健國但其人性暴惡有異東北至鋒利易國鋒利為國親貨通國故地也東西百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土宜風俗大同訛栗瑟摩國從訛栗瑟摩國東踰山起川行三百餘里至西摩羅國

西摩羅國親貨通國故地也周三千餘里山川連連土地沃壤宜稼穡多宿麥百卉滋茂泉果具繁氣序寒烈人性暴惡不識罪福形貌鄙陋舉措威儀衣飾皮褐頗同突厥其婦人首冠木角高三尺餘前有兩枚表夫父

母上岐表父下岐表母隨先喪亡除去一岐舅姑俱歿用冠金裹其先隨國王釋種又為鼎之西多見巨伏境隋突厥遠涉其俗又為侵持自守其境故此國人疏離異域數十堅城各別立主宮庭甚遠從徒來西接訛栗瑟摩國東行二百餘里至鋒利那國

鋒利那國親貨通國故地也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隸山崖上周六七里山川遶迤沙石弥漫土宜菽麥牙蒲胡桃梨杏等果氣序寒烈人性剛強俗無禮法不知學藝其貌鄙陋多承醜禍伽藍三四所僧徒寡少王性淳質深信三寶從此東南山谷中行二百餘里至蓬薄徒國

蓬薄徒國親貨通國故地也周十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山嶺連屬川田陸狹土地所產氣序所宜人性之妻同鋒利那國但言語少異王性苛暴不明善惡從此東南踰嶺越谷峻路危險行三百餘里至屈勿浪摩國屈勿浪摩國親貨通國故地也周二千餘里土地山川氣序時候同蓬薄徒國俗無法則人性醜暴多不營福少信佛法其貌醜劣服髻獨有山巖中多出金精琢析其石藥後得之伽藍既少僧徒亦寡其王淳質敬崇三寶從此東北登山入谷途路險行五百餘里

至達摩悉鐵帝國又云名珠行在兩山間觀貨運因狀地也
 東西千五百餘里南北廣四百里狹剛不
 路一里臨轉背河盤紆曲折堆阜萬下沙石
 流漫寒風凜烈唯植藍豆少樹林之花果多
 出善馬馬形雖小而耐勞涉俗無禮義人性
 獷秦形貌黧陋衣服醜穢多碧綠異於諸
 國伽藍十餘所僧徒寡少

尸棄尼國即牙城國之都也中有伽藍此國先
 王之所建立諸塔窣堵波式建堂宇此國之先未
 佛敎但事邪神數百年前摩訶法化初此國
 三受子嬰疾徒究醫術有加無瘳王乃躬往
 天祠禮請求救時拔祠主為神下探必當痊
 復良無他慮王聞喜然迴駕而歸路逢沙門
 容止可觀儀其形服問所從至此沙門者已
 痊聖果歎和佛法故此儀形而報王曰我如
 來弟子所習並得也王既憂心即先問曰我
 子嬰疾生死未分沙門曰王先誓可起受子
 難濟王曰天神詳其不死沙門言其當終統
 俗之人言何可信遂至官中受子已死匿不
 發復更問神主信曰不死疾當察王便登
 慈憐神主而歎曰汝昔辱辱長惡妄行威福
 我子已死尚去當察此而諫或孰不可惡宜
 戰神主殊滅靈願於是殺神主降神像投鑊

符阿迦寓而還又過沙門見而敬悅聲言讚
 曰曩無明事作足邪途流弊時又法華在茲
 願能垂顧降臨居宜沙門受請隨至中宮拜
 子既已謂沙門曰人世紛紛生死旋轉我子
 恩疾問其去留神而妄言當必痊疾先承指
 告果無虛說斷則其法可奉唯是哀愍導此
 速徒遂詣沙門探度伽藍依其規矩而便建
 立自今之後佛敎方隆故伽藍中精舍為畢
 漢述也

伽藍大精舍中有石佛像像上鑲金銅圓蓋
 泉寶莊嚴人有旋繞蓋亦隨轉人上蓋止莫
 測靈鑿聞諸者舊曰或云聖人願力所持或
 謂機關秘術所致觀其堂宇石壁堅峻考厥
 泉議莫知實錄驗此國大山北至尸棄尼國
 尸棄尼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五六里
 山川連屬沙石遍野多殺葵少殺稼林樹稀
 疎花果寡少氣序寒烈風俗犷勇互於殺戮
 務於盜竊不知禮義不識善惡迷迷未末稱積
 懼現世災殃形貌醜陋皮褐為服文字同觀
 貨邊國語言有異越遠摩悉鐵帝國大山之
 南至高弥國

高弥國周二千五百里山川相同堆阜高
 下殺稼備極技藝殊豐多蒲薊出雖黃蠶屋
 折石然後得之山神暴惡傷為失害祀祭後

入乎吉往來若不折橫風電着發乳序寒風
倍急淫浮質俗無禮義智謀寡依依能淺薄
文字同視貨運國語言別異多水駝稱其玉
釋種也崇重佛法國人從化莫不深信如藍
二所僧徒寡少
因境東北踰山越谷徑危履險行七百餘里
至波提羅川東西千餘里南北百餘里狹隘
之處不踰十里據兩登山間故寒風凄勁春
夏飛蓬薰夜飄風地鹹鹵多礫石播植不滋
草木稀少逆政空荒絕無人止
波提羅川中有大龍池東西三百餘里南北
五十餘里據大慈嶺內當瞻鄒洲中其地最
高也水乃澄清皎鏡莫測其深色帶青黑味
甚甘美階居別飲鱗魚龍鱗龜鼈浮遊乃
驚驚猛厲獨獨鴉鴉鴉鴉鴉鴉鴉鴉鴉鴉鴉
草澤間或沙渚上池西派一大流西至達摩
悉鐵帝國東界其勢弱河合而西流故此已
右水皆西流他東派一大流東北至佳沙國
西界與從多阿合而東流故此已左水皆東
流故諸羅川南越山有鉢露羅國多金銀金
色如火自此川中東南路無人里登山復險
唯多水雪行五百餘里至揭藍陀國
揭藍陀國周二千餘里山大都城塞大石嶺
背從多河周二千餘里山嶺連屬川原陸狹

穀稼倍少故秦靈名樹棉花果少原隰丘
墟城邑空曠俗無禮義人寡學藝性既驕暴
力亦驍勇容貌醜陋水服黧褐文字語言大
同徒少餘人習學小乘教誡一切有部
今王淨質敬重三寶儀容閑雅篤志好學建
國已來多歷年所其自稱云是至那提威羅
坦羅天賦此國之先慈嶺中荒川也昔波
利斯國王娶婦漢土迎歸至此時屬兵亂東
西路絕遂以王女置於孤蓬峯極峻峭崖
而上下設周衛警晝巡夜時經三月竟賊方
靜欲赴歸路女已有嫁依巨檀權爾徒屬曰
王命迎婦屬斯絕亂野次荒川朝不謀夕吾
王德威歎氣已靜今將歸國王瑞有娘願此
爲憂不知死地宜推首惡咸以後誅却問證
講其究其實辭後待兒謂使目曰勿相尤也
乃神會耳每日正中有一丈夫從日輪中乘
鳥翕比使伯曰若然者何以懲罪歸必見誅
留亦來討進退若是何所宜行僉曰斯事不
細謹就深誅待罪境外且推且夕於是即石
峯上築宮起館周三百餘步環宮築城立女
爲主建宮垂簾至期產男容貌姣麗母攝政
事子稱傘号乘行虛空控取異雲威德遠被
屏教遠洽隣域異國莫不稱臣其王齋禁

在此城東南百餘里大山巖石室中其屍乾
 脂今猶不壞狀貌勝人儼然如睡時易衣服
 恒置香花于其奕世以迄于今以其先祖之
 世母則漢土之人父乃日天之種故其自稱
 漢曰天種然其王族猶同中國首飾方冠身
 衣胡服後嗣陵莫見追強國無受王命世即
 其官中建窠堵欲其王於後遷居宜東北隅
 以其故官為尊者意受諡師建僧伽藍蓋闍
 高廣佛像威嚴尊者咀又始驛國人也幼而
 穎悟早離俗塵遊心典籍精持神玄旨日誦三
 万二千言兼書三万二千字故能學冠時彥
 名高當世立正法推邪見高論清舉無難不
 誑五印度國咸見推高其所製論尼數十部
 並盛宣行莫不敬習即經部本師也當此之
 時東有馬鳴南有提婆西有龍猛北有重受
 号為四日照世故此國王聞尊者盛德興兵
 勦察伐咀又始驛國脅而得之建此伽藍式
 昭曠仰

城東南行三百餘里至大石崖有二石室各
 一躍漢於中入滅盡定端然而坐難以動搖
 形若藏人膚黧不朽已經七百餘歲其瓊珞
 瓔長故眾僧年別為剝壞易水

大崖東北踰嶺復行二百餘里至奔城嶺
 據險驛嶺北麓嶺東向四山之中地才百餘

頃正中盤下冬夏積雪風寒飄颻嗚呼
 稼穡不滋既無林樹唯有細草時雖暑熱而
 多風雲人徒繞入雲霧已與商侶往來苦斯
 艱險聞諸者舊曰昔有賈客其徒方餘囊盤
 數千賈貨逐利遭風遇雪人畜俱長時竭盡
 貽國有大羅漢過觀見之怒其厄厄欲運神
 通拯斯喻暗適來至此商人已覆於是收諸
 珠寶集其所有積立館舍儲積資財買地障
 圍營戶邊城以賑往來故今行人商侶咸蒙
 周給從此東下葱嶺東向崑崙嶺越洞谷窅
 徑險阻風雪相繼行八百餘里出葱嶺至烏
 繼國

烏繼國周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南踰
 徒多阿地土沃壤稼穡殷盛林樹鬱茂花果
 具繁多出雜玉則有白玉璽玉青玉氣序和
 風雨順節俗寡穢美人性剛犷多雄壯少廉恥
 文字語言少同佉沙國容顏醜陋衣服皮褐
 祭能崇信教奉佛法伽藍十餘所僧徒減千
 人習學小乘教託一切有部自數百年王族
 絕嗣無別君長役屬竭盛臨國城周二百餘
 里至大山山氣雄崖峭石雲雲崖岿岿峻峭
 崩未墜其巔寧塔成巖巖奇制也聞諸土俗
 曰數百年前山崖崩圯中有塔毀眼目而生
 軀盡偉大形容枯槁頹頹下垂披肩蒙面有

編戶安塞國尚崇音人好歌舞少服毛褐藍
 裘多衣純白麕裘儀有禮風則有紀文字
 寫章書達印度微改體勢粗有俗革語異諸
 國崇尚佛法伽藍百有餘所僧徒五千餘人
 並多習學大乘法教王甚驍武教重佛法自
 云毗沙門天之苾芻也昔者此國虛曠無人
 毗沙門天於此棲止無憂王太子在咀叉始
 舉國被技目已無憂王控據輔佐遷其家茲
 出雪山北居荒谷間遷人迹物至此西界推
 舉首末拿立為王當是時也東土帝子蒙遠
 隨徒居此東界群下勤進又自稱王歲月已
 積風教不通各因田獵遇會兼得更開宗緒
 因而爭長忿形時語便欲交兵或有諫曰今
 何遠乎因獵皮戰未盡兵鋒宜歸治兵期而
 後集於是迴駕而返各歸其國技習戎焉督
 勵士卒至期兵會旗幟相望且日合戰西主
 不利因而逃北遂斬其首東主乘勝撫集王
 國遷都中地方建城郭基其無土恐難成功
 宜告遠近誰讓地理時有塗灰外道負大鉢
 盛滿水自而進曰我知地理遂以其水屈曲
 遺流周而復始因即表驅忽而不見依破水
 迹時其基塔遂得興功即斯國台今王所都
 於此也城非崇峻攻擊難克自古已來未能
 有勝其王遷都作已建因安人功績已成齒

耆云暮未有敵嗣恐絕宗緒乃往毗沙門天
 神所祈禱請嗣神像頌上剎出嬰孩捧以迴
 駕國人稱慶既不欲乳恐其不善養詣神祠
 童請育養神前之地忽然隆起其狀如乳神
 童飲吮遂至成立智勇先前風教退被道管
 神祠宗先祖也自茲已降并世相承傳國若
 臨不失其緒故今神廟多諸珠寶拜祠享祭
 無替於時地乳所言因為國号
 王城南十餘里有大伽藍此國先王為毗盧
 折那^即阿羅漢也昔者此國佛法未被
 而阿羅漢自迦毘羅國至此林中宴坐習
 定時有見者疑其容服具以其狀上白於王
 王遂躬往觀其容止曰今何人乎獨在幽林
 羅漢曰我如來弟子閉居習定王宜樹福和
 讚佛教建伽藍召僧眾王曰如來者有何益
 有何神而汝為接勸告奉教曰如來慈愍四
 生誘導三界咸願或隱生示戒遵其法者
 出離生死迷其教者為纏交網王曰誠如所
 說寧高言議既云大聖為我現形既得瞻仰
 當為建立塔心歸信弘揚教法羅漢曰王建
 伽藍功成感應王苟從其請建僧伽藍遂近
 咸集法會稱慶而未竟推扣聲召集王謂
 羅漢曰伽藍已成佛在何所羅漢曰王當至
 故聖靈不遠王遂禮請起見空中佛傳下降

投玉幢推因即城信如揚佛教

王城西南二十餘里有聖堂餘佛山前山峯兩起巖隙四絕於崖谷間建一伽藍其中佛像時燭光明昔如來曾至此處爲諸天人略說法要慧記此地當建國土敬崇遠法遠習大乘

牛角山巖有大石室中有阿羅漢入滅心定待慈氏佛數百年間供養無替近者崖崩掩塞門徑國王興兵欲除崩石即黑蜂群飛毒螫人衆以故至今石門不開

王城西南十餘里有地迤逦綽那伽藍中有夾紵立佛像本從屈支國而來至此昔此國中有一目被譴寓居屈支恒禮此像後蒙遠國傾心送敬夜分之後像忽自至其人捨宅建此伽藍

王城西行三百餘里至勃伽夷城中有佛坐像高七尺餘相好尤備威肅莊然首戴寶冠光明時照聞諸土俗曰本在迦濕弥羅國請移至此昔有羅漢其弟沙彌子臨命終時求醉未解羅漢以天眼觀見羅漢且那因有此味焉運神通力至此求獲沙弥歎已願生其國果遂宿心得爲王子既嗣位已成攝遺迹遂喻雪山伐迦濕弥羅國迦濕弥羅國王整集我焉欲密遣寇將阿羅漢謀王勿聞兵也

我能退之身爲瞿薩旦那王說諸法要王初未信尚欲與兵擊滅遂取此王先身沙弥時衣而以示之王既見衣得宿命智與地濕弥羅王謝各交歡釋兵而返奉迎沙弥時所供養佛像隨軍禮請像至此地不可轉殺遂建伽藍式招僧侶拾寶冠置像頂今所冠者即先王所施也

王城西百五六十里大砂磧正路中有推阜並鼠環墳九間之土俗曰此砂磧中鼠大如蠅其毛則金銀異色爲其群之首長每出穴避止則群鼠爲從昔者匈奴率數十方衆寇掠邊城至鼠墳側也軍時瞿薩旦那王率數萬兵恐力不敵幸知磧中鼠奇而未神也洎乎寇至無所求較君目驚恐莫知圖計苟復設祭焚香請鼠其有靈少加軍力其夜瞿薩旦那王夢見大鼠曰敬欲相助願早治兵旦日合戰必當克勝瞿薩旦那王知有靈祐遂整戎焉甲令將士未明而行長驅掩襲匈奴之聞也莫不懼焉方欲駕乘被鐘而諸馬駭人服弓弦甲纏足駭帶余鼠皆齧斷兵寇既臨而縛受戮於是殺其將虜其兵匈奴奴寇禍以爲神靈所祐也瞿薩旦那王威風厚恩建祠設祭奔世遵敬特琛珍異故上自君王下至黎庶咸依禮祭以求福祐行次其穴下

乘而越拜以致敬祭以祈福或衣服弓矢或
香花有勝亦既輪誠多蒙福利若無享祭則
逢災變

王城西五六里有娑摩若僧伽藍中有宰塔
依高百餘尺其牙蓋瑞時燭神光昔有羅漢
自遠方來止此林中以神通力放大光明時
王夜在重閣遙見林中光明照耀於是歷問
舍曰有一沙門自達而至宴坐林中示現神
通王遂命駕躬往觀察既觀明賢心乃狂敬
欽服不已請至中宮沙門曰物有所宜志有
所在幽林蔽澤憤之所賞高堂邃宇非表依
闈王益敬仰深加宗重為建伽藍起宰塔依
沙門受禱遂止其中頃之王感獲舍利數百
粒甚慶極竊自念曰舍利未應何其醜歟早
得置之宰塔成下豈非勝迹尋詣伽藍具白
沙門羅漢曰王無憂也今為置之宜以金銀
銅鐵大石函等以次用盛王命匠人不日功
畢載諸寶輿送至伽藍是時也王官專從庶
僚凡百親送舍利者動以萬計羅漢乃以右
手舉宰塔位置諸掌中謂王曰可以藏下也
遂坎地安固其功斯畢於是下宰塔成無所
傾損觀之徒數未嘗有信佛之心駭為敬
法之志斯堅王謂群官曰我嘗聞佛力難屈
神通難究或分身百億或應迹入天舉世界

於寧與衆生無動靜之想演法性於常音眾
生有隨類之悟斯則神力不共智慧能言其
靈已隱其教猶傳餐和飲譯味道欲風尚復
斯蓋深賴其福冠哉凡百宜深崇敬佛法而
深於是明矣

王城東南五六里有鹿野僧伽藍此國先王
妃所立也昔者此國未知秦蠶聞東國有也
命使以求時東國君秘而不賜嚴勸關防無
今秦蠶種出也瞿薩旦那王乃早時下禮求
婚東國國君有懷遠之志遂允其請瞿薩旦那
王命使迎婦而誠曰今致時東國君女我
國素無絲線秦蠶之種可以持來自為蒙服
女聞其言密求其種以秦蠶之子置帽絮中
既至關防主者過索唯王女帽不敢以檢遂
入瞿薩旦那因止屣射伽藍故地方備儀禮
奉迎入宮以秦蠶種留於此地陽春告始乃
植其秦蠶月既臨歲布採養初至也尚以雜
葉針之自時取後桑樹遺蔭王妃乃刻石為
制不令傷殺蠶張蠶乃得治繭如有犯違
明神不祐遂為先蠶建此伽藍數株若桑云
是本種之樹也故今此國有蠶不殺蠶有取
蠶者來年輒不宜蠶

城東南百餘里有大河西北度國人利之以
用澆曰其後斷流王深怪異於是命駕問龜

漢僧曰大河之水國人取給今忽斷流其咎安在焉政有不平德有不洽乎不然垂誡何重也羅漢曰大王治國政化清和河水斷流龍所爲耳宜速祠求當獲吉利王因迎駕祠祭河龍忽有一女流淚而至曰我夫早喪主命無從所以河水絕流農人失利王於國內還一貴巨配我爲天水流如昔王曰敬問在所欲耳龍遂目悅國之大臣王既迴駕謂群下曰大目者國之重鎮農務者人之命食國失鎮則危人絕食則死危死之事何所宜行大臣趨席跪而對曰久已虛薄謀當重任帝恩報國未遇其時今而預選敢塞深責苟利万姓何怪一巨目者國之佐人者國之本願大王不番思也幸爲營福建僧伽藍王允所求功成不日其巨又請早入龍宮於是舉國停庶鼓學欲饒其巨乃水素服乘白馬與王併款敬謝國人驅馬入河履水不溺濟于中徐應鞭畫水水爲中開自茲改矣頃之日馬停出負一栴檀大鼓封一函書其書大略曰大王不遺細微朕矣神選願多營福蓋因諸臣以此大鼓懸城東甬若有寇至鼓先聲震河水逆流至今利用歲月遠遠龍鼓久無有懸之處今仍有鼓他側出藍荒祀無備王城東三百餘里大窟傳中數十頃地絕無

大唐西域記 卷十二

羅漢其土赤黑聞諸者謂曰敗軍之地也昔者東國軍師百萬伐此時羅漢臣那王亦較卒承戎馬數十方乘東無糧敵至於此地兩軍相遇因合戰西兵失利乘勝踐於虜其王殺其將薛蘇士卒無復子遺流血流地其迹斯在

戰地東行三十餘里至埽摩城有甍樓立佛像高二丈餘甚多靈應時燭光明凡有疾病隨其蕭亂金薄枯瘠即時痊愈後盧心請願多亦遂求聞之士俗曰此像昔佛在世憐實弥國鄒庇衍那王所作也佛去世後自彼凌空至此國比焉勞落迦城中初此城人安樂富饒保者邪見而不拜敬得其自然神而不實後有羅漢禮拜此像國人驚駭異其容服馳以白王王乃下令宜以沙土塗此異人時阿羅漢身染沙土糊口絕糧時有一人心甚不忍昔常恭敬尊禮此像及見羅漢密以銀之羅漢將去謂其曰從後七日當雨沙土填滿此城略無遺類余宜知之早圖出計猶其金我獲斯碎耳語已便去忽然不見其人入城其告親故或有聞者莫不嗟矣至第二日大風忽發吹去城壕南雜寶飾街路人更言所告者此人心知必然竊開孔進出城外而穴之第七日夜宵分之後兩沙土滿城中其

三九

人從孔道出東越此因止地摩城其人纔至其像亦來即此供養不敢違移開諸先記曰釋迦法像俵入龍宮今易勞落迦城為大堆阜諸國君王異方委多易欲發掘取其寶物適至其側猛風暴發雲四合道路迷失旋摩川東入沙磧行二百餘里至尼壤城周三四里在大澤中澤地熱濕難以履履蘆草茂茂無復途徑唯越城路僅得通行故往來者莫不由此城焉而豐薩巨那以為東境之開防也從此東行入大流沙少則沫沒聚散隨風人行無迹迷多迷路四遠茫茫莫知所指是以往來者聚遺骸以記之之水草多熱風風起則人畜昏迷因以成病時聞歌雷或聞號哭視聽之間恍然不知所至由此屢有喪亡蓋厄魅之所致也行四百餘里至觀貨連故國國久空曠城皆荒蕪從此東行六百餘里至折摩歐那故國即沮木地也城郭懸然人煙斷絕復此東比行千餘里至納縛波故國即樓蘭地也推表山川考探境壤詳因俗之剛柔鑿水土之風氣動靜無常取捨不同事難窮驗非可抑說隨所遊至略著梗概奉其閱見記諸葛化斯固日入已末成休慮譯風行所及皆仰至德俱同天下一之字內豈徒單車出使通驛万里者哉

記贊曰大矣哉法王之應世也變化潛運神道虛通盡形識於沙界絕示寂於靈劫形識雖虛應生而不生起謝階絕示寂滅而無礙宣寶迦維降神妙羅潛化而已固知萬物妙靈感緣垂迹嗣種判紹龍釋迦樂城中之會控方外之道於是捨金輪而臨制法界擗玉毫而光撫含生道洽十方智周万物雖出希夷之外將庄現聽之中三轉法輪於大千一音振辯於群有八万門之區別十二部之論要是以聲教之所靈披融發福林風軌之所鼓舞載羅奇域聖賢之華盛矣天人之義備矣然後忘動寂於堅固之林遺去來於幻化之境實繼千有特匪逆乎無物奪者迦葉妙選應真將報佛恩集斯法寶四合披其源涼三藏括其極要雖部執茲與而大寶斯在粵自降生洎乎潛化聖迹千崇神瑞万殊不盡之靈逾顯無為之教研新備存經誥詳著記傳然尚群言紛亂異議舛馳原始要終乎能正說此指率之寶錄尚輒論之若斯記正法幽玄至理冲遠研覈真旨文多闕焉如是以前修令德繼軌譯經之學後進英彥踵武使簡之文大義警而未窮微言闡而無間法教流漸多歷年所始自炎漢迄于聖代傳譯盛業派美聯輝玄道未獲真宗猶

辟匪聖教之行敵國王化之由致哉

大唐臨訓天下作乎海外考聖人之遺則正

先王之舊典聞茲傳教傳為大訓道不虛行

如在明德遠使三乘乘兼傳於千載之下十

力遺靈聞於万里之外神道無方聖教有音

待綠斯顯其言信矣夫玄英法師者跡跡流

於雷澤派洪源於竭川體上德之積祥茲中

和之得釋復道合德居易貴行福樹量因命

偶昌運拔述俗塵開居學肆奉先師之雅訓

仰前哲之令德負笈從學遊方請業周旋燕

趙之地雁覽魯衛之邦背三河而入秦中步

三蜀而抵吳會達學歸彥追述請益之勳冠

世英賢履申求法之志側聞論考厥眾謀

競賞尊門之義俱媿異道之學情發訂源志

存詳考屬四海之有載會八表之無虞以貞

觀三年仲秋胡旦奉蒙遊踪杖錫迴征負

皇化而問道乘其祐而孤遊出鐵門石門之

阨踰凌山雲山之險驟移灰管達于印度宣

國風於殊俗奮大化於異域親承梵學詢謹

哲人宿疑則覽文明發與旨則博問高才啓

靈府而究理廓神衷而體道聞所未聞得所

未得為道場之益友誠法門之匠人者也是

知道風昭著德行高明學進三冬聲馳万里

印度學人或仰盛德既曰經前亦稱法術小

乘學徒号木又提安天竺大乘注眾号摩

訶耶那提婆天竺大斯乃高其德而傳徽号

敬其人而議嘉名至若三輪與義三請微号

深究源流妙窮枝葉煥然慧悟怡然理順質

純之義詳諸別錄既而精義通玄清風載扇

學已博矣德已盛矣於是乎歷覽山川徘徊

郊邑出茅城而入鹿苑遊杖林而憩錫園迴

眺迦維之園流目拘尸之城降生故基與川

原而臨臨營壘舊趾對郊阜而嚙吐梵神迹

而增懷仰玄風而永嘆匪唯奕秀悲服恭瞻

駘周而已是用詳探述之故夢舉印度之茂

實頗採風壤在記異說歲月造通乘身屢述

有標崇土益忘返述請得如來肉舍利一百

五十粒金佛像一軀通光座高尺有六寸擬

摩揭陀國前正覺山龍窟影像金佛像一軀

通光座高三尺三寸擬摩羅剌斯國鹿野苑

初轉法輪像刻檀佛像一軀通光座高尺有

五寸擬憍賞弥國出家王思基如來刻檀佛

像一軀通光座高二尺九寸擬劫比他國如

來自天官降龍寶障像銀佛像一軀通光座

高四尺擬摩揭國兜率山說法華等經像

金佛像一軀通光座高三尺五寸擬那揭羅

易國伏義龍所留影像刻檀佛像一軀通光

座高尺有三寸擬吹舍盧國巡城行化像大

乘經二百二十四部大衆論一百九十二部
上座部經律論一十四部大衆部經律論一
十五部三昧底部經律論一十五部沙婆
部經律論二十二部迦葉聲耶部經律論一
十七部法密部經律論四十二部說一切有
部經律論六十七部因論三十六部齋論一
十三部凡五百二十夾撮六百五十七部將
加至教越或長途薩普族勒載歸焉出舍
衛之故國背伽耶之舊郊喻葱嶺之危陞越
砂磧之險路十九年春正月達于京邑謁帝
維陽肅承

明詔敕令宣譯爰召學人共成勝業法雲母
薩慧日重明黃高沐慧焉山之化赤隼隨龍宮
之效像蓮之興斯為盛矣法師妙窮梵學式
讚保經覽文如已轉音猶響敬順聖旨不加
文飾方言不通梵語無譯務存問治取正與
兼推而考之恐乖實矣有稽紳先生動色相
趨儼然而進曰夫印度之為國也靈聖之所
降集賢越之所誕生書稱天書語為天語文
辭婉密音韻瑠球或一言貫多義或一義經
多言聲有抑揚調教清濁梵文取致譯寄明
人經旨仲玄義實爰德若其載以筆削調以
宮商實所未安誠非讓論俾經深旨務從易
曉苟不違本斯則為善文過則勉質其則野

讓而不文辯而不質則可無大過矣始可與
言譯也李老曰美言者則不信信言者則不
美韓子曰理正者直其言言飾者乖其理是知
垂訓範物養本玄同庶祛蒙蔽將存利喜也
本從文所寄茲甚率由舊章法王之至誠也
細索金曰冷乎斯言謹矣昔孔子在位聽訟
文辭有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儉春秋華
則筆削則削夏之徒孔門文學嘗不能讀
一辭焉法師之譯經亦猶是也非如童壽道
理之集文任生筆融雲之筆消泥乎固方為圓
之出斷彫從朴之時其可增損聖旨緝繡經
文者歟辨機遠承輶象之靡少儂高蹈之節
年方志學抽簪華服為大披持幸薩婆多部
道岳法師弟子雖遇匠石朽木難彫幸入法
流脂膏不潤徒飽食而終日說面勝而卒處
幸藉時來屬斯是會負鱗龍之質腐鷓鴣之
未爰命鷹才撰斯方志學非構古文無麗藻
磨鈍勵打力茲曷望茲承志記論次其文尚
書給筆札而撰錄焉後智補能多所闕簡或
有盈時尚無刊落昔司馬子長良史之才也
序太史公書仍父子繼業或父而不字或子
而不郡故曰一人之精思繁文重蓋不暇也
其况下愚之智而能詳備哉若其風土習俗
之善對壤物產之記性智區品爰綜節概則

